

BJ
1578
C5
Y4
1844
v.1

nas



道光甲辰孟冬鐫

文帝陰陽圖 說人鏡陽秋

雕刻紙張定價三錢二分

錫山文昌宮藏板

昔汪昌朝刻人鏡陽秋一書刊忠
孝節義四部先畫圖次傳讀能
使人感發興起今陰陽之有圖
象意亦類此乾隆丁酉蘇郡包
君鳳岡得舊刻於寧波書肆中
顏正注釋詞中黃憲元圖說包氏

重梓行世今其板不存每從刷印
吾邑捐貲重刻該大禳亭則恆
遵廟命繕寫楷字華君伯淵出屏
棄穢材專任繪事故本較前刻
為尤工吉輝先之該因果說報應
吾儒安不屑之然愚者觀其圖可
俛之畏罪賢者玩其注可使之省躬
則有裨於世道人心豈淺鮮哉工
次該廟瑞將是書初成緣由及重
鐫顛末謹敘如左

道光二十四年冬三焦軒居士敬書



而尚。山。谷。壺。十。鈔。并。錫。市。
 介。市。立。未。尚。周。兆。周。豈。敵。
 允。生。里。淵。冬。止。急。費。久。立。
 禮。向。凡。主。過。廣。休。會。陳。上。
 錫。荃。向。下。能。氏。狀。初。心。弄。
 火。賜。康。以。酬。於。是。苦。愛。片。

山。谷。于。小。狗。猓。肉。與。麋。豕。
山。卵。賔。氏。沛。久。高。新。又。精。
山。桂。排。義。中。狀。元。立。慈。羅。
立。商。厚。果。立。榮。故。廣。福。曉。
親。伯。心。瑤。行。告。步。止。因。便。
化。酥。種。止。陰。巧。移。物。移。久。
修。善。修。師。正。直。代。罪。作。化。

慈。善。為。男。敵。肉。性。今。商。願。
教。兄。竹。習。成。出。不。勤。考。可。
精。弗。為。綏。遠。富。甲。烟。廣。外。
有。錢。派。急。知。齋。涇。璇。止。魚。
敵。危。如。排。出。厚。立。無。物。哲。
恤。閑。慈。產。冷。負。搭。衣。命。周。
討。終。止。純。闕。食。阿。崖。免。身。

乃也。見齊。嘉。忍。羹。膳。春。獸。
 河。美。陰。多。端。亞。祭。代。衆。善。
 非。於。水。虎。璽。耀。以。獸。康。司。
 吉。福。蟄。獲。虎。後。勛。多。甘。己。
 強。還。鼎。杜。光。咄。亨。祺。繫。臻。
 子。彥。又。驪。且。而。從。臨。陵。中。
 月。達。幾。其。



文昌帝君陰騭文

人脩善脩福正直代天行化慈祥爲國救民
忠主孝親敬兄信友或奉真朝斗或拜佛念
經報答四恩廣行三教濟急如濟涸轍之魚
救危如救密羅之雀矜孤恤寡敬老憐貧措
衣食周道路之饑寒施棺槨免屍骸之暴露
家富提攜親戚歲饑賑濟隣朋斗稱須要公
平不可輕出重入奴僕待之寬恕豈宜備責
苛求印造經文創脩寺院捨藥材以拯疾苦
施茶水以解渴煩或買物而放生或持齋而
戒殺舉步常看蟲蟻禁火莫燒山林點夜燈
以照人行造河船以濟人渡勿登山而網禽
鳥勿臨水而毒魚蝦勿宰耕牛勿棄字紙勿
謀人之財產勿妬人之技能勿淫人之妻女
勿唆人之爭訟勿壞人之名利勿破人之婚
姻勿因私讐使人兄弟不和勿因小利使人
父子不睦勿倚權勢而辱善良勿恃富豪而

欺窮困善人則親近之助德行於身心惡人
則遠避之杜灾殃於眉睫常須隱惡揚善不
可口是心非翦礙道之荆榛除當途之瓦石
脩數百年崎嶇之路造千萬人來往之橋垂
訓以格人非捐貲以成人美作事須循天理
出言要順人心見先哲於羹牆慎獨知於衾
影諸惡莫作衆善奉行永無惡曜加臨常有
吉神擁護近報則在自己遠報則在兒孫百
福駢臻千祥雲集豈不從陰隲中得來者哉

陰騭文圖註卷上

雲間顏 正廷表註釋

閩中黃正元泰一圖說

梁溪

諸 燦裨亭敬書

華士陶古源敬繪

帝君曰吾一十七世爲士大夫身

吾帝君自謂也。帝君欲垂訓以教天下萬世。故於篇首即假吾
以爲言。所謂現身說法也。一十七世舉前之所閱歷者以示人。
士大夫儒者居官之名。蓋人處士大夫之位。爲善固易。爲惡亦
易。歷一十七世之久而不改厥心。不易素履。所謂久長難得人
也。按四川七曲山清虛觀碑記云。帝君生於晉。姓張諱亞。越
人也。後徙蜀。即梓潼居焉。其人俊雅灑落。其文明麗浩蕩。爲蜀

中宗師有功文教。幼年發解。隨第春官。感時事。託為方外遊。及門諸子。建祠祀之。題曰文昌君。唐元宗僖宗避寇入蜀。顯靈擁護。難平。詔封晉王。後人加稱曰帝。蓋尊之也。一十七世。姓名事蹟。詳於化書。茲不復載。

開中黃玉函卷一圖略
雲間散 五叔來封爵

華士問古賦始辭
新 樂聯其瑞書

創制文圖始卷一

帝君寶誥

不驕帝境。玉真慶宮。現九十
八化之行藏。顯億萬千種之
神異。飛鸞開化。於在在如意。
救劫以生生。至孝至仁。功存
乎儒道。釋教。不驕不樂。職盡
乎天地水官。功德難量。咸靈
罔測。大悲大願。大聖大慈。九
天輔元。開化主宰。司祿職貢。
舉真君。七曲靈應。保德弘仁。
大帝。談經演教。消劫行化。更
生永命天尊。



未嘗虐民

民者無位之稱。虐殘暴也。凡疲人力。破人家。戕人命。皆是。帝君一十七世。慈祥愷悌。視民如子。豈有虐民之事。未嘗云者。蓋自信之深也。昔賢云。居官清而刻。則百姓之生命絕矣。故不獨貪財酷刑。使民傷肢剥膚。方謂之虐。或祇知急公。而不知撫恤。或疾惡太過。而不容自新。皆虐也。古來清吏子孫。或多不振。正坐此耳。

林鎬。莆田人。為工部給事。時議開陝。以通運載民。苦於後。鎬奏罷之。未允。後鎬死。至冥府。有黥袍者。檢鎬生前善惡簿。見惡簿累累。善簿止一小束。各置天平內。多者輕。而少者重視之。即諫罷役。疏紫袍者。嘉命鎬還魂。鎬曰。此事未蒙俞允。何見重如此。黥袍者曰。一念之善。下民已受其福矣。



梁武昌太守張紇常乘船
行部民力役稍不如意即
重撻之杖死推之江中一
日倚蓬窗間望見一人披
髮流血從水面出對紇曰
罪不當死被尔暴虐見殺
今來相報紇遂暴卒



酷吏

上文未嘗二字。包此句而言。酷殘刻也。吏僚屬部曲書役等類。
盖人當居官之際。在下之人。稍有違拂。或施鞭撻。或加慢罵。或
責之以難行。或凌之以不堪。自謂權柄在手。可以凡事任意。不
知器滿則覆。月盈則虧。悖出悖入。出爾反尔。不可不慎也。但不
酷。亦不是一味優容。有提撕警戒。使之循理奉法。免於國憲之
意。



明夏原吉為刑部尚書
時一吏持精微文書請
押因風吹為墨所汚吏
惧肉袒待罪公曰風也
汝何與焉尔起次日早
朝畢至便殿見帝請罪
曰臣昨不謹墨汚精微
文書上命易之公退吏
猶惧甚公於懷中出所
易者吏大感德

上文未嘗二字



北齊張思和天性
暴戾為郡守時吏
稍有過必被枷鎖
捶楚備極吏役見
之魂驚名曰生羅
刹其妻數孕皆臨
產悶絕生子皆著
肉枷四肢連絆後
思和坐事受杖死
時手足如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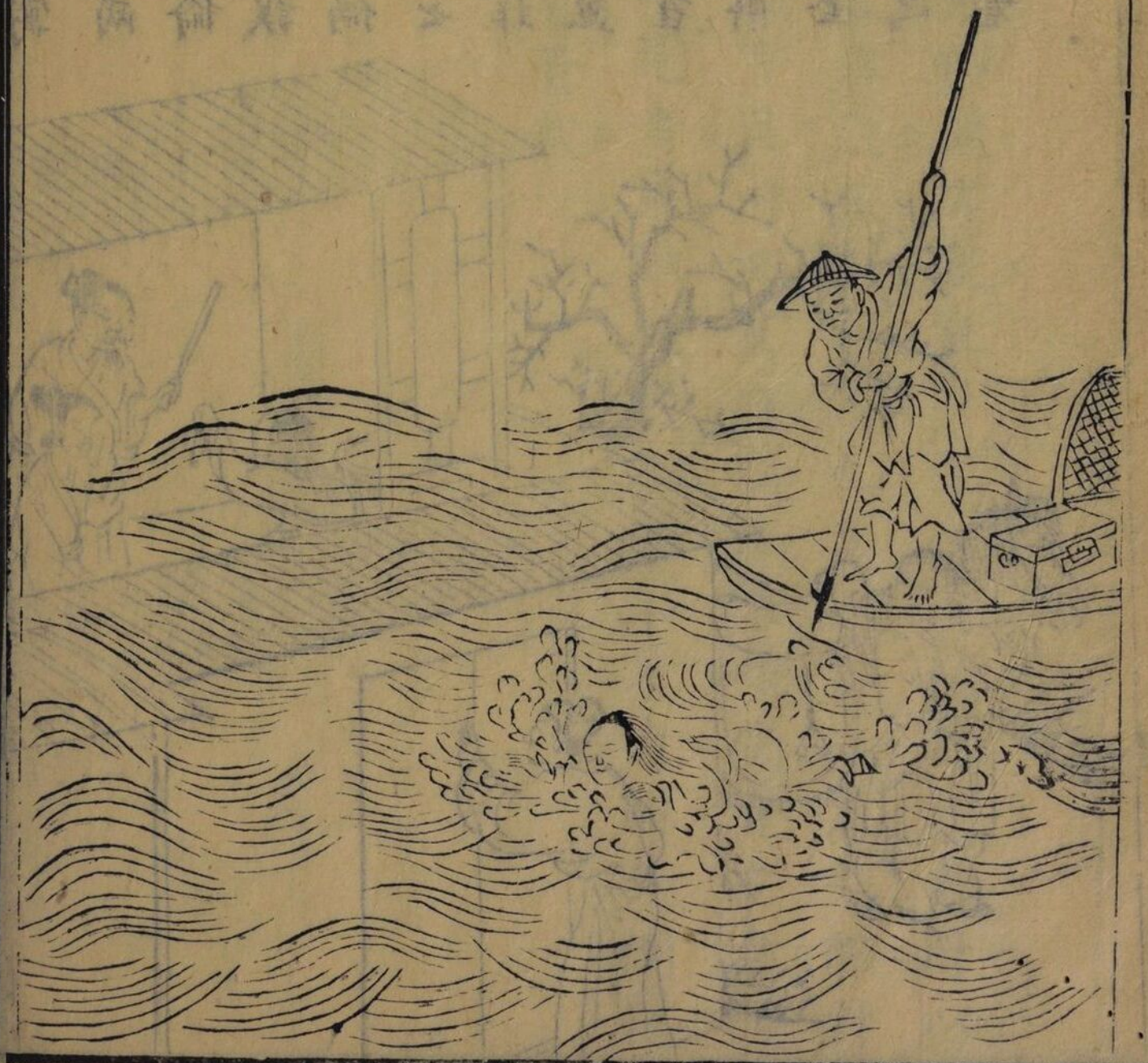
救人之難。

難是患難。如兵荒水火。枷鎖牢獄。旦夕不保之類。救謂用財以周之。設榮以拯之。呼之立應。不少刻緩也。蓋人當陷危之際。計窮力竭。前無可進。後無可退。呼天莫應。額地不聞。倘有力者。隨心隨力。或救之于人所見者。或救之于人所不見者。解其倒懸。登諸衽席。其功德寧有量哉。

羅倫應會試宿山東僕於寓旁拾一金釧。匿不以聞。行兩日。倫嘆資乏。僕以金釧告倫。起即欲送還。僕曰。往返恐誤試期。倫曰。此必婢僕遺失。倘主人拷訊。因而致死。是誰之咎。寧不及試。無令人死於非命也。復至其家。果因婢潑盆水。釧在水中。誤棄於地。主管婢婢欲尋死。并疑妻私有所贈。妻欲投繯。公出釧與之。全活二命。隣人皆以狀元期之。至京。已二月初四。倉皇投卷。果中狀元。



正德間、崇明某姓搽舟
為業、時七月中旬、大風
海溢、沿海居民、漂溺無
算、某駕舟中流、不救人、
但撈物、見一女子、手抱
一箱、隨波而來、扳舟求
救、某利其箱、反用篙推
沉此女、及發箱、有庚帖
一紙、其姓名生辰、即其
所聘妻也、



濟人之急。

急非止一端。如疾病則藥餌為急。死喪則後事為急。飢寒則衣
食為急。婚嫁則聘奩為急。凡人情迫切處。一時無措。皆謂之急。
但能随心随力。多方設法以濟之。便是陰隲。今人當孟宴樂時。
誰不熱腸義氣。真若死生可託。一旦有急。則富者匿其財。惟恐
其我貸也。勢者匿其力。惟恐其我勞也。向之熱腸義氣。安在哉。
讀此句者。當返而自愧矣。

祝染延年人，性極慈祥，見人
急難，無不竭力周濟。遇歲荒，
時捐資設廠施粥，全活甚衆。
晚年生一子，甚聰慧，試舉日，
隣人有夢馳報狀元者，鳴鑼
鼓吹，手持大旗，上書濟急之
報，及開榜，果染之子也。



巴西大荒，富人羅密有穀五
千斛，藏之內室，封鎖完固，索
高價方糶。一日大風，斗起，門
忽自開，將密所貯之穀，颺散
街衢，紅白之色，各為一堆。顆
粒不雜，貧民爭取之，俱獲飽
食，密悔愧，自縊而死。



憫人之孤。

孤不獨幼而無父之謂。凡孑然獨立。無所依傍者。皆是。此最堪
憫者。若幸其可欺。乘機謀害。或佔其田產。或奪其財物。或詭詭
差徭。使之不敢不遵。或橫加勢力。使之不敢不從。豈知我既欺
人之孤。天必疾我之惡。報應曾不旋踵。憫者惻然心傷。為之念
其飢寒。扶其顛危。察其痛苦。體其欲惡。種種栽培。仁人之用心
也。

揚州蔡璉。建育嬰社。募眾
協舉。其法以四人共養一
嬰。每人月出銀一錢五分。
遇路遺子女。收至社。所招
貧婦。領乳。月給工食銀六
錢。逢月朔。驗兒給銀。考其
肥瘦。以定賞罰。三年之內。
聽人領養。此法不獨恤孤。
又可濟貧。免一時溺嬰之
慘。興四方好善之心。世間
功德。莫此為甚。凡郡邑村
鎮。皆可倣行。為官司者。循
此化導。各方利濟。更大也。

育嬰堂



信州劉君祥病將死一
子尚幼謂其弟君祺曰
吾若死後弟為我子捍
家財地下決不忘報及
卒君祺設計逐其子盡
有其產後五年隣人張
善祥遇君祥於途泣曰
吾子為弟所害有書一
紙付之善祥方悟其死
大驚回家以書付君祺
君祺不信一日方與客
飲忽大呼曰兄來也嘔
血數升兩手如懸而死

容人之過

偶然失錯曰過。雖聖賢亦所不免。何況凡民乎。人於已過則易
怨於人。過則苛求。容者量如太虛。無所不包。無所不納。非但橫
逢之來。受之不報。直有哀矜惻怛。或原過。或恕過。總望其從義
遷善。復歸于無過而已。



淮安強富持身謹慎、接
物謙和、時值元旦、有小
人逞酒、登門辱罵、富閉
門不理、家人不平、富曰
當此佳節、誰不飲酒、醉
後發狂、人之常情、若與
之較、量何小也、是夕夢
神曰、汝於天臘之辰、能
忍人所不能忍、上帝嘉
之、賜汝福壽矣、



萬曆中、高郵徐某、歷官郡
守、不能容物、衙役有小過
必重笞之、一隸違限、責三
十板、竟死杖下、隸子幼、驚
悸死、隸母添痛自縊、徐後
解任歸、止一子、甚鍾愛、忽
病、語父曰、渠來追我矣、徐
問誰、曰、不知、渠只言有何
大罪、殺其一家三人、言訖
而死、嗣遂絕、



廣行陰騭

人所不見之德曰陰騭。如上文不虐不酷。救難濟急。憫孤容過。等事。隨時隨地。儘力做去。並不存一求知之念。是也。廣者。由上文諸事而推極之也。蓋人身處士大夫之位。凡安國家。定社稷。康濟下民。興利除害。一人一日之所為。一時一念之所感。使天下蒼生並蒙其澤。皆分所應為。而不必沾沾然以功德自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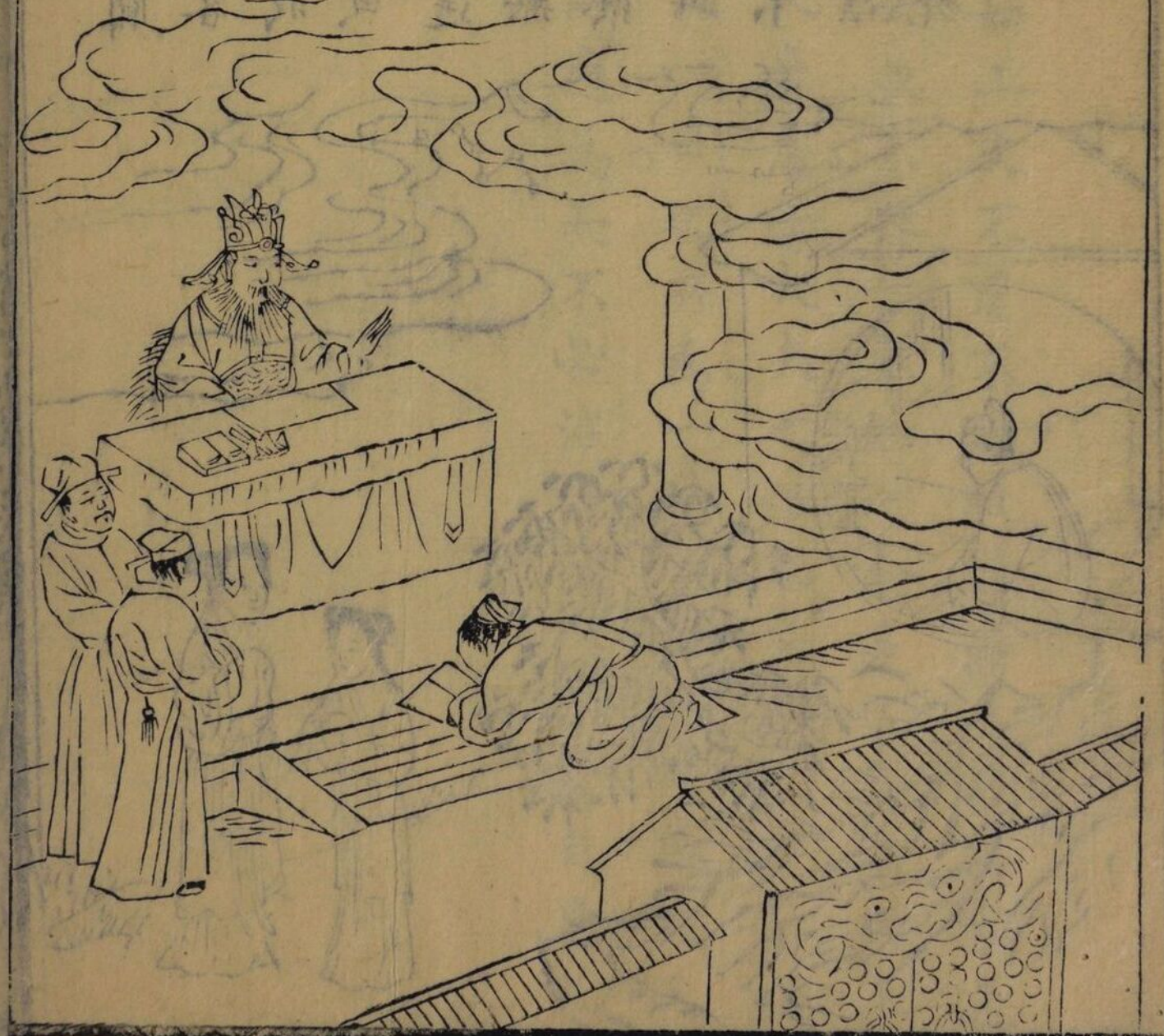
台州應尚書山中讀書夜聞
果語曰。某家之妻。以夫久客
不歸。翁姑逼嫁。明夜縊死。我
得代矣。公訪之。果然。潛賣田
得銀四兩。偽作其子書。寄送
其家。父母得書。知男為客。無
恙。媳因不嫁。未久。夫婦完聚。
又聞鬼語曰。我當得代。奈此
秀才壞我事。旁一鬼曰。何不
禍之。曰。上帝嘉其心。命作陰
騭尚書矣。我何敢禍。公益修
德。後果官至尚書。



安福周子尹喜聲譽有才
略凡遇善事皆其倡首人
盡稱之一日病故忽甦自
言聞君責我生平所計之
善徒博虛名並無實心陰
行者命吏取簿示我。心事
開載歷歷如繪因遍告親
友曰凡為善者不可夾雜
名利心。冥中必以至誠發
出者為重也。次日復卒。

上格蒼穹

蒼穹天也。蒼言其色。穹言其形。其理實在人日用舉心動念之
處。故天處高而聽卑。其應如響。帝君與天為一刻。刻以天之心
為心。時皆以天之事為事。帝座即在方寸之中。感應甚捷。人能
廣行陰陽。以帝君之心為心。以帝君之事為事。蒼穹雖遠。何不
可格之有哉。



宋張孝基為富人壻富人
止一子因流蕩逐之富人
將死盡以家財付基後富
人子行乞於途基見而收
歸令管庫勸其謹厚無復
故態悉以產業還之後基
死其友遊嵩山道逢旌旗
騎御擁護者乃基也相揖
問故曰以還財事感格上
帝命主此山言訖不見



會稽人吳際友素以
醇謹稱一生困悴晚
年益甚偶遊天台山
与一道者坐談際友
自言生平無過而枉
受天罰道者笑曰尔
外冒長者之名心懷
種種陰惡獲罪於天
將降大罰若能廣行
陰陽庶幾天心可格
際友不能從竟因死



人能如我存心。

凡人一生為善。尚有始勤終怠。前後若兩人者。帝君歷一十七世之久。善根永固。何以能然。曰。惟存心而已。然此心人人同具。則人人可如帝君。特帝君能存。而人不能存。故不免為凡夫。曰。人能如我。是帝君借已勉人處。此承上文廣行陰陽而言。存者。謹敬不敢放肆之謂。如說話覺得說錯了。便莫說。做事覺得做錯了。便莫做。念念只在天理上。不可令一毫私意參雜。便是存心。

馮商五十無子。往京貿易。用價百金買一妾。因問何故賣身。泣而不答。固問之。曰。父為押運官。欠糧百石。故賣女以償。商將女還其父。不取原價。竟焚其券。歸家。妻問妾安在。商告以故。妻曰。存心如此。何患無嗣。數月妻孕。里人皆夢鼓樂喧闐。送狀元至馮家。次日生子。因名京。後中三元。拜少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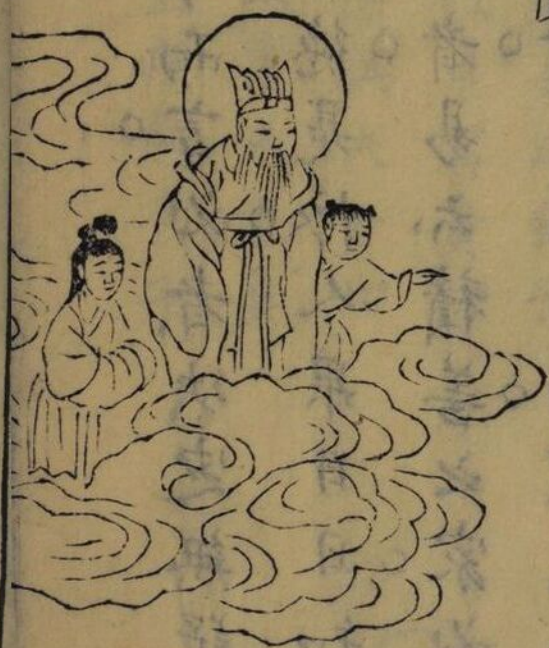
廊子元翰林外補遂成心疾往叩真空
寺老僧之曰公疾雖起於煩惱實生於
妄想或追憶數十年前榮辱恩仇悲歡
離合及種種間情此是過去妄想或事
到面前可以順應却又畏首畏尾猶豫
不決此是現在妄想或期後日富貴功
名皆如所願或望子孫登庸與夫一切
不可必成不可必得之事此是未來妄
想十二時中毫無善念安望疾愈乎子
元大慚

天以錫汝以福。

此承上文上格蒼穹而言。必者決定無疑之謂。福者百事皆順
之名。蓋天道無親。惟德是依。人果日日知非時。肯改過實心行
善。天未有不默佑之者。易云積善之家。必有餘慶。書云作善降
之百祥。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禮載人事得失。春秋事見於
前。報書於後。迪吉逆凶。千古一轍。錫福之言。帝君豈欺人哉。由
篇首至此。皆帝君以身示教也。



成武馬默、知登州、宋制、沙門島罪犯、官
給糧者三百人、多則投之海中、默上章、
言朝廷既貸其生、今以溢額而投海、有
傷皇仁、乞查年久無過者、移置登州、上
納之、全活無算、默無子、一日心畫、見絳
幘雲披者、扶二男女、自天而下、曰、我奉
天符、以尔奏移沙門島罪犯一事、俾續
尔嗣、復乘雲而去、後默妻妾生男女二
人、皆聰慧、默仕至都轉運使



劉器之拜諫官、累疏劾
童惇、小人不可用、及惇
為相、被竄雷州、有賢郎
迎合惇意、欲殺器之、惇
即擢為雷州判官、其人
飛馭而來、去貶所止二
十里、夜半忽聞怪聲如
有物擊、嘔血而死、器之
得免、觀此、善人自有天
祐、小人徒壞心術、究何
用哉、



於是訓于人曰

於是承上起下之詞。訓誥誠也。上文帝君既自述一十七世之功行。至於格天錫福。而動人以為善之心矣。又恐人昧於為善之途。而其知所適從也。故下文縷々開示。如慈父之訓子。嚴師之訓弟。耽誠懇切。反覆詳明。世之誦是篇者。勉力奉行。庶不負帝君一片婆心也夫。

昔于公治獄。大興駟馬之門。

以下四條。極言廣行陰陽之效。四馬為駟。門容駟馬。言高大也。此合下濟人句。乃廣行陰陽。慶流子孫之報。

于公漢東海人。為縣獄吏。郡有孝婦。寡居守節。養媳甚謹。姑恐妨其嫁。自縊死。姑女誣告婦迫死其母。婦不能辨。公爭之。不得。孝婦死。東海旱三年。後太守來。公白其冤。祭孝婦墓。遂雨。凡所平決。民皆允服。公門壞。父老謀治之。公曰。可高。大其門。令容駟馬車。蓋我治獄多陰德。並無冤枉。子孫必有興者。後其子定國果為丞相。封西平侯。孫永侶。為御史大夫。



孫一謙為南都司獄，向例重囚，日米一升，為獄卒盜減，至有不得食者。謙製一秤，米計飯，卯已二時，持秤按名分給。囚得飽，有衣破者，即為解補。獄卒無敢橫索一錢。終其官，囚無凍餓凌虐之苦。後致仕歸，見無數官吏迎請為某縣城隍，長笑而逝。



馬炳然，正統間為嘉魚知縣，有盜入縣焚掠，或窺其渠魁為長髯狀，遣團風洋有舟載二十餘人，內有長髯者，馬不察執之，而以獲盜報。盡斃於獄，馬秩滿，召為御史，而真盜為他邑所獲。巡按以馬同臺寢其事，後馬任回舟泊團風洋，夜為流賊所劫，闔舟被戮，計其數亦二十餘人。



實氏濟人高折五枝之桂

實氏名禹鈞。燕山人也。力行善事。有家人盜錢二百千。自書券繫幼女背。永賣此償所負。遂遜。公憐之。然券養女及笄。擇配嫁之。元夕延慶寺燒香。得遺金二錠。銀三十兩。明晨往候之。一人哭至。曰。父犯大辟。貸得金銀。將贖罪。因酒後失此。父不可活矣。公驗實。還之。同宗外戚有喪。不能舉。出錢葬之。凡二十七。柩有女不能嫁。出錢嫁之。凡二十八人。遇故舊窮困。擇其子弟可委財者。貸以錢。使之興販。由公成立者數十家。鄰里待公舉火者。不可勝數。公量每歲所入。除伏臘供給外。悉以濟人。家惟儉素。無金玉之飾。無衣帛之妾。於宅南建書院。聚書數千卷。延師課四方孤寒之士。厚其廩餼。由公顯者甚衆。

實禹鈞年三十外無子。夢祖父

告曰。汝不但無子。且不壽。宜早

修德。以回天。禹鈞由是力行善

事。連生五子。皆聰明俊偉。復夢

祖父告曰。汝數年來功德浩大。

名掛天曹。延壽三紀。五子俱顯

榮。汝當益加勉勵。無情初心也。

後長子儀。禮部尚書。次儼。禮部

侍郎。三侃。左補闕。四倫。右諫議

大夫。叅大政。五僖。起居郎。八孫

皆貴。公享壽八十有二。無病設

笑而逝。馮道贈詩曰。燕山實十

郎。教子有義方。靈椿一株老。丹

桂五枝芳。



崑山徐太史立齋己亥
狀元、其弟健菴、庚戌探
花、彥和癸丑探花、同胞
三及第、從古未有也、人
稱為世德之報、其祖某
為蘇撫記室時、三吳大
水、公具疏稿請賑飢、撫
公猶豫、未肯上、欲卜之、
公囑卜者、第曰吉、乃請
於朝、全活無數、



廣東小吏丁宗臣賦性刻
薄、見人貧窮、則非誚之、見
人急難、更傾陷之、生平所
為、毫無善行、可稱五子一
韻、一跛、一瞎、一癱、一兩手
反背、飲食需人、親友見宗
臣、皆以為不祥、不與為禮、
晚年罷職、益困悴、乞丐而
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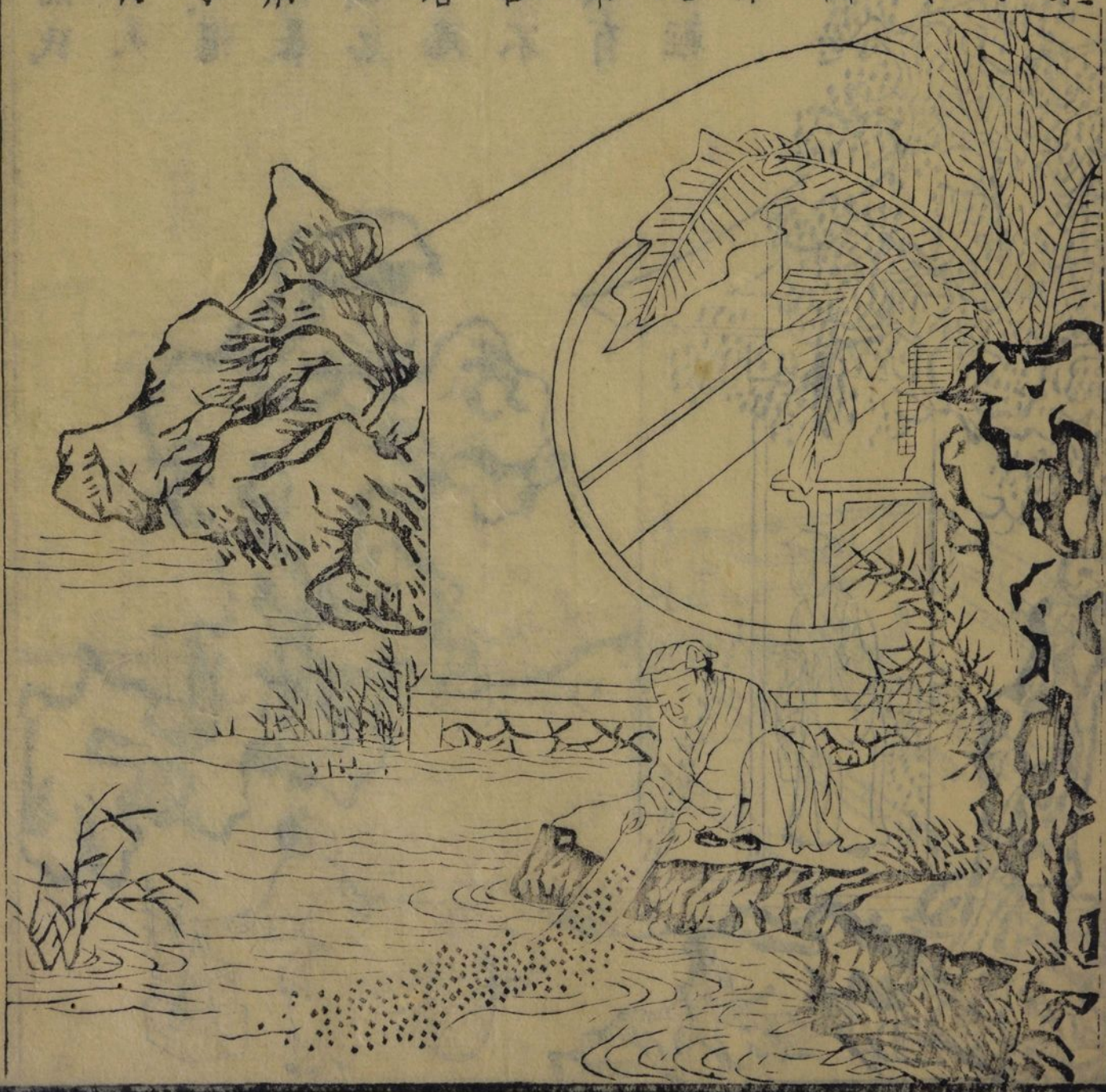


救蟻中狀元之選

蟻微物也。救之豈遂足以中狀元。然至微物。則其滿腔仁愛。直有無地不仁。無物不愛氣象。豈非大福德人。况蟻有君臣之義。故字旁從義。不得以其微物而輕忽之也。此合下埋蛇句。乃廣行陰。福及己身之報。



宋郊宋祁兄弟同在大學。有僧相之曰。小宋大魁天下。大宋不失科甲。後春試。果僧見大宋。賀曰。公骨相頓易。似曾活數百萬生命者。郊笑曰。貧儒何力及此。僧曰。蠕動之物皆命也。郊曰。有蟻穴為暴雨所侵。吾編竹橋渡之。豈此是耶。僧曰。是矣。小宋今當大魁。公終不出其下。及唱第。祁果狀元。章獻太后謂弟不可先兄。乃以郊第一。祁第六。始信僧言不謬。



胡僖字伯安、嘗省試、得潘氏園、群蟻聚於室、童子將構火、林之、僖曰、以我一夕之安、傷數十萬生命、不忍也、急徙居、迨入試、三藝既成、思窘甚、忽蟻集筆端、不可逐、久之、文思泉湧而出、經義立就、蟻遂不見、既得薦、主司謂公經義有神助、公知為蟻報、自是不輕下足、官至觀察、

杭州婦人某氏、素克悍、遇蟻循行厨灶、輒用火燒之、死者不可勝數、又常以石灰填蚯蚓穴、後生一子、方懷抱、婦偶出外歸、見床上、一黑團、驚視之、則其子也、已為羣蟻攢噬而死、婦痛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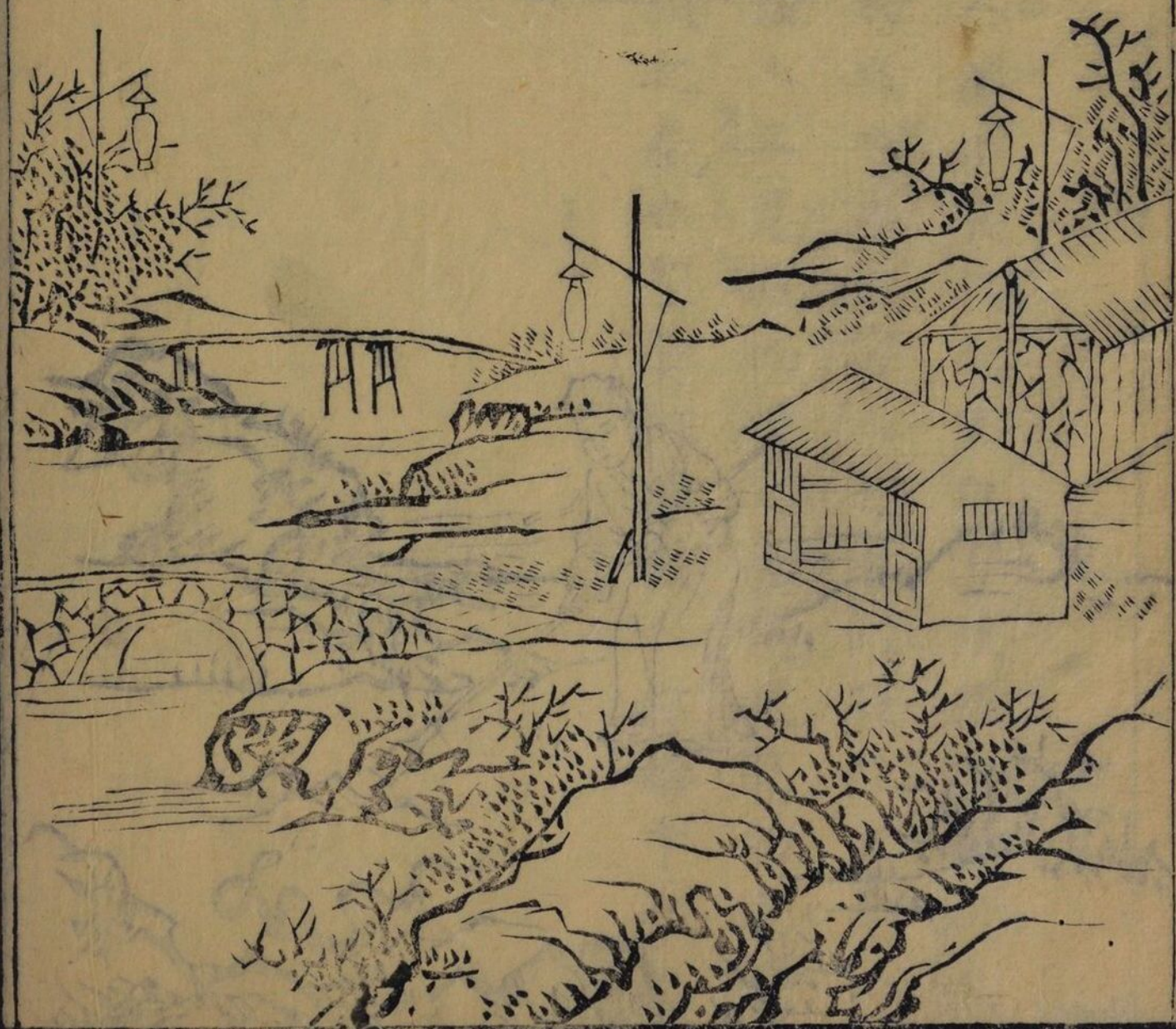
埋蛇享宰相之榮。

蛇亦一生命也。雖能咬人。然不觸之。則固無害。故殺龜打蛇。為太上所戒。所以全吾愛物之心也。若害人之毒蛇。殺之。又是功德。孫叔敖見兩頭蛇。恐後人又見。殺而埋之。直是民胞物與。萬物一體氣象。宜其享宰相之榮也。聖賢何曾教人以婦寺之仁乎。

楚國孫叔敖常出遊。見兩頭蛇。殺而埋之。及歸。憂而不食。母問其故。泣對曰。兒聞見兩頭蛇者必死。今兒見之。恐棄母而死也。母曰。蛇今安在。曰。恐後人又見。殺而埋之矣。母曰。無憂。吾聞有陰德者必獲善報。後果為令尹。執楚政。



廣州山路叢雜多毒蛇歲
榛莽中暮夜獨行者往往
被害州民吳德生於蛇所
必由處多立木標使人知
避又造屋數間晚則懸燈
高竿迷路者可以栖宿往
來咸稱誦之德生壽九十
有六康健無比



廣西近山處人多習蠱毒
之術有婦人某氏開歇店
生理善蛇蠱其法殺蛇製
藥人食之則腹生小蛇立
死害人累累一日其婦扃
戶晝寢久而不出家人聞
房內有跳躍聲開戶視之
則身已變為蛇矣



欲廣福田。須憑心地。此二句是結上起下之意。憑據也。人生諸美畢集。猶如農夫之獲豐收。故曰福田無窮之福。全藉此心地上培植出來。蓋人心至靈至靈。可配天地。故地之生萬物不息。人心之生亦不息。地之養萬物。無一物之或遺。人心之廣其德于萬物。亦當無一物之或遺。果能從方寸地上。日日培植。時時灌溉。俾善心隨處流通。則獲福確有可據。雖天亦不能限。命亦不能制矣。故曰欲廣福田。須憑心地。

范文正公卜居錢氏南園。堪輿家謂此地當公卿接踵。公曰。我家獨貴。孰若吳中士子咸教育於此。遂奏請建學其處。公存此心地。故數百年來。簪纓相繼。多至宰輔。



建州林達性極貪殘里中有地風水最吉地主已葬其父達欲謀得之乃造偽契稱其父在時曾賣與我里人爭之不得遂以已父遷葬其中葬畢夢其父曰福田在心不在風水安有奪人之地而能享福利者今反因此絕嗣矣達聞家俱死於疫



行時時之方便

方方法便便宜言人或急事或在難中設方法以救濟之而使之便宜也。時時者無間斷之意。凡一言一動苟有利於人者皆謂之方便。貧賤之人皆可行之。若富貴者身又處得為之地能時時體此則所濟者愈廣而獲福為更大矣。

商輅之父為嚴州府吏積善好施
時行方便在署惟勸同事奉公守
法不可舞文害人縣因解府必委
曲救之多所全活一夕太守遙見
其家有紅光冲天踪跡之非火也
次日召問之對曰某夜來生一子
太守曰彌月可抱來一看及抱至
太守大驚異曰此子必貴命張黃
羅傘送歸後果中二元作宰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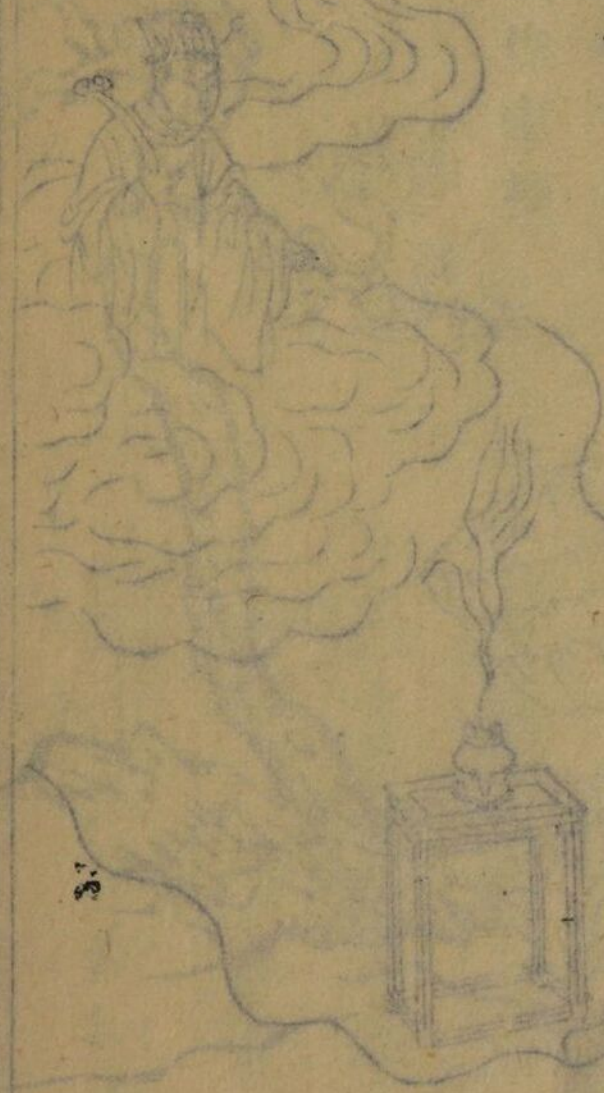


昔有顯宦某公為人清介無有干以私者
六十外甫得一子甚鍾愛以出痘夭折公
痛甚每於期望焚表籲天自懇無罪一夕
夢神告曰尔倖居官當廣行方便代天宣
化尔一生只是了得自己毫無利益及人
逢人急難往往避嫌矜節不肯救之存心
多刻無子之報不亦宜乎公大悔恨



作種種之陰功。

人所不知為陰。利益及人為功。陰功云者。有德而不自為德也。種種無盡之意。蓋積功而不欲人知。纔是真心行善。上帝鑒觀。錫福獨厚。若積功而人或知之。則己享名矣。名亦福也。造物忌名。故獲報較淺。此二句乃後文之總綱。蓋利物利人等事。皆謂之行方便。作陰功也。



宜興吳頤山無子。有李生獻種子方。曰。方今歲荒。殆天假公以會也。乃列數事。一。貧民錢糧。一兩以下代納。二。輕罪贖代完。三。各城門設粥廠。四。族屬姻黨貧乏者。不時餽遺。五。村落窮民。給粟周濟。六。置藥局。七。掩骼。八。舍館。九。置義莊。十。助學田。公欣然。隨時隨事實力行之。不求人知。後連生三子。俱登高第。



昔有某士遇諸善事皆
 倡首為之以博聲譽人
 稱為善人彼亦居之不
 疑果試不第困悴日甚
 因祈夢於城隍廟夢神
 曰你一生善事俱是為
 名起見若名所不在尔
 必不為天曹最重陰德
 尔一味圖名何足以感
 動上帝且善人二字至
 美之稱尔陰竊之獲罪
 大矣尚望福乎某慚恚
 而死

利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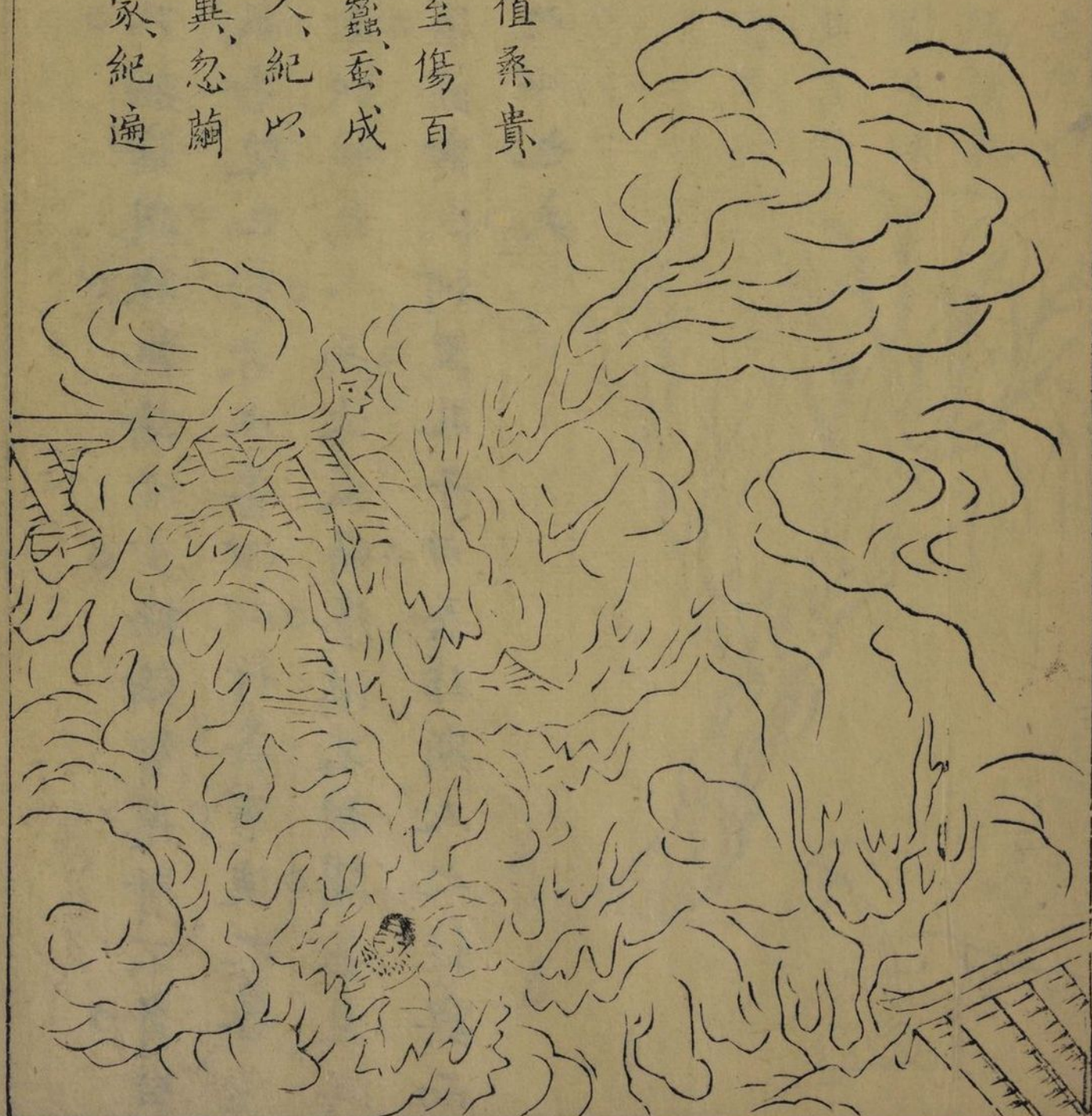
自此以下皆廣行陰陽之事。盈天地間。飛潛動植之屬。不知凡
 幾。統言之曰物。與人雖分靈蠢而樂生惡死。則同人能隨時保
 護。隨地愛養。使之各得其所。便是天地大生廣生氣象。慎勿以
 異類微命而漫加戕害也。



楊寶年九歲見一黃雀為鼎搏墮地取置巾箱中飼以黃花百餘日毛羽成放之是日有黃衣童子向寶再拜曰我西王母使者往蓬萊過此劫數遭厄感君救養乃以四玉環貽之曰令君子孫為三公潔白如此環後寶生震震生秉秉生賜賜生彪皆位三公清白無比



武康徐紀養蚕為業時值桑貴乃棄蠶於水賣桑圖利至傷百萬生命次年桑賤復養蠶蚕成一繭其大如盤光彩照人紀以為瑞遍示親朋無不驚異忽繭出火聲若雷震盡然其家紀遍體焦爛而死



利人

人為同類。非物可比。無論親疎。無論老少。無論智愚。賢不肖。皆當一體視之。所謂民吾胞也。利者本善心。以行善事。使之各遂其生。各復其性也。若共稱為人。而休戚痛癢。漠不相關。甚至所為皆利己。妨人之事。與禽獸何異。孔子曰。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即帝君利人之心也。夫。

大觀中一上人。其父久亡。忽於京師靴鋪中見之。士泣拜請教。父乘馬徑去。士追隨數里。父曰。但學鎮江太守葛繁足矣。言訖不見。士往謁葛繁。繁曰。吾力行利人之事。日四五條。或一二十條。四十年来無虛日。士問何為利人之事。繁指座間蹈子曰。此物置之不正。便碍人足。吾為正之。如人飢與以飯。渴與以水。言語動作。凡可利人者。隨時隨事。量力為之。但不可當面錯過耳。上自卿相。下至寒貧。皆可為之。士拜受教。遵行數年。遂登第。



宋時經略府丞差某，奉檄辦公，止於驛舍。怒驛卒服事不恭，及去，以飼馬殘草投於井中，謂已不再過矣。未幾復奉差過此，時大暑渴甚，臨井汲飲。昔日殘草在內，不及細視，哽喉氣塞而死。言其



脩善

善即上文利物利人之事。脩舉也。謂一一舉行而爲之不厭行之恐後也。昔有人問中峰禪師曰：佛氏論善惡報應如影隨形。今某人善而子孫微賤，某人惡而家門昌盛，何也？中峰云：大凡有利於人是善，有利於己是惡；有利於人則毆人罵人皆善也，有利於己則敬人禮人皆惡也。是故人之行善利人者公，公則為真利己者私，私則為假。又根心者真，襲迹者假。無為而為者真，有為而為者假。世人不識真假，反謂天之報應有差，豈不謬哉。

楊旬為夔州推司常行十種利益
一凡有冤獄必與辯雪二收街市
棄兒僱人乳養三仲冬貧人自六
十以上十五以下者日給米養之
至仲春聽其自便四施靈驗湯藥
五施棺木六女使長大量給衣資
遣嫁七戒殺放生八凶年貴糶賤
糶賑濟貧民九修橋補路十資給
無歸窮旅又置三囊每遇錄囚從
死改流者投一大錢從流改杖者
投一次錢從杖而減輕釋放者投
一小錢大錢積至三十九文次錢
積至四千餘文小錢積至萬餘文
子椿大魁天下



亳州蘇蘭亭性極頑劣不喜為
善每於古書中所有義言輒行
指為飾說見人修善果必誹笑
之年三十餘日益貧苦身漸短
小一日忽得狂疾解衣跳躍遍
體生毛遂變為犬日食不潔經
歲方死



脩福

無所不順之謂福。人生之福有五。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修者積德累仁。維日孜孜也。古語云。現在之福。積自祖宗者。不可不惜。將來之福。留於子孫者。不可不培。現在之福。如點燈。隨點則隨竭。將來之福。如添油。愈添則愈潤。上文修善。即是脩福。蓋善為福之基。福為善之應。二句雖分言之。其實一而已。

常熟徐翁。力行脩福之事。數十年不倦。夜有鬼呼於門曰。千不誑。萬不誑。徐家秀才做了舉人郎。是年其子棡。果中鄉榜。翁積德愈厚。鬼又呼曰。千不誑。萬不誑。徐家舉人直做到都堂。棡登進士第。官兩浙巡撫。



膠西彭景之妻華氏，少而惡，有程嗣昌者，家藏戒殺圖說一本，重刻印行，勸人修福。景請歸看，誦華大怒，以為忤已也，扯投穢處，移時買魚，持刀作鱸魚，忽躍起，觸華兩目，血流不止，化而遠，哂而死。

正直代天行化

不偏之謂正，不曲之謂直。不偏不曲之人，其存心必忠厚，其行事必光明。居朝廷之上，則仁育萬彙，義率萬方。處州野之間，則鄉黨服其教，子弟遵其訓。可以助上帝之不及，故曰代天行化。化兼教養，包人物而言。



漢陳實居鄉正直率物爭訟求判者咸感其化皆曰宣為刑罰所加無為陳君所短一日有盜潛梁上實覺夜起整衣冠呼集子弟而訓之曰人不可不自勉不善之人未必本惡習與性成遂至於此梁上君子是也盜驚惧投地請罪實遺絹二疋諭令自新自是一郡之內風清俗美無竊人物者寔壽考而終弔者三萬人子元方季方為一時名士孫群為尚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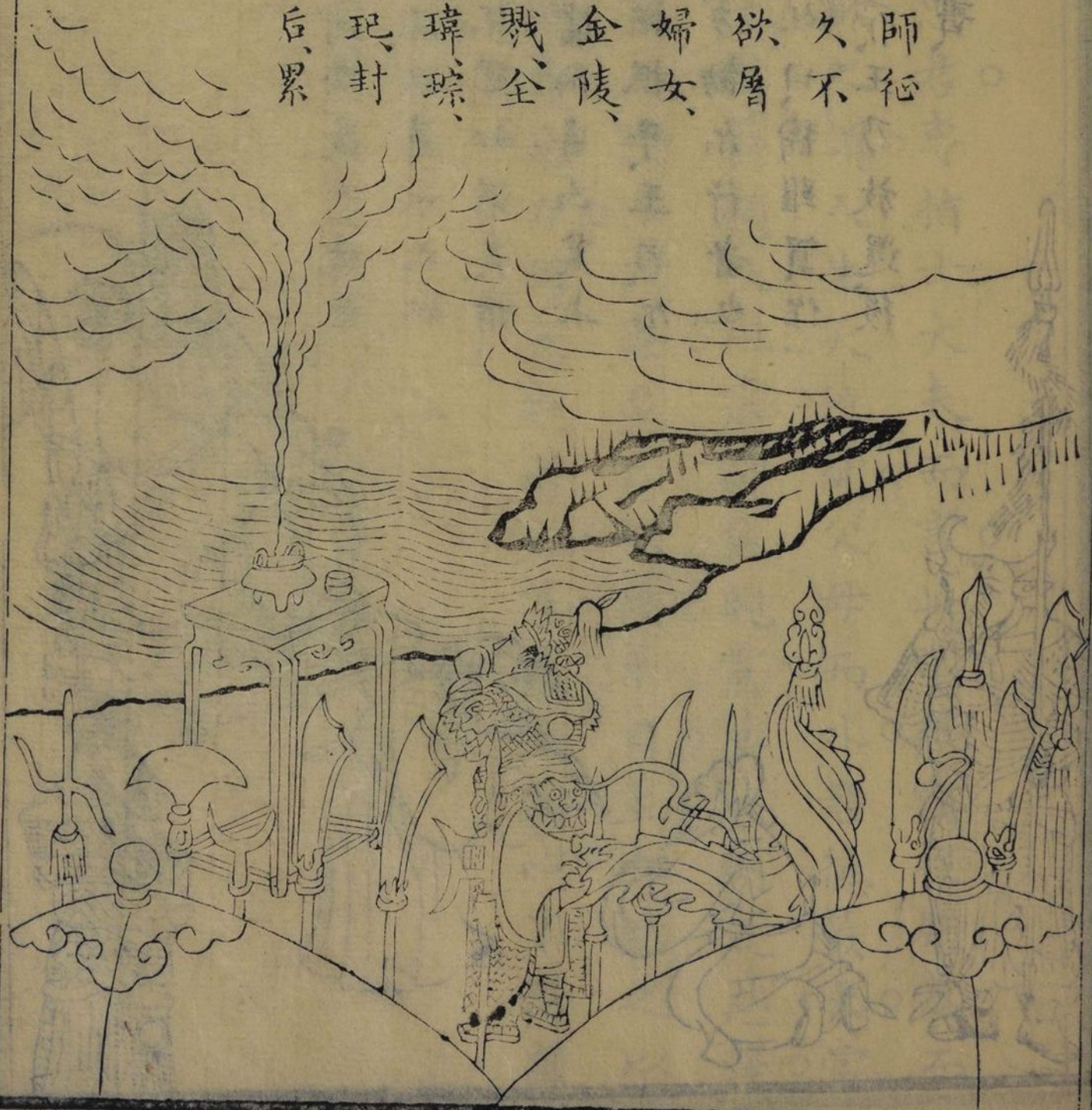


宋丁謂官居宰輔從無實語曰人生在世全憑机智令人不可測度方能建功立業若博正直之名一味真率則諸事皆幹不成徒受人之侮矣舉朝皆惡其奸詐目為丁鬼後貶崖州日與人言並無信者



慈祥為國救民。慈愛也。祥善也。謂有至愛之心存於中。至善之政行於外也。蓋民為邦本。本固邦寧。救民即是為國。非救民之外別有為國之道也。房玄齡為相。進賢退不肖。而天下太平。此用人以救民者。司馬溫公為相。罷新法數十事。此去弊以救民者。王博文為刑曹。決流罪。必擇水土善處。此恤刑以救民者。蓋苗為濟州判官。歲飢。伏中書堂下。請發粟賑濟。此拯荒以救民者。皆所以為國也。

宋曹彬存心仁厚。帥師征討。未常妄殺。遂州叛。久不下。一日攻破。諸將皆欲屠之。公堅執不可。所獲婦女悉訪其親還之。及伐金陵。先焚百誓。眾戒無殺戮。全活不可勝計。後彬子瑋。琮。璨相繼領節鉞。少子玘封王爵。孫女為光獻太后。累世貴盛無比。



秀水姚思仁巡按山東河南嚴刑致死
甚衆一日被攝至冥王取簿示之姚
曰為天子執法耳王曰不聞如得其情
則哀矜而勿喜乎姚曰當兩省凶荒上
疏請賑全活甚衆不可相抵乎王曰尔
幕賓賀燦然代作疏稿力勸尔行者也
已注其中年大富貴矣姚曰稿雖賀作
疏由某上不可分其半乎王乃放還後
賀成進士官至吏部尚書



忠主

忠主與忠君不同。忠君專指士大夫而言。此則無僕役廝養而
言也。忠者盡心無欺之謂。人生天地間。父母而外。君德最大。當
膠庠造就。以及歷官受爵。顯及祖宗。榮施親黨。莫非朝廷恩澤。
若自顧身家。行私罔上。問心何安。至於奴僕。平日主人結之以
恩。養之以祿。原欲得其死力。俾為我用也。乃懷挾異心。不思圖
報。其罪與欺君者等。

唐蔡廷玉秉性忠貞
時朱泚謀不軌廷玉
不從被囚歲餘出之
泚曰尔亦悔乎廷玉
曰作逆則悔做忠臣
何悔哉復囚之曰省
過免死對曰不殺我
公得名殺我我得名
泚不能屈後歸朝歷
仕顯要以壽考終

忠臣

忠臣與逆臣不同忠臣事敵士大夫而言此則無難於泚者而



宋秦檜密許和議時岳忠
武一意恢復檜恨之矯詔
逮忠武下獄欲殺未果於
東窗下沉吟其妻王氏聞
之檜告以故妻方擁爐向
火取箸畫灰曰擒虎易縱
虎難檜意決即書片紙令
縊忠武於獄未幾疽發背
死絕嗣有方士入冥見檜
與万俟卨備受諸苦王氏
亦被諸惡鬼鎖挐入獄檜
曰東窗事發矣



城都即

孝親

孝順德也。凡服勞奉養。隨分隨力。盡所當盡。務令我之心。與親之心。渾合無間。終身無毫髮之忤逆。其於孝也。庶幾矣。羅氏訓世編曰。孝子事親。不可使吾親生驚懼心。不可使吾親生冷淡心。不可使吾親生煩惱心。不可使吾親生愧悔心。又曰。父母待孝。尤急者。一曰有難言心。二曰病。三曰鰥寡。四曰貧窮。五曰婢妾為生母。凡此者。皆極愁苦。為子者。當孝倍常見。

丐者楊一武進人。性至孝。每得食。雖極飢。必先以奉親。有酒則跪進。跳躍起舞。唱山歌以悅之。如是十餘年。鄉人感其孝。與之金。催為傭。不受。曰。吾親安可一日離也。父母死。乞得棺。脫已衣。斂之。遇嚴冬。赤身弗恤。莫於野。即露宿。故傍日夜哀號。歲時拜獻。未嘗缺失。後於墓傍得金一穴。上書云。天賜孝子。遂致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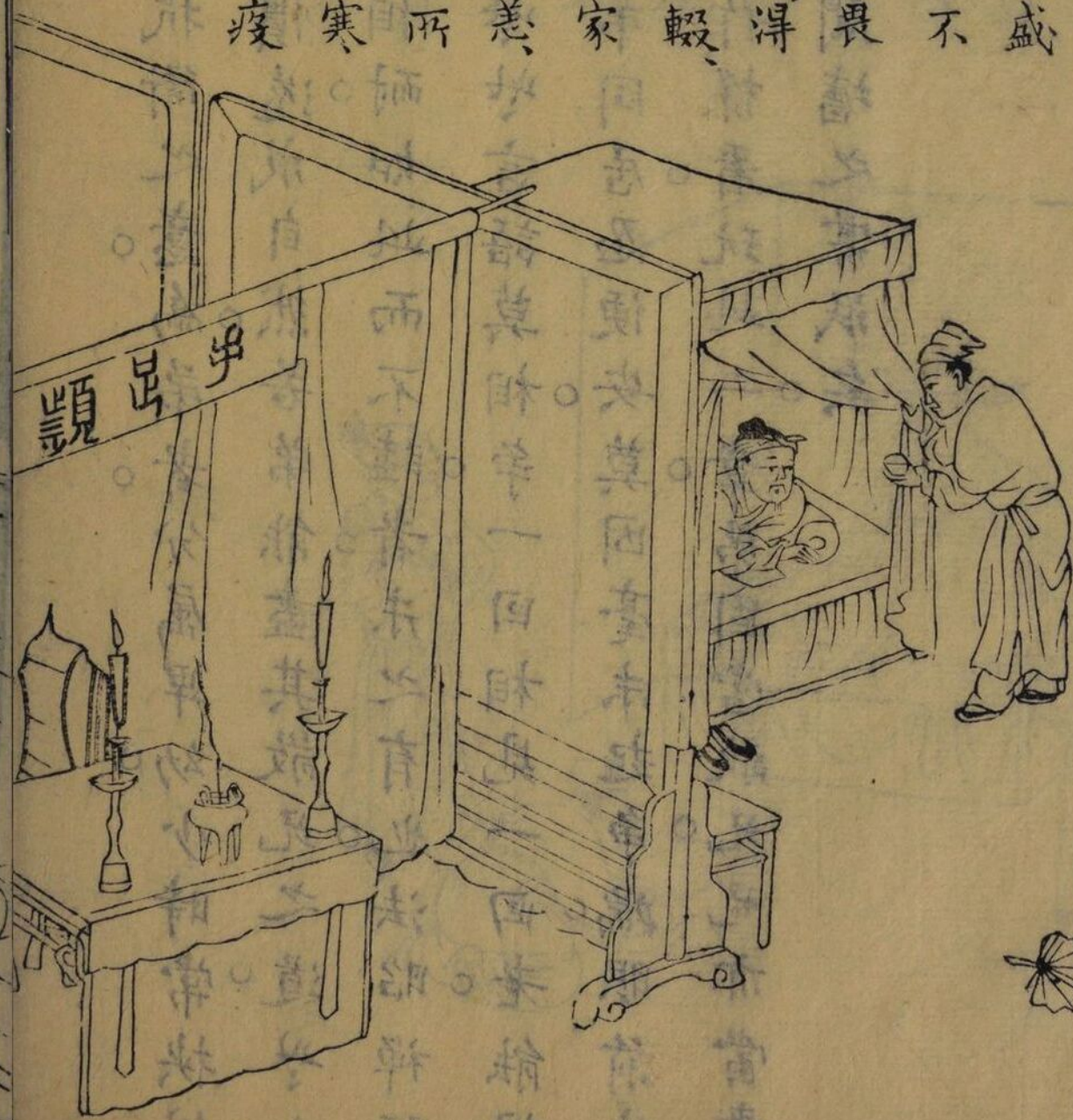
華州張某、每日告天謝罪、
一日攝至冥司、陰君示以
黑簿、中罪目、皆已勾除、
惟餘一事不勾、細視之、乃
父使刈禾、張目懷恨、以此
不赦、蓋天律最嚴、不孝不
通懺悔也、夫張目懷恨、不
順之小者耳、而天曹降罰
如此、况顯為悖逆者、其獲
罪又當何如耶、



敬兄

敬者。恭謹謙遜。不敢抗衡之意。為弟者。分屬卑幼。少時常挾父
母之愛。傲忤兄長。習慣遂成自然。若弟能盡其敬兄之道。此小
財產。此小氣惱。相讓相耐。如此而不睦者。未之有也。法昭禪師
云。同氣連枝。各自榮。此些言語。莫相爭。一回相見。一回老。能得
幾時。為弟兄。又曰。兄弟同居。忍便安。莫因毫末起爭端。眼前生
子。又兄弟。畱與兒孫作樣看。玩此二章。弟固當敬兄。兄亦當愛
弟。庶幾式好無尤。而閨壻之累泯矣。

晉咸寧中大疫庾亮二兄俱
亡次兄毗復危殆癘氣方盛
家人皆出舍於外亮獨留不
去家人強之乃曰亮性不畏
病遂親自扶持晝夜不眠得
間復撫二兄之柩哀臨不輟
如此十有餘旬疫勢既歇家
人乃返毗病得瘥亮亦無恙
父老咸曰異哉此子守人所
不能守行人所不能行歲寒
然後知松柏之後彫始知疫
癘之不能相染也



臨潼殷富弟殷貴素不
敬兄嘉靖初死三日復
甦向富叩頭曰從今再
不敢慢兄矣富訝問其
故貴曰被卒拽赴城隍
廟跪堦下神曰汝屢慢
兄合杖一百我急求曰
貴愚魯自今改過敬兄
矣神曰汝果能改姑免
杖放還



信友

誠實無欺之謂信。如說一句話。共一件事。俱久要不忘。至死不
移是也。世人面交成風。平日同席共硯。笑語慇懃。少有不合。轉
眼訕謗。甚則落井下石。又或貧賤如兄弟。一旦得志。輒昂首抗
顏。向日好友。有觀望咨嗟。而不敢近者。若果以信相交。自然金
石同堅。何至有凶終隙末之事。

京三郎名德忠厚不欺。有友病
薦慮其子不肖。密付以千金。曰
吾子必敗家。俟其困急。酌量濟
之。未幾其子窮迫待斃。三郎召
誥之曰。尔父有產業。何以至此。
其子有愧悔意。三郎曰。吾欲惠
汝。恐仍浪費耳。其子指天自誓。
三郎取千金付之。封識如舊。並
告其故。其子感泣。痛改前非。遂
成富室。三郎之子仲遠登第。官
至尚書。



戰國時龐涓孫臏同學於鬼谷子及涓為魏將電臏之能出其右遣人多臏至則其足使成廢人臏佯作瘋狂涓不為備遂得潛逃至齊齊用為大帥率師伐魏伏兵於馬陵山下誘涓至其處亂箭射死交不以信流禍乃至於此



或奉真朝斗

真道教之尊稱。奉恭敬之也。斗即北斗紫微帝君。主人間善惡生死壽殃之事。朝拜也。有道之士。正直存心。念念皆是天理。則真可不必奉斗。可不必朝。如或未能留意於此。亦顧諟天命。昭事上帝之一端也。斗姆勸世文曰。世人拜斗。拜天上之斗耶。拜心上之斗耶。拜天上之斗。拜猶不拜也。拜心上之斗。不拜亦拜也。所謂心上之斗者。二十有七條。不外孝弟忠信。禮義廉恥。修身立行之事。否則徒拜斗之像。叫斗之名稱。斗之號。神方惡之。厭之。何能佑之救之。故曰拜時拜。不拜時亦拜。天上有斗。心上亦有斗也。

武功伯徐有貞奉斗極
每日必北向四十九拜
暑無間後以罪下獄自
知不免惟拱手日誦斗
姆呪一夕朝審為曹吉
祥石亨所嫉必欲置之
死命官校繫掠有貞隨
行隨念忽雷電大作平
地水高三尺殿上燈燭
皆滅承天門突帝懼而
起貞得免罪



荆溪周孝侯最敬神道為母病
拜北斗祈笑病旋愈且長壽由
是遇斗誕斗降日必虔誠設饌
一日有醉生責以邀福媚神推
按而去夜半醉生之子叩門曰
我父兩膀皆癰痛徹骨髓命在
頃刻奈何孝侯曰汝父獲罪於
天非我咎也其子猛省向北叩
頭代父悔罪乃安



或拜佛念經

西方教主。其名曰佛。即中國聖人之稱。經有三藏。共五千零四十八卷。念口誦心持也。蓋佛教之著於經。不過勉人以孝弟忠信之事。絕人以非禮非義之萌。何嘗區區教人拜。教人念哉。并何嘗教人棄妻子。去父母。以坐餓七。習禪觀為事哉。然帝君為下乘人。開方便之門。故奉真朝斗。與拜佛念經。亦或及之。果有念經者。於勸善處。必思我有。是否有。則忻幸。無則力勉。於戒惡處。必思我無。是否。無則自慊。有則痛懲。則由拜而識。不必拜之為拜。無時不拜之為拜。由念而識。不必念之為念。無時不念之為念。乃非以聲色相求。無益於身心者。比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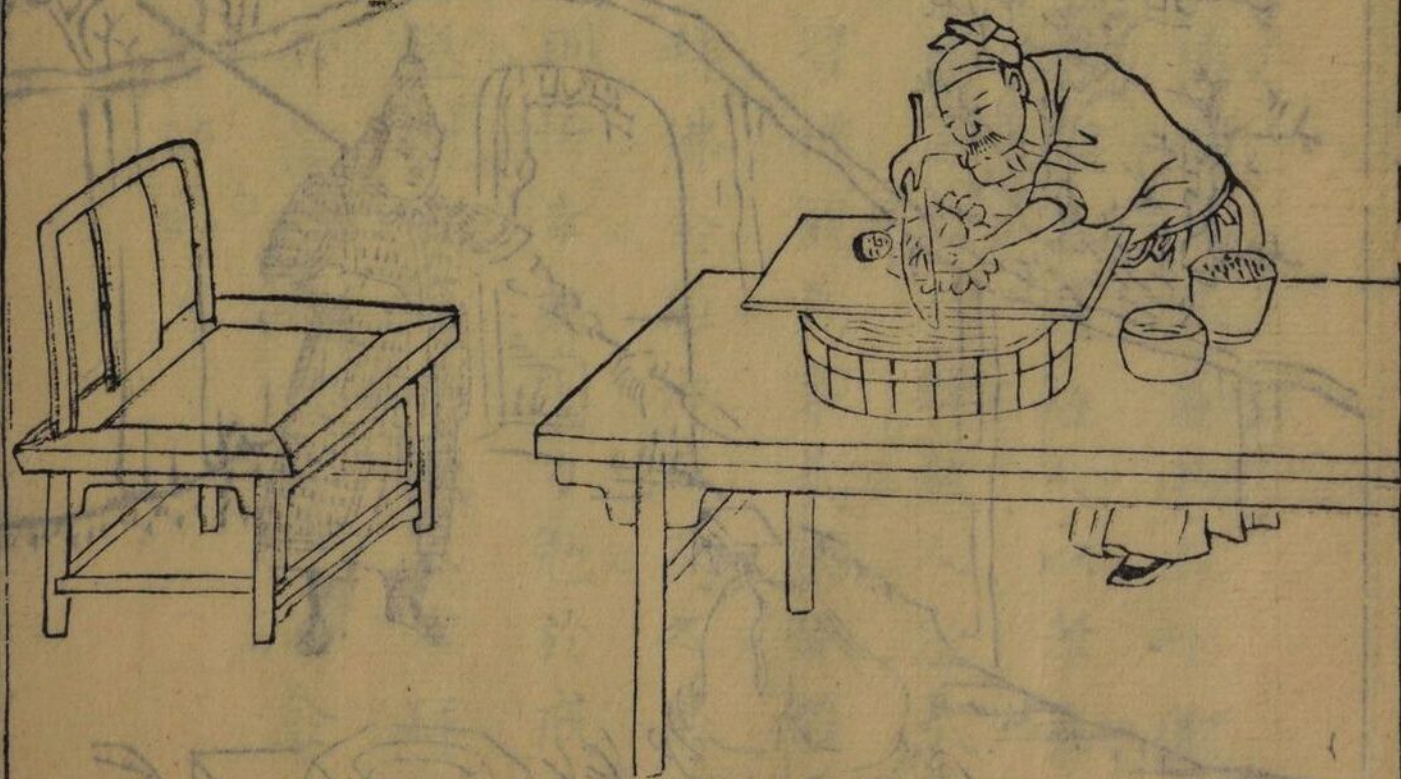
宋臨安張公子。晨起。必誦金剛經一卷。至古寺見佛無手。止莊嚴頂禮。後金兵犯界。張公子伏古井中。夢見佛謂之曰。汝前生在黃巢軍中。妄殺一人。今為丁小大。明日殺汝矣。張怖甚。次日果有披甲持矛者。叱張出。欲殺之。張跪呼曰。汝非丁小大乎。其人駭問。張以佛言告之。其人嘆曰。冤宜解。不宜結。汝殺我。我又殺汝。冤報何時得了。然留汝於此。恐為後兵所傷。遂邀與同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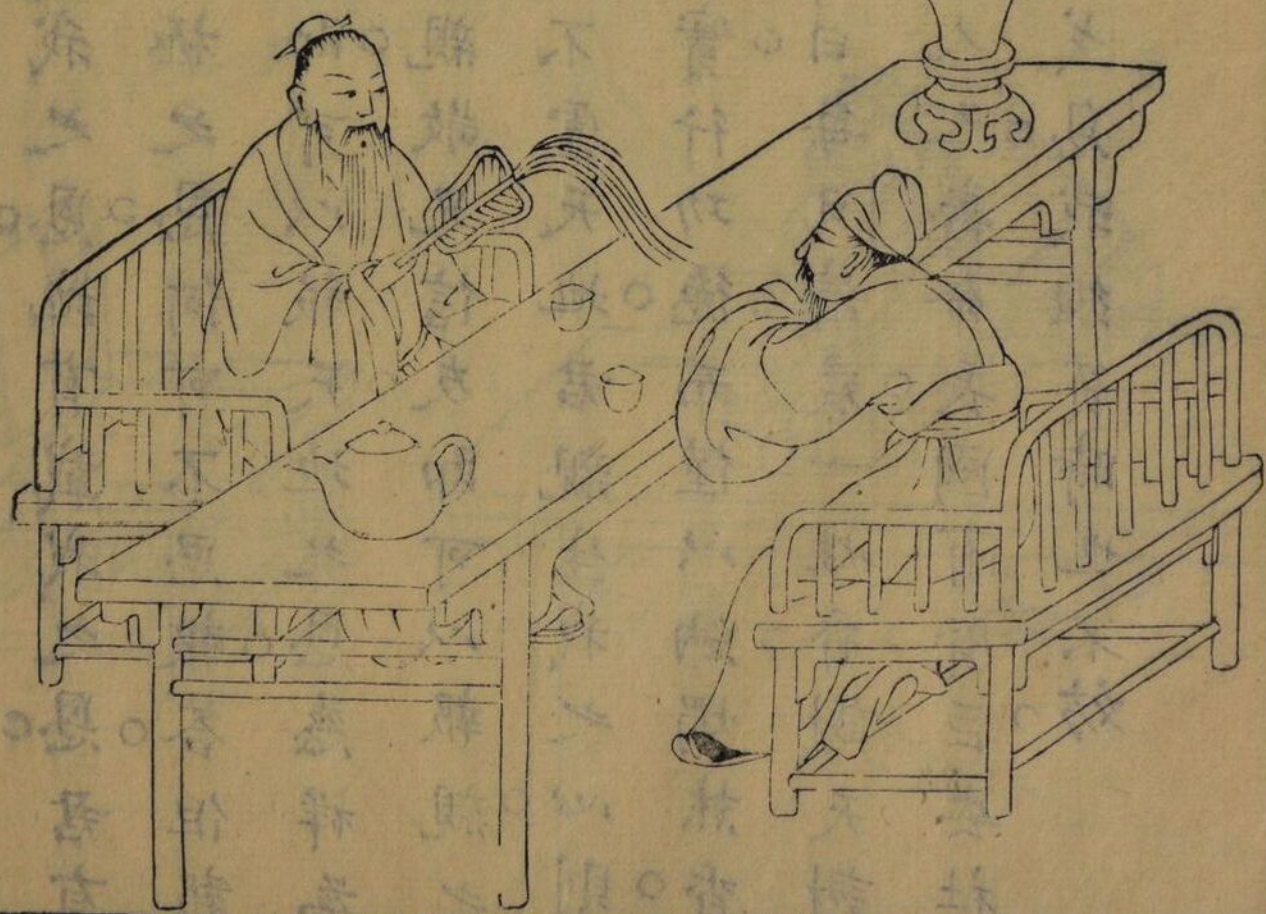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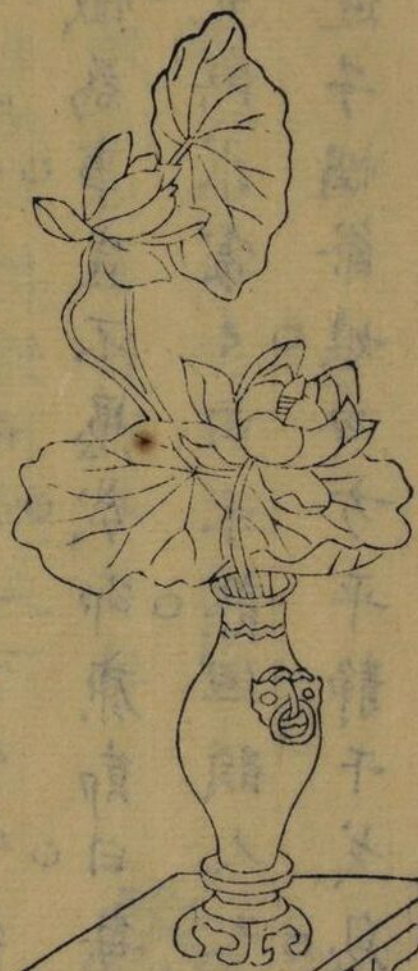
吳郡高之綬不信佛法見人念經必極口詆毀糊卧房壁以法華經作襯人送玉佛一尊綬笑曰是可為環也用鋸截開作大小環數十後因訕謗朝政詔發刑部勘問恍見所鋸之佛告曰汝昔截我今當自受矣次日腰斬於市

報答四恩

四恩是天地君親四大恩。天有覆我之恩。地有載我之恩。君有成我之恩。親有生我之恩。此皆罔極之恩。何可不思報答。但報答之道無他。上言正直代天行化。即可以報天地之恩。慈祥為國救民。即可以報君之恩。忠主孝親敬兄信友。即可以報親之恩。類而推之多行恩德。廣為利濟。不虛天地君親生我之心。則不報之報矣。世之言報答者。不能實行功德。而僅以納燭焚香。結壇修懺為事。豈不愚哉。即康節曰。每日清晨一炷香。謝天謝地。謝三光。所求處。田禾熟。但願人人壽命長。國有賢臣安社稷。家無逆子惱爺娘。四方平靜干戈息。我縱貧時也不妨。



宋吉天相存心中正品行端方嘗曰
天地君親其恩氣大人不知報答與
禽獸何異凡教子弟及生徒必先誦
明此四者一日有羽士至其家曰汝
可謂名教中人矣保汝子孫無淫佚
之事讀書高第高大門牆後生二子
八孫皆以孝廉稱德行著官至學士
者三人餘皆列仕籍



唐吳用錫家財巨萬父
母樞停五年貪求風水
遲疑不葬後納貲為戶
部郎中婪賄無算元旦
將入朝怒婢遲起撻之
至死家有小僕忽昏迷
作神語呼用錫之名曰
尔不忠不孝不敬天地
三光禍不遠矣不數月
臺中叅論流嶺南而死



廣行三教

三教。儒。釋。道。也。儒。教。仁。義。中。正。釋。教。廣。大。慈。悲。道。教。清。淨。無。為。皆。所。以。參。贊。天。地。裁。成。萬。物。脫。離。塵。網。經。世。出。世。者。也。廣。行。者。合。而。尊。之。並。行。不。悖。之。意。後。人。各。失。其。真。交。相。誹。謗。於。是。從。事。於。儒。者。不。過。紆。青。拖。紫。汨。沒。於。富。貴。之。途。釋。道。兩。家。得。以。方。外。之。說。誚。之。而。從。事。於。釋。道。者。每。至。覆。國。亡。家。儒。者。又。極。力。詆。之。此。皆。三。教。之。罪。人。也。苟。能。各。得。真。傳。不。能。流。弊。則。儒。者。之。存。心。養。性。與。遷。善。改。過。道。釋。之。明。心。見。性。與。懺。罪。求。福。教。雖。分。門。理。歸。一。致。也。

宋程一德粗知字義孜孜欲人為善每遇嘉言錄行不分三教捐貲刊佈異人警醒一夕夢帝君告曰汝能廣行三教所刻俱錄報天庭矣自是三教典籍不學而曉子孫悉俊拔多少年高第明道伊川兩先生其後裔也



南昌一士子、口舌便給、
不論三教神聖、皆加詆
毀、令尹改建文廟、遷聖
像、十數人擡之甚重、士
譴曰、是謂重淫、令尹正
色曰、為士而敢毀聖賢
耶、士慙而退、是夕夢投
至一衙門、有官叱之、以
慢侮先聖、大屬不敬、令
杖八十、醒遂痴、自此不
識一字、子孫流為乞丐、



濟急如濟涸轍之魚

濟救也。急如疾病死喪。刑獄婚嫁。飢寒之類。涸水竭也。轍是車
輪之迹。魚在輪下。救之稍緩則死。急之待濟亦猶是也。濟人之
急。上文已言之矣。此又將涸轍之魚。借為形容。見人之有急。望
濟甚迫切。不可泄。然視為事不關己。而恣置之也。

邯鄲張繡家貧無子置一空
 罈積錢十年而滿有隣人犯
 徒三子俱幼擬賣妻贖罪繡
 惧其妻去而子不能活謀於
 夫人舉所積錢代為完納不
 足夫人復拔一釵湊之是夕
 夢神抱一嬰兒以送之遂生
 國於歷官尚書



某富翁值歲底與門客間談見窮
 漢負花缸求售門客力阻不買漢
 忍怒出門失手墮地缸碎啼泣而
 去後門客為隔縣大盜板為窩主
 臨刑謂盜曰我與尔無仇何故板
 我盜曰尔不記數年前賣缸人乎
 彼時尔若不奉承財翁濟我之急
 使我得錢度歲我何致為盜今我
 犯大辟乃尔之故遂並正典刑



救危如救密羅之雀。危迫也。羅網也。鳥入密網。有翅難飛。人當生死呼吸之際。上天無路入地無門。何以異。是救者從危而予之以安也。救人之難。上文已言之矣。此又取譬於密羅之雀。無非望世之有財力者。生憐憫心。而速施解網之仁也。況有不費財力者。人亦何忍而不為哉。真武垂訓云。凡人在顛沛危難中。善用一言解釋。上資祖考。下蔭兒孫。

雲州朱承逸。慈心好施。一日晨出。聞橋下哭聲。視之。有男子携妻及小兒在焉。叩其故。曰。負勢家三百千錢。索無償。將同死於此。朱遣僕送歸。親造其家。見悍僕群坐。咆哮。朱曰。汝主以三百千之故。將殺三命。於心何安。我為代還。急取券來。如數還之。其人感泣。願終身為僕。後朱不受。且以錢二千資之。後值歲飢。以米五百石賑濟。全活無筭。是年生孫股。肱並登高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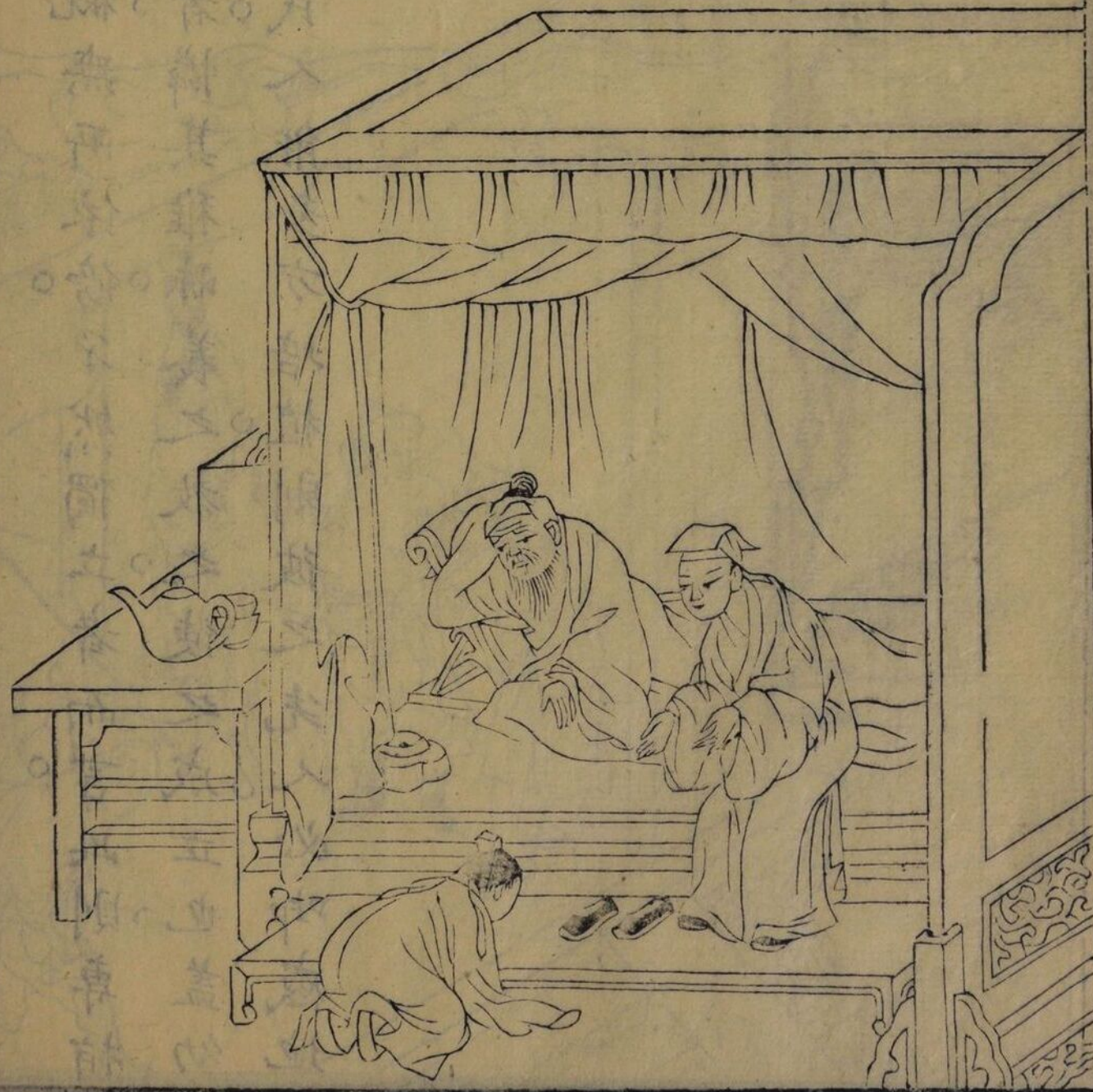
一鄉愚，候買賊衣被捕擒，獲帶至古廟，吊打脩施，哀告我不是賊，有城中某係我至戚，喚來可問也。捕喚某識認，某恐有連累，堅不認親。鄉愚被拷而死，某至家，見披髮流血之鬼，號呼曰：見死不救，尔豈能免我？已告准閻羅與諸捕共質地下矣。某遂暴卒。

矜孤

前云憫人之孤。指大概無所依傍。孑然獨立者而言。此則專指無父之幼兒言也。矜者憐其稚昧。養之教之。使之成立也。蓋幼而無父。乃天下之窮民。人能多方培植。則彼之先人必叩感地下。獲報豈淺鮮哉。



錢塘張石生與蕭山潘
驚秋同窓學業相得甚
歡一日潘病篤其子兆
奎尚幼請石生至床頭
託孤石生首肯迨潘卒
石生代理喪務葬畢即
率兆奎歸家教養與已
子無二兆奎苦學成名
與石生之子並成進士



張開之妻孔氏卒遺有五
子續娶李氏悍虐異常五
子哭於母之墓前夜夢母
撫兒背取白巾題詩遺開
曰新人間舊人暗涕幾盈
巾同衾今已隔對面永無
因有意憐遺子無情亦任
君欲知斷腸處明月照孤
坟及覺墨迹未乾五子呈
於開以告連帥聞於朝
李氏罰配嶺南



恤寡

無夫曰寡。形單影隻。觸目淒涼。寡可憐憫。恤者。周之扶之。養其身。成其節也。人生天地間。惟寡婦極苦。少則強暴欺凌。富則宗族吞噬。老則龍鍾誰憐。貧則衣食無措。至寡而無子。立志守節者。更屬難得。人能矜而恤之。則足格上帝於九天。感鬼神于三界。豈曰小惠云爾哉。

杜環性仁厚。其父之友。常允恭官沒。九江母年老。無所歸。冒雨至環家。環大驚。曰。母非常太夫人乎。何為至此。母泣告以故。環亦泣。扶坐拜之。教家人事之。如祖母。母性偏急。少不愜。即詬怒。環惟順之。奉弥謹。及有疾。親侍湯藥。卒為殯。葬成禮。歲時祭其墓。人皆稱環高義。



漂陽狄某為雲南定遠縣令。縣有富翁死。其婦擁貲數萬。叔垂涎而訟之。狄拘婦嚴刑拷掠。逼出四萬金。計與狄分有之。婦抱恨自縊。後狄罷歸。一日晝寢。見此婦手持小團魚掛於床。上忽不見。未幾遍體生疽。如團魚狀。以手按之。四足皆動。痛徹骨髓。晝夜呼號而死。五子七孫皆患團魚。病悉成廢人。

敬老

老謂父兄伯叔尊長。以及凡有年齒者。皆是敬者。致吾之誠。申吾之愛。盡吾之養。而貽之以安也。勿因其衰朽。而以為可忽。勿因其昏髦。而以為可欺。勿因其言語瑣碎。而以為不合時宜。勿因其多好多求。而以為貪得無厭。凡授几捧杖。務有一段惻怛之意。行乎其中。不可徒以言貌奉承也。但老而富貴者。敬易盡。老而貧賤者。敬易衰。人能不忽於富貴之老。而又加意于貧賤之老。存乎等心。方為真敬。若於富貴則尊之。貧賤則輕之。特勢利之小人耳。豈敬老之謂哉。



周司敬前輩如父母一日
過江風波大作舟幾覆及
抵岸一漁翁曰昨夜江邊
有人言明日當覆一舟溺
死二十人內有周不同在
其人素敬老不可壞也今
尔舟得免豈有其人耶遍
問舟中惟有周司解者曰
司字缺左則不成同非周
君如誰衆皆感而謝之



楊大年與周翰朱昂同在禁掖
朱周已老楊方壯盛每輕侮之
翰大不堪因曰莫笑我老々終
留與君昂曰莫留與他恐被他
人侮也後大年壽止四十九事
雖偶然亦可為輕佻之戒



憐貧

貧者衣食不周。營運全無之謂。人皆有父母。彼獨仰不能事人。皆有妻子。彼獨俯不能畜。饋遺恒缺。親戚疾之。風道難償。債主仇之。衣衫襤褸。鄉黨笑之。如此情形。實為可憫。憐者以實心行實惠。非徒口頭之嘆息也。但貧人中亦有不肯受憐者。務要施之無迹。令彼受之有名。方為仁厚君子。

江都蔣應泰家不甚豐。每出必帶錢百文。路贈乞丐。色甚恭。呼曰貧民。其誠恪如此。子繼善。丙子鄉試。房師攢其文。置落卷箱中。夜半箱中火光盈尺。其卷徐自出。房師大驚異。呈堂特薦。遂中式。



周汝器死，妻哭之哀，隣婦沮之曰：「尔夫一貧如洗，累尔衣食不充，今年尚少，可以再嫁，何哭為？」妻由是不復憶悼。其夜鄰婦夢汝器曰：「貧富有命，安得於婦前追訕其夫，使我抱軫地下？尔今將死，死不如我未幾果暴卒，值夫遠出，子尚多，庶捲埋之。」



措衣食周道路之飢寒。措處置也。周賑恤也。道路指同室以外不相關切之人而言。如逃荒乞丐窮途孤客之類。不曰施而曰措，有多方設法倡衆公捐，預為綢繆以待不時之需，意嘗見富貴之家一食萬錢一衣百金而道路有飢寒者則半文不捨，真是別有肺腸。

莆田林氏先世有老母性好善
常作粉團施人一仙化作道士
每旦索六七團毋無吝色衣破
燕為另製仙知其誠也因謂之
曰三年以來衣我食我無以報
尔某處有一吉地葬之子孫官
爵至一升脂麻之數後母死其
子依穴葬之累代簪纓至今福
建有無林不開榜之謬



秦州趙喜榮性最殘忍開
酒飯店為業家道小康
值歲歉即用輕價典貧民
衣服歲豐取贖利必加倍
有欠食錢者不論寒暑必
脫其衣為當後三遭回祿
家徒四壁冬月衣食全無
凍餓而死



施棺槨免屍骸之暴露

暴是暴之於日。露是露之於夜。屍骸暴露。乃事之至慘者。施棺槨以掩藏之。即文王掩骼埋胔之意。幽魂感戴。功莫大焉。施者或獨任其事。或共成其功也。或曰。力厚者施之不窮。力薄者難於為繼。曰。開張匠舖。有錢者。仍為貿易。無錢者。應其哀求。永以本為施濟之本。永以利為施濟之用。所費無多。而積德為之。不竭。然不若糾成一會。會分六柱。每柱十人。凡施一棺。每人僅出錢十文。輕而易舉。而一方已無暴露之慘。是在柱首實心行之。不至始勤終怠。焉可耳。至有體面之家。不便受人施者。此中委曲。尤當善為周旋。

甯從禮常造棺槨。施人貧不能葬者。且濟以錢米。享壽百歲。歿後托夢於家人。丁貴曰。我在生多造屋舍與人。坐此陰功。慶流子孫。汝說與十。四郎謙光。明秋鄉試。必中解元。自此代代接續。科甲不絕矣。次年其孫謙光果首薦。後無虛榜。

本宅奉施棺木

鹿鳴首宴



黃元正、備負河南、與淮揚道朱軋象、同詣呂祖師壇、蒙批示云、死者之有棺木、猶生人之有屋宇、郊外之人、每乘夜盜挖、以作桌櫬、門扇、釜、盂等具、拋其骸、平其地、復售他人、其子孫來拜埽、別指一坟混之、不但死者含冤地下、且令生者錯認祖宗、子每校陰籍、赴訴累人、雖加以冥誅、驅入無間地獄、然陽報未彰、亦守土者之過也、有地方之責者、發慈悲心、設法禁止、功德為無量矣、

家富提携親戚

親戚。兼同姓異姓而言。提携。如扶其成立。助其成家。代其埋葬。佐其婚嫁。益其資本。固其廬舍之類。人生幸值家道豐盈。便當廣行陰騭。以為子孫久遠之計。至於親戚。非一本苗裔。即三黨爪葛。更與外人不同。若自擁厚寔。而不為提携。天道循環。誰實憐之哉。



范文正公既貴買田數百畝為義莊族中貧乏者每人日給米一升歲給絹一疋嫁娶喪葬皆有周給嘗謂子弟曰宗族於我雖有親疎祖宗視之均是子孫且祖宗積德百餘年始發於我若獨享富貴他日何以見先人於地下今日何顏入家廟故恩例俸賜先及本支餘則分給外戚子純仁克紹前志有餘則悉廣義莊至今科第綿縣為吳中望族



宋福州王繼先鬻黑虎丹人呼黑虎王家有寵於高宗與秦檜等子孫金紫盈門因出身卑微親戚多寒賤者繼先深以為恥概不許上門紹興辛巳邊釁起繼先首輦重貲為南道計御史杜莘老劾其罪詔置雷州子孫勒停京師沒其田宅入宦家遂蕩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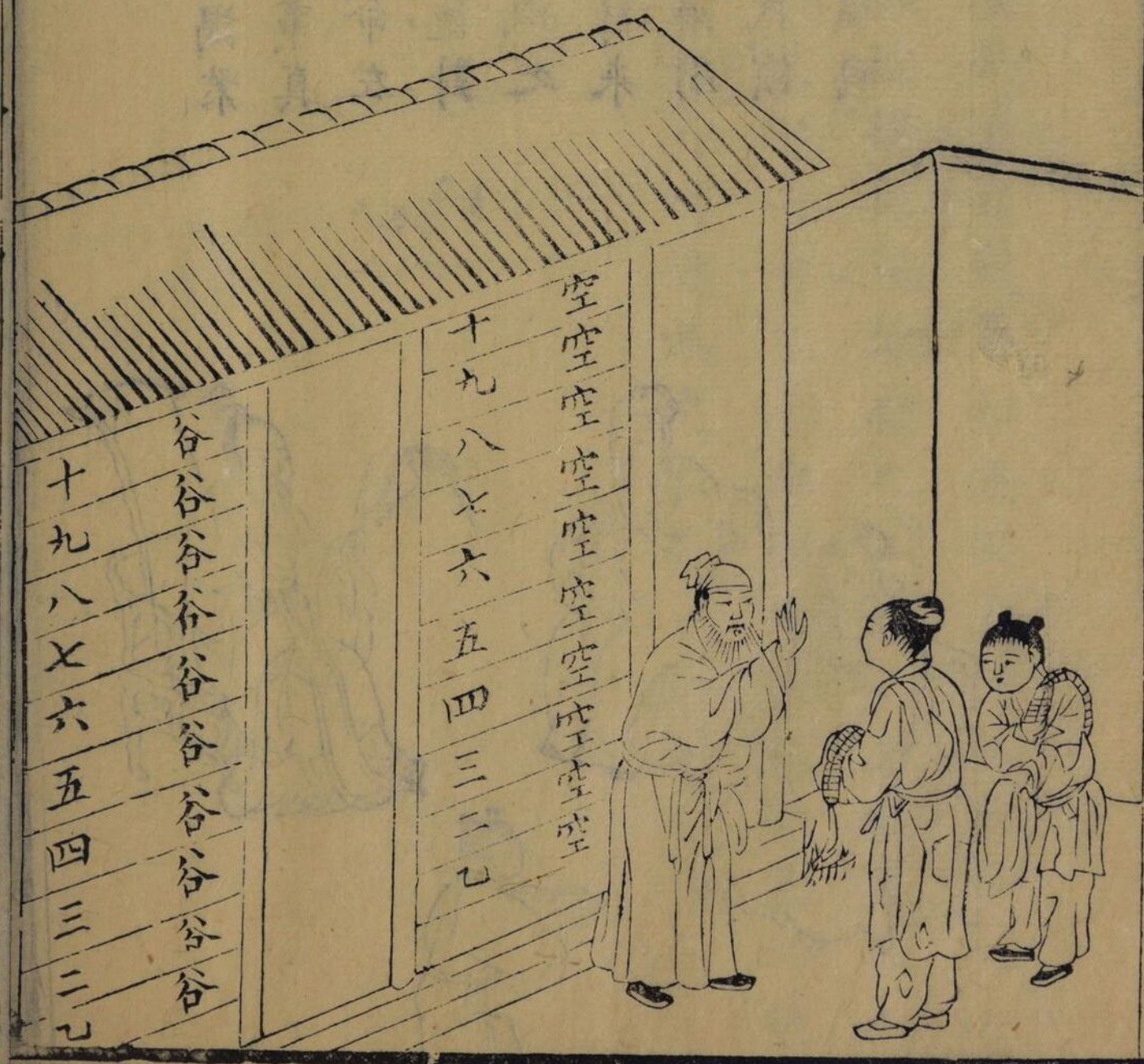
歲飢賑濟鄰朋

穀不熟曰飢。鄰則比屋而居。有緩急相通之義。朋為五倫之一。有患難相恤之誼。家擁餘糧。坐視鄰朋之不足而勿救。豈仁人之心哉。雖歲值飢荒。仰望賑濟者。不止鄰朋而惠之所施。必先親近。若由鄰朋而推暨之。其功德為更大矣。

宋尚書張詠守成都。夢謁紫府真君。座有西門黃承事。真君揖尚書坐其下。夢覺。命左右召之。問生平行何陰德。對曰。別無他長。惟每歲收成之時。隨力出錢。收買米糧。待來年新陳未接之時。賑濟隣朋之不足者。餘者糶與細民。價不增而升斗如故。尚書嘆曰。此宜居我之上也。



開封府富民某貯穀
數千石、值歲荒、家
糧絕、某閉糴不糴、隣
朋有告貸者、則曰數
萬金難買此儉歲、俟
價再高、我方出賣、以
獲大利、豈有顆粒貸
尔耶、隣朋無不忿恨
而去、後流賊起、破其
家、席捲一空、



斗秤須要公平、不可輕出重入
斗有梁、秤有星、梁者良也、星者心也、為物雖微、却是交易之準。
良心於此見焉、公者一毫不欺之謂、平者無所增減之謂、世人
利心甚重、斗則大、入小出、秤則輕出重入、不知所益有限、所損
實多、無論未必致富、即使致富、必遭天譴、折子孫、減壽筭、招奇
禍、皆由於此、則今日之利、正他日之害、不可不知也。

浙紹姜鏡性喜儉約家人買物輒用低銀小錢迎合主意担夫販豎見係官僕不敢與較每致虧本公開戶讀書亦不及問夫人胡氏察知之嘆曰細民一日汗血豈堪如此剝削令家人如數補給所用斗秤大小輕重出入如一後公成進士授江西贛州知府夫人身受殊封子逢元禮部尚書孫天樞工部侍郎曾孫希輅丁巳孝廉五世孫旦戊戌進士累世簪纓為越中巨族皆夫人陰德之報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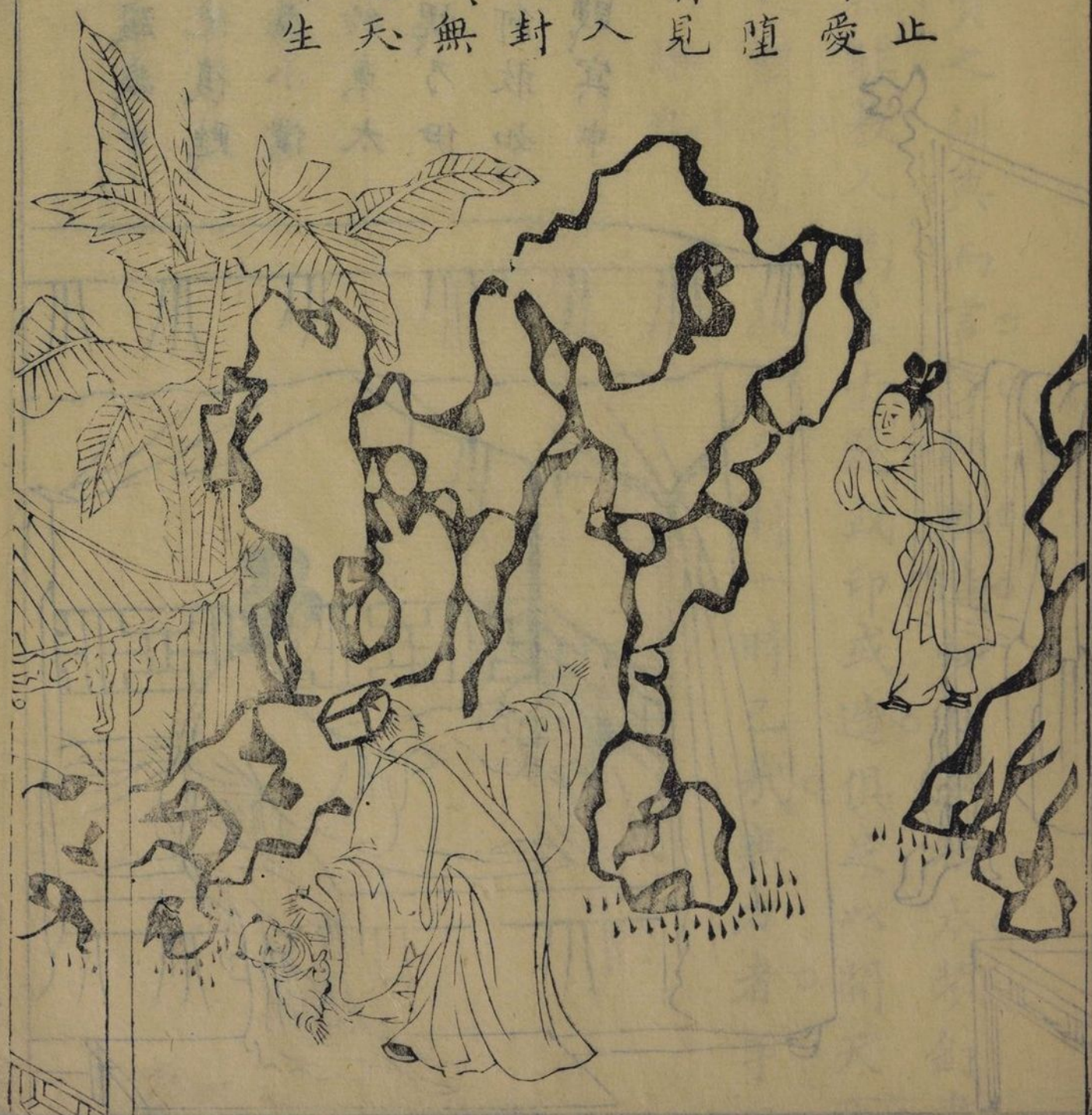


江山縣祝大郎富而不仁所用秤斗大小輕重不一有道人過其門戒之曰汝宜存心平業倘怙惡不悛必有來取此物者灾不免矣後有三青衣來言汝家秤斗安在恍惚與之因憶道人語災者火也即盡徙室中之藏于山中典庫地忽迸裂洪水湧出財物人口俱遭淹沒至今呼為祝家潭



奴僕待之寬恕。豈宜備責苛求。
奴是女奴。僕是男僕。寬者體其欲。惡怒者原其愚。拙備責謂求其全。苛求謂搜其失。豈宜二字。乃提醒世人。欲其反而自思之意。袁氏世範曰。奴僕下人。天性多愚。作事差錯。違背。又性多忌。嗚之以事。全不記憶。又性多執。自以為是。又性多戾。易于抵觸。不識規矩。所以易遭箠楚。然或失手。致于不測者多矣。故使令之際。有不如意。則當體諒其性。多教誨。則省嗔怒。而且飢寒必。勞逸必均。欺凌必杜。淫情必懲。無心過犯。必赦。如此方不愧寬恕二字。况設身處地。想到子孫之未必免。奚忍備責苛求哉。

尚書馬森父年踰四十止
生一子。眉目如画。夫婦愛
若珍寶。婢抱嬉戲。失手墮
地。跌傷左額而死。封翁見
之。命婢奔避。自抱死兒入
室。夫人驚痛幾絕。撞倒封
翁者十數次。索婢槌之。無
有矣。婢歸母家。日夜禮天。
願翁早生貴子。次年即生
森。左額赤痕宛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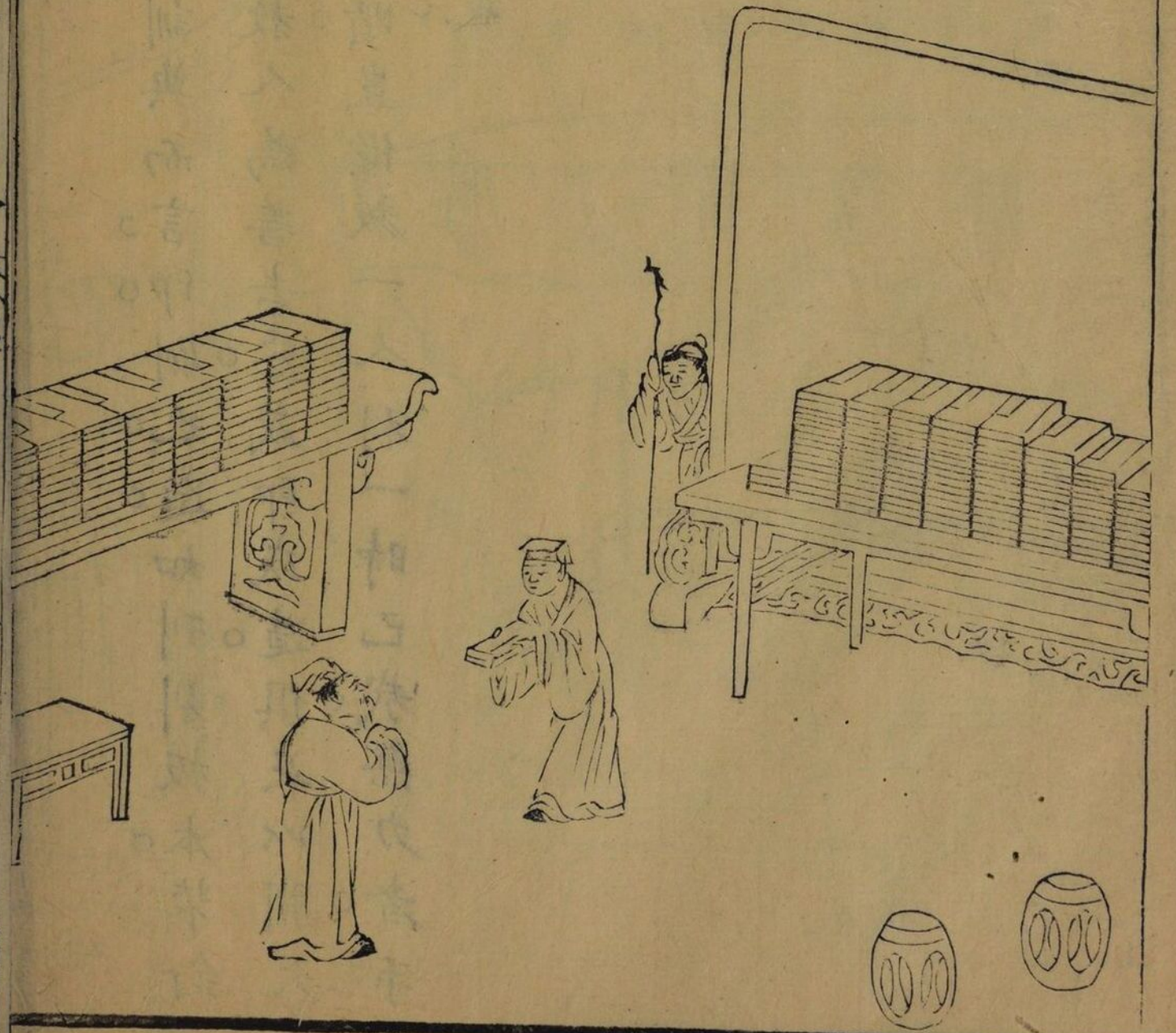
洪州司馬王易簡得腹疾中
有硬塊隨氣上下既絕復甦
謂其妻曰我到冥司為小僕
所訟不可解釋以我約束太
嚴致斃其命今腹中塊乃伊
為妾妻以僕人卑下何敢如
此易簡曰陽世有貴賤冥中
則一也言畢而卒



印造經文

經文。指三教聖賢之訓典而言。印刷也。造。如刊刻板本。裝釘書
冊之類。蓋經文無非教人為善去惡。或印或造。俱足以開天下
之顛蒙。啓萬世之醞噴。豈僅教一人。利一時已哉。無力者。手自
寫錄。亦勸化之一端也。

杭州汪靜志欲刻太上感應篇、帝君陰騭文、以薄宦未果、其子汪源謹遵先志、捐產刻成、多方勸募善士各出貲財、印至萬部、施散于人、一夕夢父謂曰、汝不但善成我志、且勸善共施、我已超生天堂、汝母亦享高壽、衆人與汝俱已著名善籍矣、



武功縣西有藏經殿、六生講讀其中、夜寒、四生取經燒炕、一生取經燒洗臉水、一生心甚惡之、而不敢言、即狀元康對山也是夕、對山夢三官排衙、同五生伏殿中、坐者曰、汝四人何敢取經燒炕、合皆絕後、燒洗臉水者、合去前程、未頃、對山曰、汝何不言、荅曰、某年幼、心知不可、不敢犯長者、曰、汝須出言勸止、方可免罪、今姑恕汝、汝後當勸人敬惜經文、遂覺、具書其事於簡、後果應驗不爽、



創修寺院

從前未有特為起造。謂之創。理其頽壞。興其規模。謂之修。釋家為寺。道家為院。皆供奉神明仙佛之像者。或謂創修寺院。不如總葺學宮。建造養濟育嬰等處。及代貧民補砌房屋。其功為大。不知神明仙佛。原不要人供奉。而地方有寺院。徃往生誠敬。而肅觀瞻。實足動俗人見像生心之意。創之修之。大有利益。不得謂二氏所害。而概從忽略也。

范文正公讀書良白寺。偶掘地得金一窖。急掩之。告主僧曰。吾若得第。當修此寺。及為西師。僧使其徒謁之。公無所助。但贈書一封。啟視之內。云。殿後某處。有金一窖。如言發之。得銀四萬二千餘兩。僧用以修寺。餘者造橋。名范公橋。亦不忘本也。後公入相。所得俸銀。適符所窖之數。



弘治中龔宏知兗州府治有嶽廟素著靈異每夜聞鞭朴聲宏晨往謁寂無所覩左右曰虔誠夜往當得一見宏如其言門啟有王者出迎敬禮如賓見鬼卒熾炭炙一僧背王者告曰此某寺僧也募化金錢供其酒食不修寺院故受此罰宏辭歸使人偵之僧果疽發背死





007294477

BJ
1578
C5
Y4
1844
v.2

nas



1938.2
0110
v.2

陰騭文圖註卷下

雲間顏 正廷表註釋

閩中黃正元泰一圖說

梁溪

諸 燦裨亭敬書

華士陶古源敬繪



捨藥材以拯疾苦。

捨施也。拯救也。草生為藥。木生為材。疾病最苦。故曰疾苦。天生藥材。原以治病。但出處有遠近。價值有低昂。富家措辦猶易。窮人構求實難。所賴仁人君子。覓奇方。合丸散。而者即與求者必給。真不可思議功德。有力者用財。無力者貼。其功一也。

嘉定馮生好行善家貧力
乏惟覓經驗良方抄寫遍
貼一日進香南海舟覆恍
見數卒引至龍宮有冠冕
如王者謂曰子寫方救人
善念誠切我遣甲士救汝
與汝寶珠三顆歸可致富
大凡貧富固有命惟心好
者命亦無憑即如水厄本
汝命所招因汝心好便不
為害遂命前卒送歸馮身
忽到岸寶珠在手賣之得
價數萬竟成富室益施藥
材不倦



汴州白岑粗知醫
道曾遇異人授以
發背瘡方治人無
不立效有驛吏張
好古欲傳其方普
行救濟與之數金
岑以假方與之屢
試不效後岑入山
為虎所食遺一囊
於路適好古奉差
過此拾得之內有
一紙乃真方也



施茶水以解渴煩。

渴是口渴。煩是心煩。夏月赤日。汗流皆血。與以盃水。冬月寒風。體僵如冰。給以熱茶。費少而施博。亦濟人之一端也。蓋聖訓全篇不越方便二字。方便實種德之原。一盃雖小。方便之功甚大。○茶水猶言茶湯。如夏月用茶葉。冬月用生薑之類。不但用鮮蒿浸涼水也。

杭州有賣菜傭事母頗孝。一日遇濟顛禪師。師命其芥子一担。將乾泥土拌勻。打合為丸。曰。今廣東痢疾甚多。汝可以此丸賣之。每丸止許得銀一錢。歸可不賣菜矣。及至廣東。果痢疾延門。服者立愈。不數日賣盡。滿載而歸。以此致富。一同伴心羨之。亦負芥子一担。求師為丸。師曰。彼前生好施茶水。沐其惠者。今生以銀相報。故命其收此果。以養母。汝並未施捨。人亦何因相報耶。



昔有某商往山東貿易途行
渴甚見一人臨井而汲商向
汲者求水吃其人不與反大
罵之商不能平往問智公禪
師師曰人必修因而後得果
汝前生吝惜杯水不濟彼渴
今安望彼之報汝乎



或買物而放生

天曰大生地曰廣生物類雖微皆天地所生也。當其身赴庖俎。或哀鳴而慘叫。或忍痛而無聲。與人之遭刑戮者何異。買而放之。是以天地之心為心。洵屬莫大功德。立放生之社。定放生之期。固屬功德。但處置不得其宜。則貧民貪利。網取必多。活者有限。傷者無窮矣。故不若隨見隨放。為更妙也。若竟謂不必立社。定期。又恐廢而不行耳。

會稽陶石梁與蘇州張芝亭同過大善寺見賣鱔魚者數担陶謂張曰我欲買此放生無奈力薄兄為倡首募衆成之何如張曰諾先出銀一兩衆湊成八兩買而繞城放之至秋闈陶夢其祖云汝未該中因放生功大故早一科陶秘而不言後放榜果有名乃笑曰彼時我雖發心實賴芝亭贊成何功德獨歸於我不數日南京報錄至張亦中式



鎮江某商附漁船至瓜洲見網一巨魚開箱取銀買放中有整銀漁人見而心動遂計誘商云此魚須至無網船處放之乃揚帆北向至一僻處竟以大網累商投之江中流至汎地汎兵競來取網解開乃一人也尚未絕氣向兵白其故因立拏漁人至將軍府戮之



或持齋而戒殺

齋不論久暫。是齋必須持。持者一心不二。堅守不移之謂也。殺不論大小。是殺必須戒。戒者立願斷除。永不再犯之謂也。凡人生食物。皆有定數。享盡則死。是以君子淡泊明志。非惟愛物。亦是惜福。一餐而害數命。一羹而傷百物。於心何忍。若老年多病。齋豈能盡持。養親祭祖。殺豈能盡戒。惟存不忍之心。方合仁者之道。或字宜玩。

宜興陳信持準提齋。不殺生物。諸般作事。俱極仁慈。正月初三晨起。見數鬼執旗。沿門徧插信曰。何不及我家。一鬼答曰。此瘟疫也。因汝持齋戒殺。得免此言訖。不見。是年村中果病疫。死者十有八九。陳獨安然無恙。後子孫俱登科第。



蕪湖張三賣熟肉為業。所殺生命不可勝計。人勸其改業。弗聽。其子年十二歲。患肝症。頭不能仰。痛楚號呼。見有無數雞鵝。猪鴨來索命。嘔血如注。手足搖搖。如物被殺之狀而死。不一年家遭回祿。產業蕩盡。

舉步常看蟲蟻

前言救蟻。是蟻將就死而救之。使生。此言舉步常看。是教人時刻照顧。不可忽略之意。虫字所該甚廣。凡一切游行棲止於地上者。皆是。盖虫蟻雖有形有質。能運能動。而為物甚微。人所易忽。故帝君於此。復示誥誡。昔宋仁宗便溺。必擇無虫蟻處。慈心及物。所以享國最久。今人隨地自肆。漫不留心。獲罪不小。更有小兒。以飛蝶為玩物。以殺蟻為遊戲。與夫婢僕。澆潑熱水。蟲蟻之屬。多被傷害。尤宜深戒。



昔有一和尚、與其徒共處、和尚
靜坐時、知其徒七日當死、因諭
之曰、汝家父母思汝、可暫歸、過
八日再來、蓋欲其死于家也、其
徒既歸、八日果來、和尚異焉、復
靜坐觀之、乃知其徒於路中見
一蟻穴、流水將灌入、急脫袈裟、
聚土塞之、蟻得無害、以此延壽
一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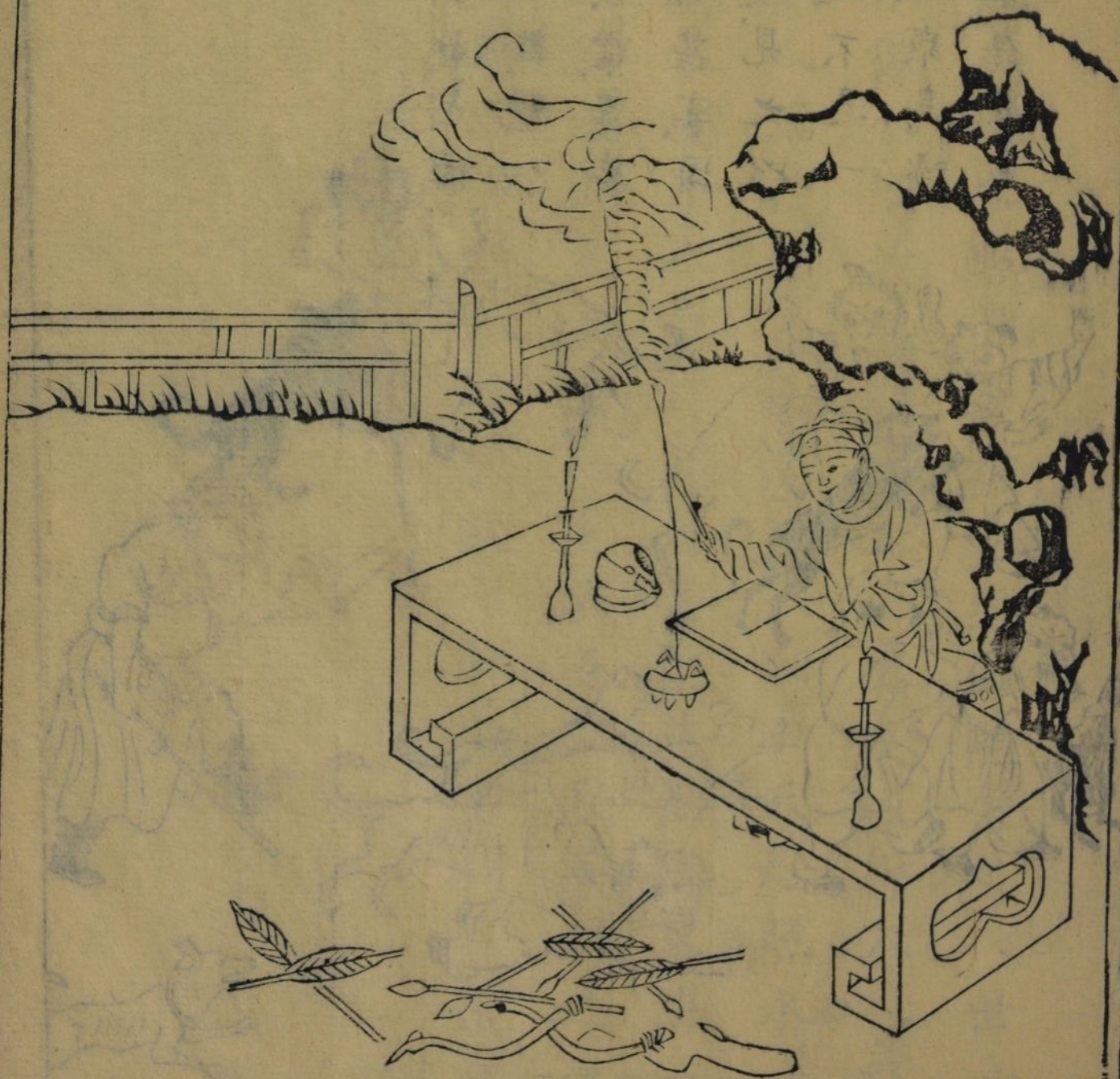
有彭和尚者、性惡
蟲蟻、火燒湯潑不
可勝計、一日病篤、
蟻滿床、周匝其
身、痛不可忍、因遷
於別室、牀之四面
俱用石灰、圍繞蟻
又自空飛來、卒為
所害、臨死、七竅皆
蟲蟻、掃之不去、一
方見之、共以為戒、



禁火莫燒山林

禁者嚴戒之詞。火性猛烈。物不可近。山中林木之地。皆鳥獸所依。百蟲所集。若縱火燒之。則無數生命一時俱盡。豈不大干天和。故焚燒山林。較竭澤而漁。填穴覆巢者。其罪更甚。或有小兒於荒地坟墓間。戲放野火。父兄不可不戒。即清明祭掃。焚化紙錢。亦須留意。

徐仲子好焚林恣獵。殺害無算。一日被湯火燙指。痛入骨髓。因念我一指尚疼痛如。此彼鳥獸被焚。焦頭爛額。其疼痛又當何如。遂折弓矢。誓不復為。日誦金剛經。懺悔罪孽。後享壽考。臨卒見諸類羅拜曰。我等雖為君所苦。然承誦經功德。脫皮毛而歸人道。皆君惠也。



德興有程姓者常火燒山林弋獵禽獸年老尚不改業一日輸糧入城見賣紙鬼臉者憐惡異常買其六面分與六孫嬉戲六孫甚喜因各戴之家畜獵犬數十隻見之以為野物也爭前搏噬擊之不退一時皆斃程後得病見群獸聚鳥啄食其肉痛苦萬狀臨死惟存黑骨一堆而已



點夜燈以照人行

月晦無光。往來迷惑。夜燈之點。費少功多。經云。點燈之人。世世得明眼報。以其心不欲人陷於黑暗也。又云。癘疫流行。不入點燈之家。以其心不欲人蹈於顛危也。蓮池大師曰。天燈照水。一里魚鰕。可免罟網。則不獨濟人。並可澤物。若能普勸隣里。隔十餘家。立一高杆。燈燭輪供。火光連續。即是不夜之天。常明之地。近有積善之家。於兩夜涅槃。製小燈籠數十枚。上書明日還來四字。以備行人借用。其法亦善。

王榮家資頗厚年五十無
子双目常病遂發願力行
善事每夜點天燈於要路
又置小燈籠百餘枚遇黑
夜遠歸者則給之天雨則
施草鞋雨傘如是不倦目
疾頓除妻妾各生一子俱
成進士



宋之丙一生好用智巧欺哄
愚昧性復貪鄙每於黑夜見
要路天燈即偷摘之以供己
用後被燈杆上宿蜂蜇其兩
目雙睛突出痛不可忍醫禱
無效遂成廢人二子皆蠢不
識一字人皆以為偷摘路燈
之報



造河船以濟人渡

河無橋梁。不免望洋興嘆。造船渡之。小則免人病涉之苦。大則免人沉溺之憂。此方便中最有利益者。有力獨任。無力勸成。皆大有功也。佛經云。作舟楫渡人者。得隨意亨通。永無險阻。報又云。世世得貴人提携。報此豈欺世之語哉。或謂乘輿濟人。鄭僑見訊於孟子。造船不如造橋。功德方大。不知此句。專指洪波巨津而言。豈是可以造橋之處哉。

宋方世隆好造船濟人。後生一子名雲路。任湖廣總兵。奉勅征蠻。全師俱覆。隻身逃難。前阻河路。後有追兵。仰天大哭。忽有老人。以船渡之。追兵不及。而返。雲路問此地安得有船。老人曰。此汝父所造也。雲路疑之。及登岸。老人與船俱不見。方悟其父造船濟人之報。



太湖韓三性極貪狡家居河
畔將門前挖成坑坎引水注
滿其中往來不便三藉此以
得利每負一人過水必索錢
數文無錢者任其徒涉後三
為水蛇咬足毒入胫骨雖獲
醫愈然行必需杖不能負人

勿登山而經禽鳥

勿者禁止之詞下倣此山中樹木叢茂禽鳥棲息其中自飲自
啄與世無爭非若雞鴨等類待養于人者可比設網而掩取之
或付刀俎或閉籠中分離母子則哺養無依失散雌雄則悲鳴
不已網之者不過快意一時而獲報最慘不可不戒



楚中近山之家，多以打生為業。有李敬業者，獨行好善，事無大小，不利於人物者，不為。見鄉人細取禽鳥，即買放之。眾笑其迂。一日晨起出門，見無數鬼卒，手執紅旗，相謂曰：「除李敬業家，餘者挨戶並搗之。」是夕火起，一村並遭回祿。惟李宅安然無恙。



常熟福山鎮，有一人善用鳥銃，年四十方得一兒，頭角端正，因此改悔前非，誓不再為兒。七歲入塾讀書，偶因師膳乏饌，復持銃打鳥，自此習以為常。其兒忽患痘疹，遍身發紫泡，內有鐵砂一粒，不計其數。日夜哀號而死，其父相繼病歿。



勿臨水而毒魚蝦

用藥而殺。謂之毒。網釣捕捉。亦謂之毒。兩者相較。網釣捕捉。尚有逃脫之時。至於用藥。則無限魚蝦。一時俱斃。殺生害命。莫此為甚。故不曰取。而曰毒。○網者。乘禽鳥之不備。而潛取之也。毒者。欺魚蝦之無知。而盡殺之也。釣弋本聖人不得已之舉。若網與毒。則太甚矣。故二者均為帝君所深戒。

江陵郭暉。性愛物類。地有惡少。每至夏月。買藥。魚藥名雷公。藤。傾汁上流。一二十里內。魚蝦之類。大小俱斃。即螺蚌亦皆毒死。暉歷年買此藤。然之。曰。我力不能救物。惟然此。亦可稍全數百萬生命耳。享年九十有六。二子。一禮部尚書。一都御史。七孫。俱登科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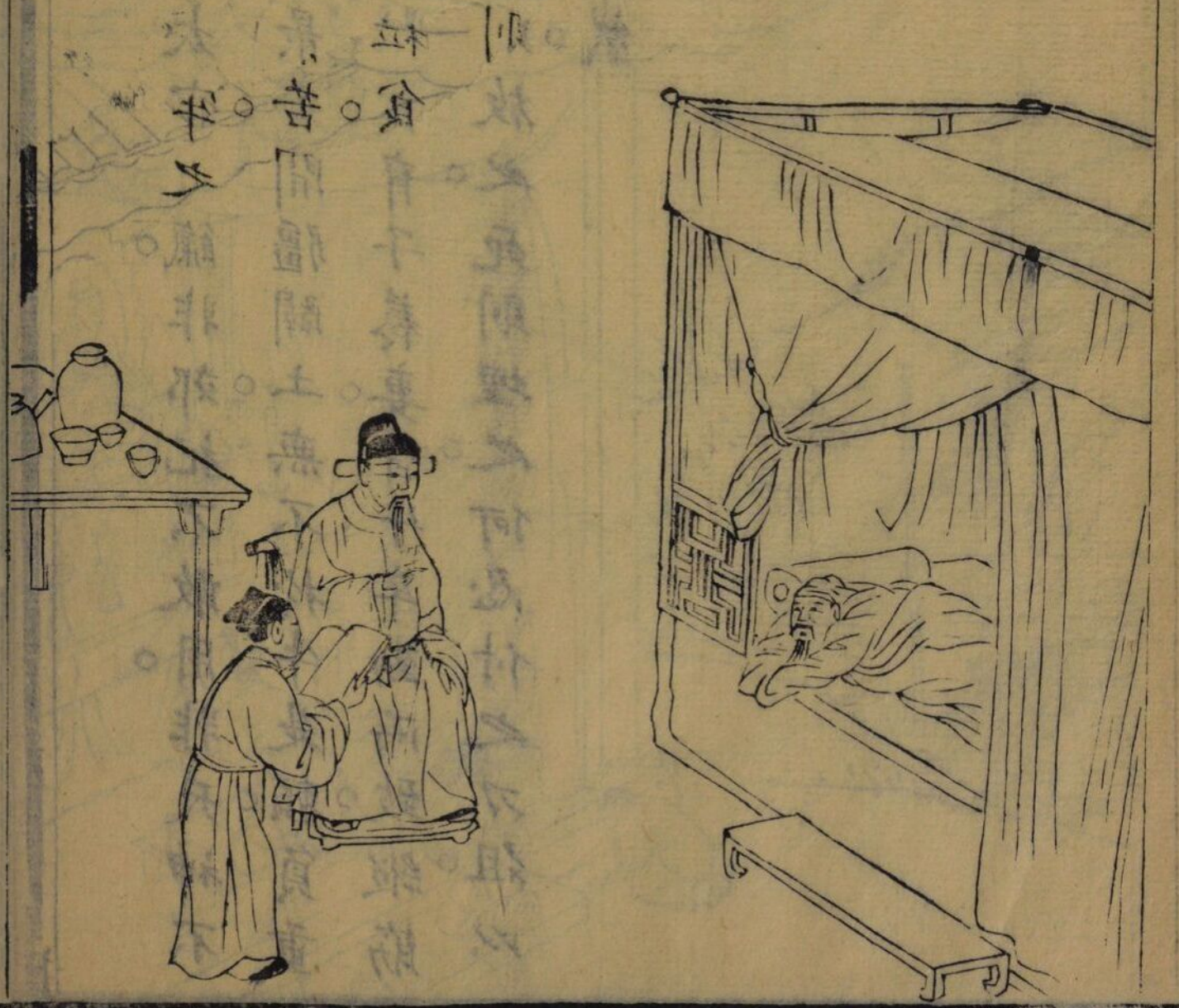
京師永興坊許儼打魚
為業忽一日身赤如火
痛苦炙煮自云見火車
燒身百萬魚蝦攢食其
肉經數日乍生乍死親
戚勸作功德遂造觀世
音菩薩像供奉合家俱
持齋戒殺并印施金剛
經百餘卷超度物命乃
瘡



勿宰耕牛

牛者上天元武之精。下土太牢之饌。非郊祀不敢用。非天神不
敢歆。蓋以世間萬物。惟牛最苦。開疆闢土。無不於牛是賴。負重
致遠。無不於牛是需。居安粒食。育子養妻。皆牛辛勤所致。縱筋
疲力倦。亦當念其有功。生則放之。死則埋之。何忍付之刀俎。以
有功之物。而受至慘之刑哉。

吳郡司理某暴卒復甦呼家人
 請太守至牀上叩首曰某至陰
 司乞命閻君曰能勸千人不食
 牛肉乎限以三日今幸得生求
 為我遍諭百姓太守佯許之過
 三日復報司理死太守大驚急
 立簿通衢召願戒者書姓名一
 日得數千人向空焚之稍頃司
 理復活告太守曰總被使者攝
 去有黃衣人持簿至云是戒牛
 人姓名閻君喜曰不但再生且
 延壽六紀太守亦增福祿後司
 理享年百有六歲



紹興初建州甌寧縣婦人潘
 七娘本屠家女最善宰牛所
 殺甚多一日買牛於野外去
 家稍遠遂跨之以歸忽覺髀
 如繫與牛背合為一體牢不
 可脫人鞭牛婦即呼痛家人
 牽往野外與人遍觀莫得減
 罪經數日死髀粘牛背不能
 製棺乃與牛同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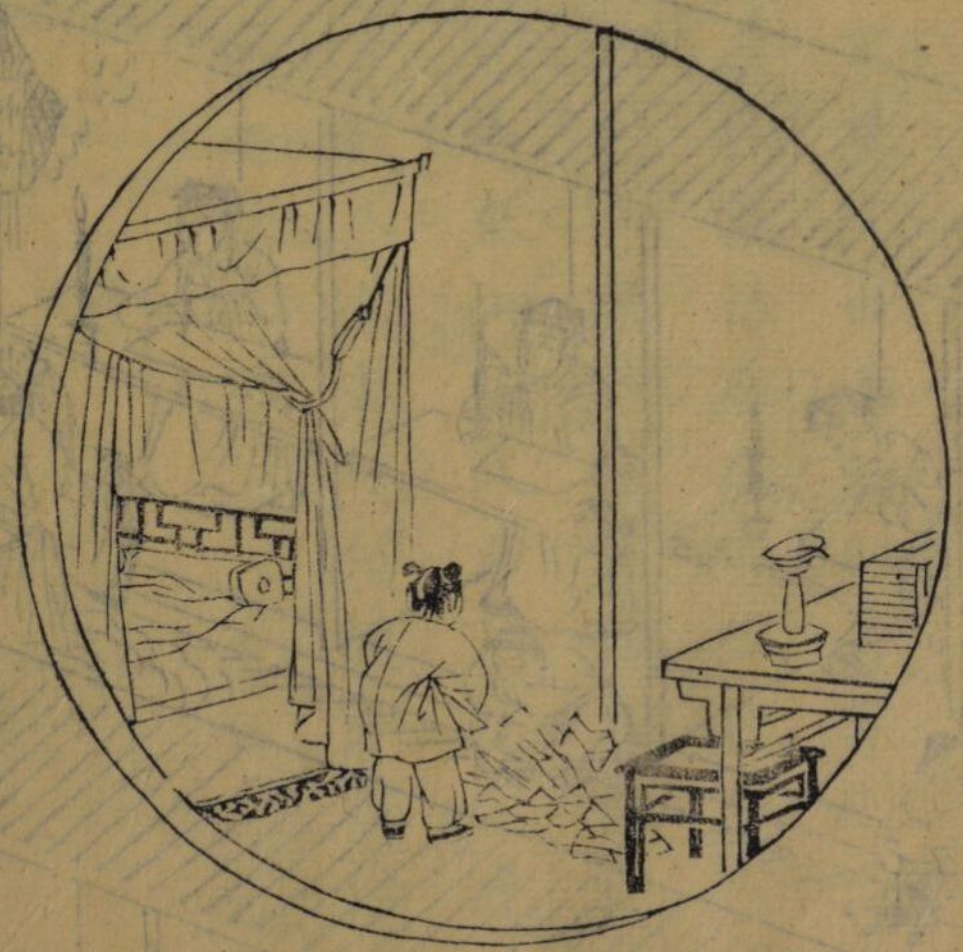
勿棄字紙

棄拋擲也。字為天地之靈秘。聖賢之精英。愚魯因之而智慧。貧賤因之而富貴。人情嶮巇。非字莫定。世事紛紜。非字則忘。奈世之人。昧昧不察。或糊窗覆甕。或抹桌裱屏。或作紙撚點燈。或給婦人夾線。以至寫詩句於爆竹。列年號於磁器。識印記於鞋襪。置書卷於污穢。種種罪愆。不可枚舉。抑知文曲諸星。奎光俯照。罪有攸歸。報無可爽。若能糾集數人。共養一僧。隨方收拾。建爐焚化。灰送江流。極是培植文風之法。

練川許自俊。癸酉鄉試入場。夜至二鼓恍惚。見彌房前掛收字紙竹筐一隻。竹箱一柄。筐內字紙。光焰燦然。傍有朱衣神指示之曰。子前生乃天界寺收字紙僧也。今當食報矣。是科果中式。甲戌成會魁。官至都御史。



楊慧年九歲善屬文五經諸史
過目成誦一夕在館索便壺不
得遂將殘紙聚於床前溺之誤
投字紙在內次早翻閱故書即
茫然不省拈題作文胸中如有
物碍不復成一字矣竟至廢業
卒以病歿



勿謀人之財產

財是銀錢產如田房生計之類。謀者在人之手。本不欲棄而設
計以圖之也。人生財產皆有定數。命之所招。勤儉自得。若巧計
營求。何益於事。彼謀之者。妄思傳之子孫。不知天道好還。前人
竭力而取之。後人拱手而失之。悖入悖出。徒貽笑罵。非但為子
孫作牛馬。直為子孫作蛇蝎耳。

丁清惠公置產必詳訪來
歷有兄弟交小親戚相奪
子盜父業主佔奴產者必
以理論之從容解紛使其
相安其確係已業方與成
交銀必足色平必官法一
併交足嘗語家人曰人生
佔不得一分便宜况棄產
得產苦樂不同須曲體之
三年後有求加者必應其
請曰范文正公三買田地
吾愧不能效法何忍求而
不應也公存心仁厚故子
孫累世顯貴

朱文公知崇安有小民貪
大姓吉地預埋石碑於其
中後以強佔為訟二姓爭
質於庭不決文公親至其
地見風水甚好意大姓侵
佔之情真也及去其浮泥
驗其故土則有碑記所書
皆小民之祖先名字遂一
意斷之後解任有事過其
地居民備言埋碑罔告事
文公懊悔以此地不發是
無地理此地若發是無天
理祝罷而去是夜大雷雨
次日其坟陷為深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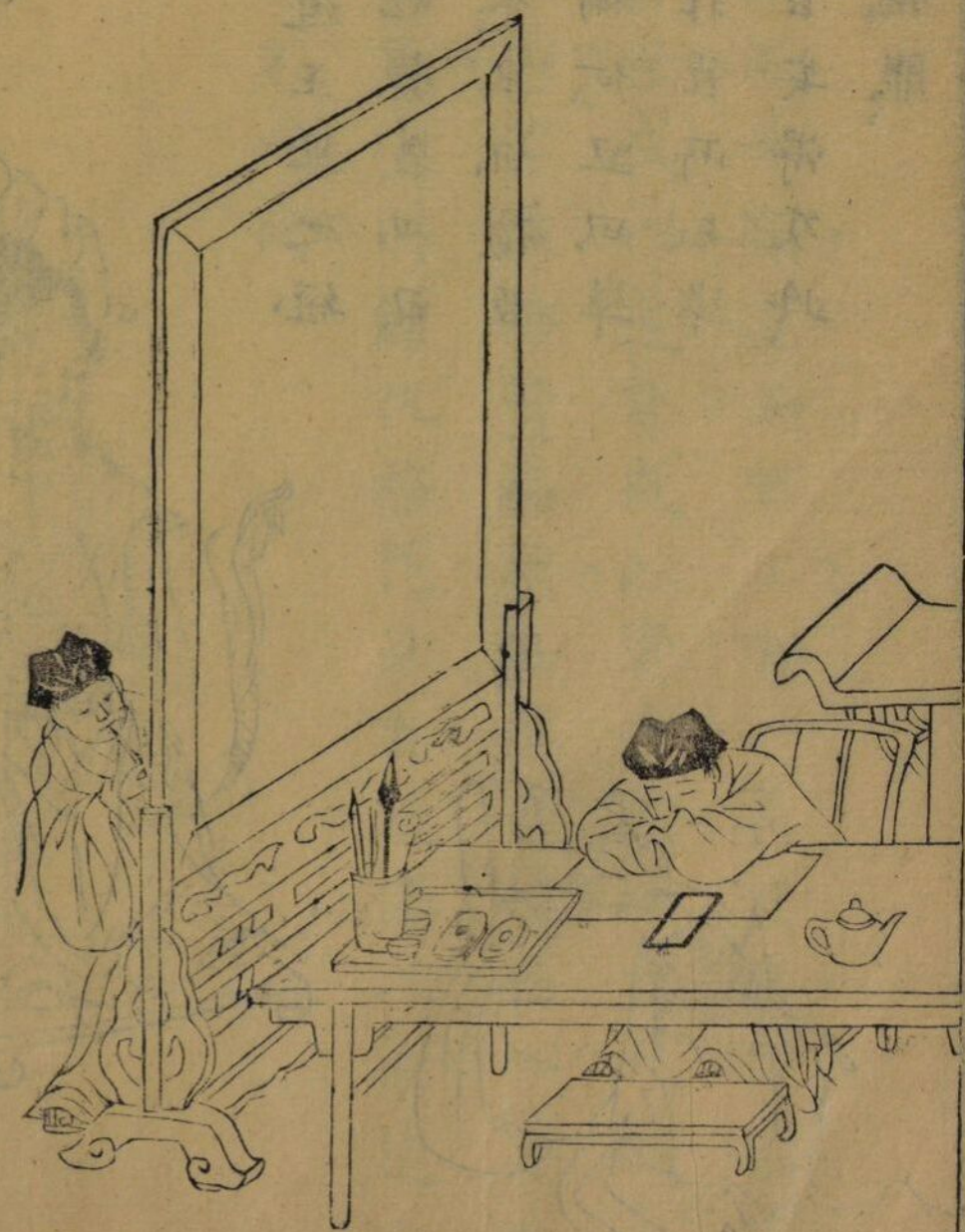
勿妬人之技能
技是技藝。能是才能。上而士類。下而百工。有一長可取。必稱揚之。成就之。使彼顯名於世。或以進身。或以資生。陰功莫大。妬者嫉忌之。謂有位者懷妬心。必致妨賢病國。無位者懷妬心。必致翻白為黑。大則禍世殃民。小則結仇招怨。且有徒傷心術。徒取灾患。而無損於人者。可不戒哉。



宋寇準居樞密在上。前常道王旦之短。旦久疾。上命肩輿入禁中。勉勞數日。旦曰。擢臣卿必欲退。天下事當付何人。旦曰。擢臣愚見。莫如寇準。上曰。奈何。編何。旦曰。準之才能。舉朝莫及。他人則非臣所知。準即日得拜。入謝曰。非聖明臣安得及此。上曰。此王旦所薦也。準乃愧服。



昔有二士俱業春秋將
入闈之久一生忌同經
者才高密取其筆齒去
毫端及入試筆不堪用
大驚乞隣號不與痛哭
欲出忽假寐有神拊其
背曰起人第書之既寤
視筆依然精好文完仍
然秃筆也生出遇彼生
彼生問以試文必佳對
曰但得完篇耳其人面
發赤明日彼生貼出秃
筆者竟中魁



勿淫人之妻女

未嫁曰女已嫁曰妻人者對己之稱己之妻女為人偷覷被人
評論則惡語相加揮拳相向至人之妻女或乘其無知而引誘
之或窺其獨處而勾挑之甚至仗財倚勢而奪佔之夫人之愛
護妻女欲其守貞不二與己何異乃侈然淫之亦思明有王法
幽有鬼神報有循環人有戮辱豈不可畏古人云逢義人於暗
室要看得淡識得破守得定避之如蛇蝎畏之如虎狼視之如
鬼怪方合勿字之義途中留畔易動邪心亦宜禁絕萬惡淫
為首前人之戒者詳矣近有過淫集說勸戒周到不但取以自
警且當持以勸人

羅城使程元賓攻遂寧城下之
日左右以三處女獻皆姿色公
方醉謂之曰汝猶我女安敢相
犯因親封鎖於一室明早訪其
父母還之皆泣謝曰願大人早
建節鉞元賓曰節鉞非所望但
得死時無病足矣後公官至觀
察使年九十有七從容談笑而
逝諸子皆顯官簪纓不絕



唐李登年十八中解元後五十歲不第詣葉法靖
師問故師以叩文昌帝君帝君曰李登生時上帝
賜玉印十八魁鄉薦十九作狀元五十三位至右
相緣得舉後私窺隣女事雖未諧而致其父於獄
以此遲十年降二甲又侵兄李豐屋基至形於訟
又遲十年降三甲又於長安奸淫良家婦又遲十
年今復盜隣女為惡不悛已盡削其籍死期至矣
尚望第乎師以告登登憤懣而卒



勿唆人之爭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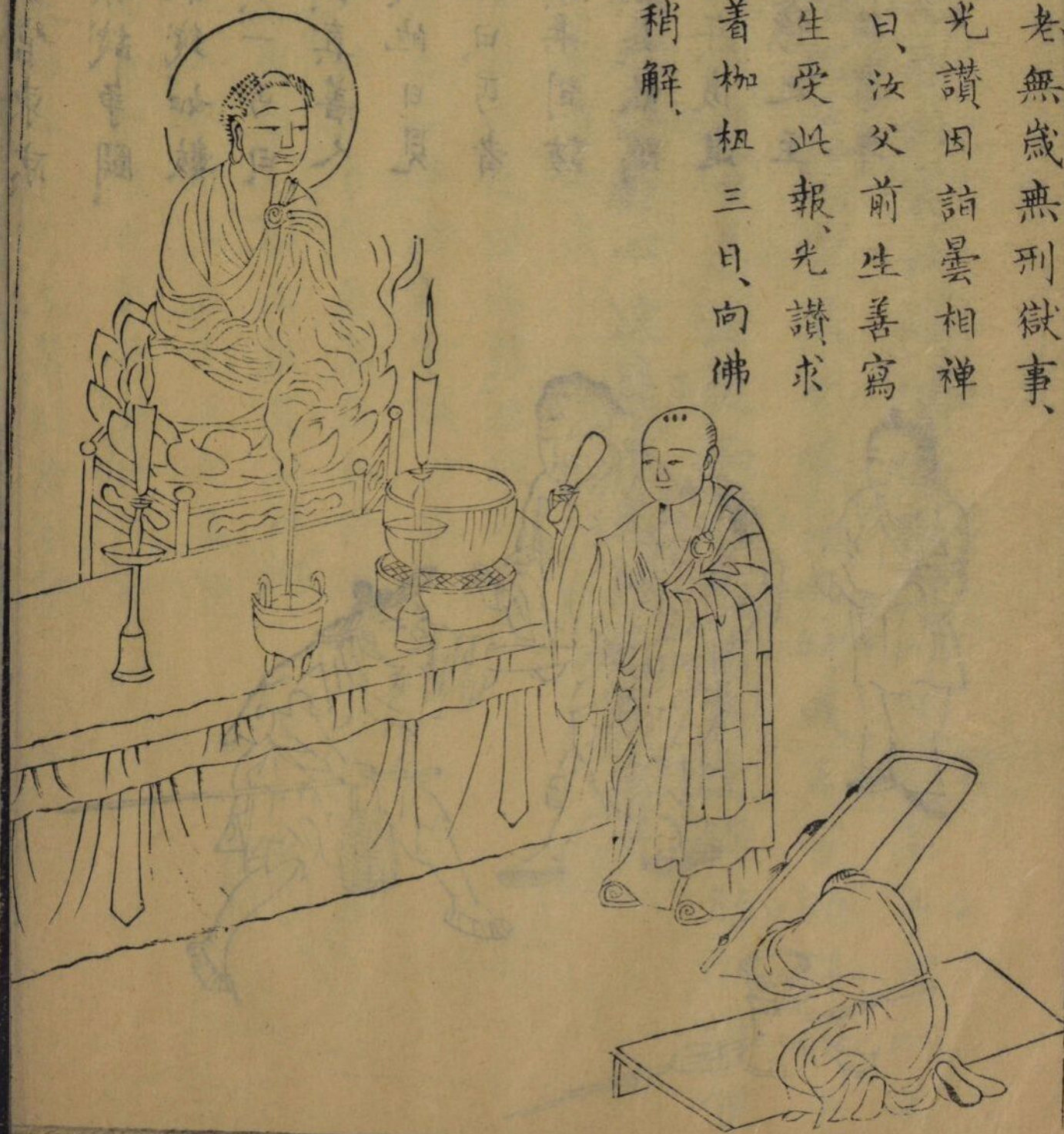
私自相鬪曰爭。互告到官曰訟。唆使也。謂人可以不爭。可以不訟。而挑撥以成之也。蓋人當鼠牙雀角之時。或正言勸解。或平心化導。彼即不信。我意自善。若從而唆之。使兵連禍結。小則傾人之家。大則害人之命。虧心造孽。乃鬼神所最惡者。

李無競樂善好施。調官東京。至朱仙鎮。見二丐索錢爭鬪。相扭赴官。李解囊取錢如數。代償之。一丐得錢去。一丐曰。承君雅意。解我爭訟。真善人也。吾住京中隆和坊。他日見訪。必當相報。李自思曰。丐者言報。豈異人乎。至京。乘間訪之。其人延入陋室。為具飲饌。出。東曰。食此可以延年。復進桃一盤。無競取數枚懷之。至途中。取看。皆紫金也。後享年一百二十三歲。

李無競樂善好施。調官東京。至朱仙鎮。見二丐索錢爭鬪。相扭赴官。李解囊取錢如數。代償之。一丐得錢去。一丐曰。承君雅意。解我爭訟。真善人也。吾住京中隆和坊。他日見訪。必當相報。李自思曰。丐者言報。豈異人乎。至京。乘間訪之。其人延入陋室。為具飲饌。出。東曰。食此可以延年。復進桃一盤。無競取數枚懷之。至途中。取看。皆紫金也。後享年一百二十三歲。



文光讚之父。自少至老。無歲無刑獄事。
析楊桎梏。靡不脩受。光讚因詣曇相禪
師。叩問是何宿孽。師曰。汝父前生善寫
詞狀。唆人爭訟。故今生受此報。光讚求
師救免。師令其父自著枷杻三日。向佛
懺悔。失心行善。事乃稍解。



勿壞人之名利

人之名利。委曲成就。方是聖賢襟懷。若設計壞之。內則喪己之
心。外則招人之怨。壞人即是自壞。壞字所該甚廣。如挾仇造謗。
懷私傾位。設婦女之不貞。誣僧道之破戒。絕人生計。誘人嫖賭。
富人前說貧者之行短。官長前說賞賚之可除。皆是。



明徐文貞公階告致歸
里晏集親朋一人取金
杯匿於帽中公適見之
撤席主器者四竄遍尋
公曰杯在勿覓也此人
醉酣潦倒向公致謝不
覺杯帽俱墮於地公悄
然納於其人之袖中命
僕扶歸終不洩其事



三山蘇大璋治易
有名戊午鄉試夢
中第十一名向人
言之有同經生訴
於郡謂其自許之
確必與主司有成
約及折號第十一
名果習易主司既
聞外議乃對衆以
副卷首名易之副
卷即大璋而所易
者即同經生也明
年蘇冠南宮同經
生終身淪落



勿破人之婚姻

破有數等。有百計非毀而破於未合之先者。有多方阻撓而破於將合之際者。有無風起浪而破於既合之後者。豈知婚姻天定。人焉能破。其或為人所破者。畢竟非婚姻也。造惡之人。徒喪良心。有何益處。古云一言而傷天地之和。一事而折平生之福。此類是也。

蘇允明性篤學。有相士曰。子壽不過三十九。允明大恐。一日至公府。見少年囚。哭甚哀。允明問之。乃初娶婦。尚未合。忽被賊仇。將賣妻以償賍。故爾痛哭。允明急售已產代完。得免離拆。後相士復見之。曰。子似大有陰德者。允明語其故。相士曰。事不拘大小。即一文與乞兒。能救旦夕之死。猶足回天。況全人婚姻乎。遐齡不待言矣。後享年九十餘。子孫貴顯。



順治丙申年浙江舉人
鄭某有友窺某妻色
欲計得之。鄭為畫策。飛
語入某之耳。謂其妻與
人有私。某欲出妻反商
於鄭。鄭即代作離書。既
脫稿。某錄去。遣賣筆者
至。選筆數種。以稿塞管
中。越二年。戊戌會試。携
筆入場。忘其稿之在內
也。搜檢者得之。呈於監
臨。以功令故。荷枷杖責。
革去舉人。其友未及娶。
某之妻即被天雷殛死。

勿因私仇使人兄弟不和

私仇積怨也。使唆也。如與其弟有仇。則唆其兄。與其兄有仇。則
唆其弟。令彼骨肉相殘。藉以消我積怨。所謂假手殺人。是也。不
知人之兄弟。本屬同氣連枝。縱偶爾不和。當委曲調停。如聞兄
言弟過。則責其兄。弟言兄過。則責其弟。更於兄前原弟之過。於
弟前釋兄之非。不以私仇而不為之解勸。使之和好。復其天性。
豈可從中挑激播弄。而輕為離間哉。



呂陶令銅陽民有龐氏姊妹三人、欺隱幼弟田畝、弟壯、懇告於官、終不得直、貧至傭工、及陶到任、弟又懇陶一訊、三人服罪、弟泣拜謝、願以田畝半作佛事、以報陶公之德、陶諭之曰、三姊皆汝同氣、與其捐半供佛、曷若分送汝姊妹、又拜謝、聽命、姊與弟皆感謝而去、後陶位至大中丞。



長安富室陳大軫生二子長孟容、次孟達、兄弟極和好、有表親楊雲與達角口、遂懷憤恨、適大軫死、二子分產、雲譖達與容曰、尔父在時、溺愛幼子、曾以白金百鎰、珠玉衣飾等項、預授尔弟、尔可索之、於是兄弟有隙、每以分家不均、費產結訟、二子相繼凋落、雲雙日忽聾、遂成廢人、一日遇二子於途、兄弟歷數其過、指而痛罵、雲無言可答、氣成、隔症數日而死。



勿因小利使人父子不睦。不睦情睽意隔也。父子之間情睽意隔。不祥之大者。勸解之感。動之使之復全。天性方是仁人君子之心。倘以小利之故而從中挑唆。使人之父子。賊倫理而成仇怨。此等奸險小人。未有不遭天譴者。情莫篤於兄弟。愛莫深于父子。如果兄友弟恭。父慈子孝。雖有諛言。何自而入。蓋必兄弟父子之間。情愛先疎。而後挾仇懷利者。得以乘間啟釁。端本澄源。不可不知也。

不睦情睽意隔也。父子之間情睽意隔。不祥之大者。勸解之感。動之使之復全。天性方是仁人君子之心。倘以小利之故而從中挑唆。使人之父子。賊倫理而成仇怨。此等奸險小人。未有不遭天譴者。情莫篤於兄弟。愛莫深于父子。如果兄友弟恭。父慈子孝。雖有諛言。何自而入。蓋必兄弟父子之間。情愛先疎。而後挾仇懷利者。得以乘間啟釁。端本澄源。不可不知也。

劉文思寓蜀中成都

楊某納之為婿。既而謀歸。見妻與母。凡皆有不悅之色。問其故。曰。父在日。議以田四十畝。為嫁資。迨來多事。賣之幾半。今立券以付汝。為此不安。劉取券熱之。曰。為人之婿。過其家之嫁資。使其母子兄妹不和。非丈夫也。携妻徒手而歸。極其和好。後登第。官至侍郎。



富人徐池。心涎周某房屋。周不肯售。池令人誘其子。嫖賭。私借銀兩。与之。久而無償。遂將房屋。私立賣契。與池。周某父子。由是不睦。後池三子五孫。俱病癩。向神廟祈禳。夜夢神責之。曰。爾圖謀房屋。使周某父子不睦。尔之子孫。尚望愈乎。不一年。闔家盡卒。



勿倚權勢而辱善良

倚恃也。權勢居顯要之地。莫之敢抗也。辱不獨拊揚。怒罵呵叱。凡遇之。不以禮。接之。不以敬。皆是善良。不專指賢人君子。凡一切老實忠厚。軟弱無能者。皆是。盖有權勢者。其心甚驕。而善良之人。又難直不媚。所以易至受辱。究之百年身。盡富貴。冰消。回首一生。如同腐草。而昔日受侮之善良。其子孫多有發達者。脩先世之怨。報夙昔之仇。出爾反爾。往往有之。則善良亦何可辱哉。

崑山顧履方相國文
康公長子性極謙和
折節讀書全無貴介
氣一日盛服拜客有
鄉民担糞斷綆汙其
衣家人怒罵之履方
曰彼無心耳然已驚
矣豈可再嚇因婉言
慰諭鄉民徑歸家更
衣絕不介意忠厚如
此故至今子孫榮盛



昔有倚族兄權勢協
取人財者歿後止遺
一子一日病危召巫
降神有冤鬼附巫之
口自稱姓名言二十
年前汝父於雪天捉
我來家逼寫欠票又
打我成吐血病致我
財盡身亡今汝之病
是我為祟也其家許
以佛事薦度求免鬼
不許曰一命抵一命
耳遂卒



勿恃富豪而欺窮困。富豪謂席豐履厚。意氣自若也。窮困謂居貧守約。抑鬱不舒也。欺不獨打罵凌逼。凡言語求勝。坐次不讓。皆是。人生世上。境遇何常有。少壯富豪。而晚年窮困者。有祖父窮困。而子孫富豪者。滄桑遷改。豈能預料。何得以目前幻境。遽認為真。而肆行無忌。况彼我同生天地間。彼不幸而窮困。我幸而富豪。理應周濟扶持。乃不能憐之恤之。而反欺之。獨何心哉。

嘉興屠應峻存心仁厚。官京師。有隣人貧困。負其子孟元銀。不能償。以屋宅及塋地立契賣絕。願除前負。孟元不肯受。曰。當另酬汝價。前欠不追也。及峻官歸。隣人來候。極言其子盛德。峻驚曰。房已賣矣。尔今居何處。隣人曰。移某所矣。峻取前券還之。且為築其坟墓。後子孫貴顯。綿繇不絕。



畢景家富豪素欺窮困
殘刺成家、人有以產售
者必陽拒曰、我不欲也
復使人陰釣之、及至又
曰我實不欲也、其人無
奈只得減價以就、迨立
契則曰銀未便、約以他
日交時以色銀米物湊
與之、高其所值、後長子
以人命下獄、次子以嫖
賭傾家乞食、他方不知
所之



善人則親近之助德行於身心

善人即德行無虧之人。親情意淡洽也。近。跬步不離也。助。匡扶
之意。德以心言。行以身言。蓋親近不善之人。始則猶如甘醴。終
必受其荼毒。唯善人守正不阿。雖若難近。而瞻其道範。可以生
敬畏之心。聆其讜論。可以絕邪淫之念。則德不期進而自進行。
不期脩而自脩。身心均受其益矣。

宋文正公李昉既致政上元
張燈太宗命安輿迎之賜坐
御側親選珍果以賜之曰卿
真善人兩在相位未嘗有傷
人害物之心此朕所以親近
卿也公歸語其子曰吾雖無
奇功偉績然一生從未赦人
之長忌人之進不欺暗室度
德守分於此四者自信無愧
今蒙聖主以善人見稱汝曹
當念聖主崇獎之言行我平
日四者之事其子宗諤果恪
遵先訓益脩德行為一時名
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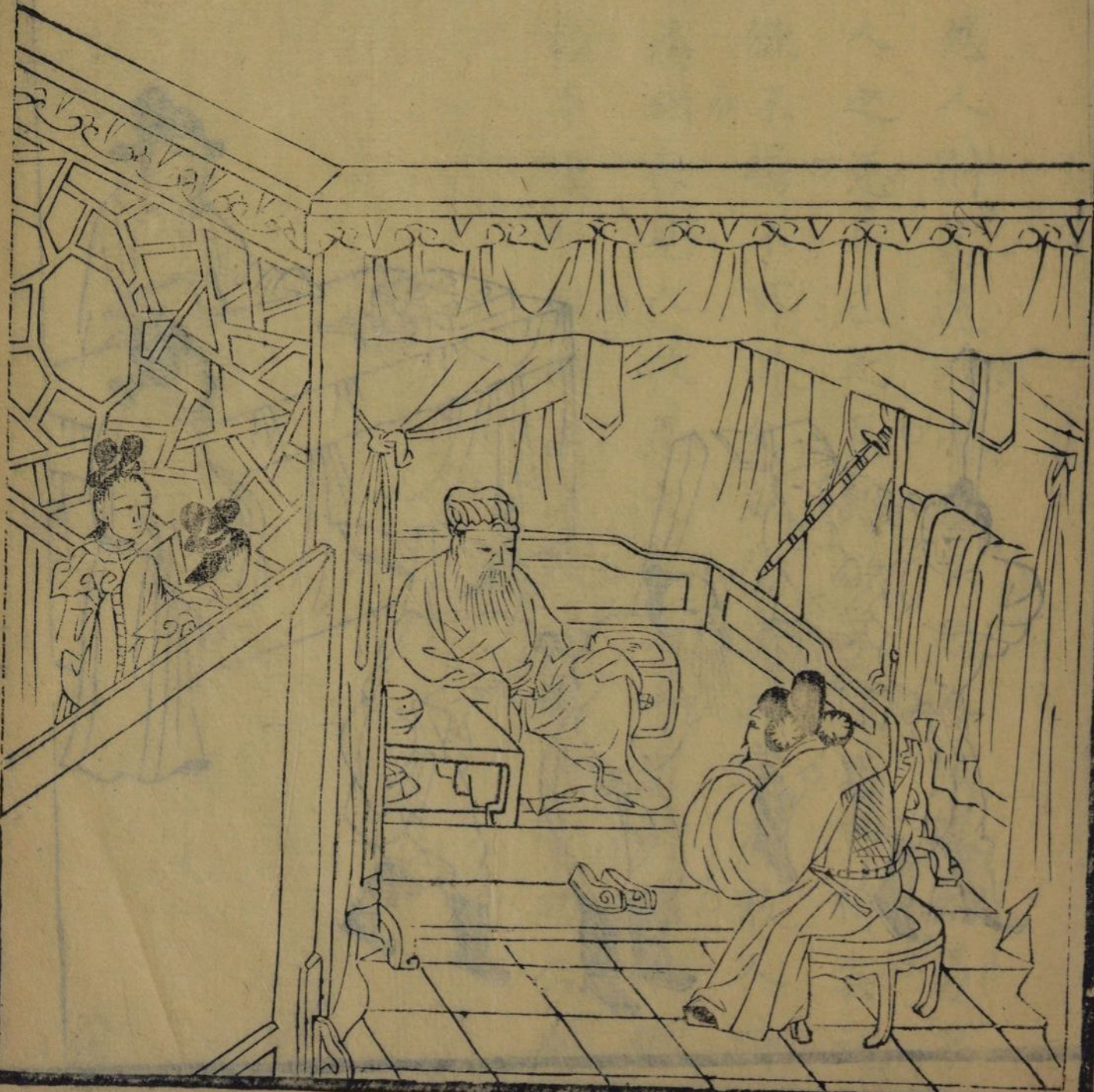


呂惠卿阿附王安石
力行新法朝中善人
設計擯斥殆盡嘗語
人曰不具辣手做不
出大事彼迂儒輩言
新法不便不過欲博
善人之名我見之不
啻芒刺是以必欲去
之後被貶崖州值天
雨投庵借宿僧閉門
不納曰我雖方外頗
知親近善人豈肯留
爾致汗佛地耶惠卿
愧赧冒雨而去



惡人則遠避之。杜灾殃於眉睫。
惡人如古來朝中權奸。以及市井無賴。皆是遠避之者。遠之如
荆棘。唯恐其或刺避之。如蛇蝎。唯恐其或傷也。杜絕也。灾害也。
殃禍也。曉目邊之毛也。眉睫言近而速也。天下無識之輩。往往
親附惡人。或藉其勢。或用其力。究竟冰山易倒。虎焰易消。未有
不同罹於禍者。若早知其為惡人而遠避之。則比匪不得而累
我。灾殃亦何由而相及哉。孔子曰。見不善如探湯。其斯之謂歟。

唐郭子儀病甚。百官
踵門問候。姬妾滿前。
俱不迴避。惟主事盧
杞至。子儀悉屏姬妾。
隱几以待。人問其故。
子儀曰。杞面藍貌。陋
心機甚險。婦女見之。
必生訕笑。他日得權。
吾族無遺類矣。後杞
為相。睚眦之怨。無不
報者。惟子儀獨免於
禍。



晉潘安仁才貌雙絕石崇雅重之結為生死交崇所為多不法安仁明知禍之將及而不忍去後崇為趙王倫所嗾舉家受禍並逮安仁臨刑之日乃嘆曰吾祇知感恩而不知避惡宜受禍若此然無及矣



常須隱惡揚善

隱諱也。揚稱也。上言惡人則當遠避。帝君又恐人疾惡太嚴。不為隱諱。故又言此。視人之惡。如己之惡。雖欲不隱。不可得矣。視人之善。如己之善。雖欲不揚。不可得矣。玩常須二字。有教人時刻留心之意。昔韓琦為相。每見人攻惡文字。必手自封記。不使人聞見。人有小善。必斂手嘆服。曰。琦所不及。如此德量。功名安得不遠大乎。



蘇州俞少保父一日
間立門首有偷兒潛
入竊一銅佛出家人
見而捉之少保父曰
他三日前曾問我借
去做樣我許他今日
來非偷也且此人素
有善行我所深知尔
輩勿疑偷兒得免窘
辱拜謝而去從此改
行為善



明萬曆間江陰修縣誌一廩
生員盛名延之秉筆見二節
婦有其名而不載事蹟遂削
之是夜城隍廟道士見二婦
一從正門入一從角門入城
隍降階迎接二婦訴曰我等
一生苦節死載縣誌某生不
訪實表彰反將氏名削去神
曰此生合登黃甲既輕節烈
當削其祿籍遂婉諭二婦回
蓋二婦一從子爵受封一則
民人妻也道士以告生生愧
為妄明年考劣奪廩憤鬱愧
悔而死



不可口是心非

心口皆是君子也。心口皆非小人也。人猶得而知之。至口是心非。則偽君子而真小人也。以之事君。必不忠。以之處友。必不信。所謂如鬼如蜮。獸心人面者是矣。然其中亦有兩等。一則口裏說的是君子。而心却悖違。與口不相應。莫可測度。此是大奸大惡。一則口裡不敢說他不是。心中却以為不然。此雖小過。亦屬口業。書曰。汝無面從。退有後言。我輩俱當省之。



明翰林侍讀黃道周。正色立朝。嘗參論尚書公某。忘親繼位。在上前反覆奏辯。上怒。聲色俱厲。道周終不為屈。或勸之曰。天威不測。公何不稍為曲從。以保身命乎。道周曰。臣之事君。祇有一心。若口是心非。是欺君也。欺君之事。豈可為乎。上聞之。益加愛重。



明吏部尚書某山東人其生平於各部屬賢能者未嘗不知又恒向人稱道及推舉時非權要先容即中官門下素所稱道者一無所舉朝士惡其口是心非撫其事款奏籍其家資之半以賑山東飢民終身罷黜子孫流落向故時僚屬乞一文不得



剪礙道之荆榛

荆榛二木名皆有刺者剪刪其枝蔓拔其根株也蓋道中有荆榛取易鉤人之衣傷人之足往來不便剪而去之已之為勞有限人之受利無窮所謂一舉手而斯世蒙其福者如此之類難以枚舉隨處留心便是不費錢之功德矣

臨川周士元入山採茶
被路旁荆榛鉤衣傾跌
刺入皮肉流血不止因
念同伴俱從此路有礙
行走忍痛掙起用力拔
去荆榛根下灼灼有光
視之乃一錠黃金持歸
作本販賣三年遂成富
室子孫亦享豐盈



邨農周四有房一宅獨踞高
原門前有路往來已久周惡
其喧鬧遍插荆榛由是往來
者皆從低處行走天雨泥濘
每致傾跌周一日升梯葺屋
見傾跌者狂笑得意不覺失
足墮荆榛中抓傷頭面經年
不愈



除當途之瓦石

途路也。瓦石在當路。凡老幼瞽病風雨夜行。有大不便者。除而去之。亦方便之事也。存心方便。無一錯過。不必定以此為好事。而為之。便是利己利人。萬物一體之人矣。佛經云。掃淨道路之人。世世無險阻報。夫掃淨道路。不過一舉手之勞。而即享世世福報者。以利人之心。無有窮盡也。

新安盧世澤立心忠厚。見路上瓦片石塊。必除去之。年六十有七。病卒。有二童持幡引見幽冥教主曰。爾在世刻刻存方便心。應增壽二紀。命目連僧折桂花二枝授之。曰。此爾歷來除瓦石之報也。遂得還魂。後壽至九十有一。二子俱登科甲。



鎮江丁紀家資甚厚廣造舍宅破
瓦碎石拋擲街中多不埽除一日
有瞽者過其處為瓦石所滑跌倒
傷額逾時而死瞽乃某宦族人宦
即借此居奇詐至數千金方免到
官紀亦從此貧困所造舍宅修理
未完即售與人

脩數百年崎嶇之路

崎嶇不平之貌。崎嶇之路。已屬難行。又歷數百年之久。則斷壞
必多。往來人騎。必有險阻之患。有大力者。舉而脩之。洵屬無量
功德。倘或無力。而募衆以成之。亦為不朽功德。言數百年崎嶇
則難脩者。且要修之。况平易之路。人所易為。有坍塌者。安可不
隨時修理。常見苦行之僧。見路之坍塌。往々燃頂。忘身募
化。以利行人。吾輩家有餘貲。或心存善愿。幸弗坐視不理。為行
僧所笑也。



淮陰馬廠地方路逕
煩雜行人難走舊有
通衢久已圯廢貢士
王尔師捐數百金催
工脩築闢道九百餘
丈崎嶇之路盡成坦
途計尔師一生凡脩
路數十處功德浩大
故其子孫科甲不絕



泗州霍從禮家資巨萬性極
慳吝邑有小路兩傍皆水埧
卸已久往來不便有老儒倡
衆鋪脩募至禮家一文不助
且曰尔等為此不過作酒食
計耳老儒受誣慙阻事遂不
行後禮雨夜過其處失足溺
水而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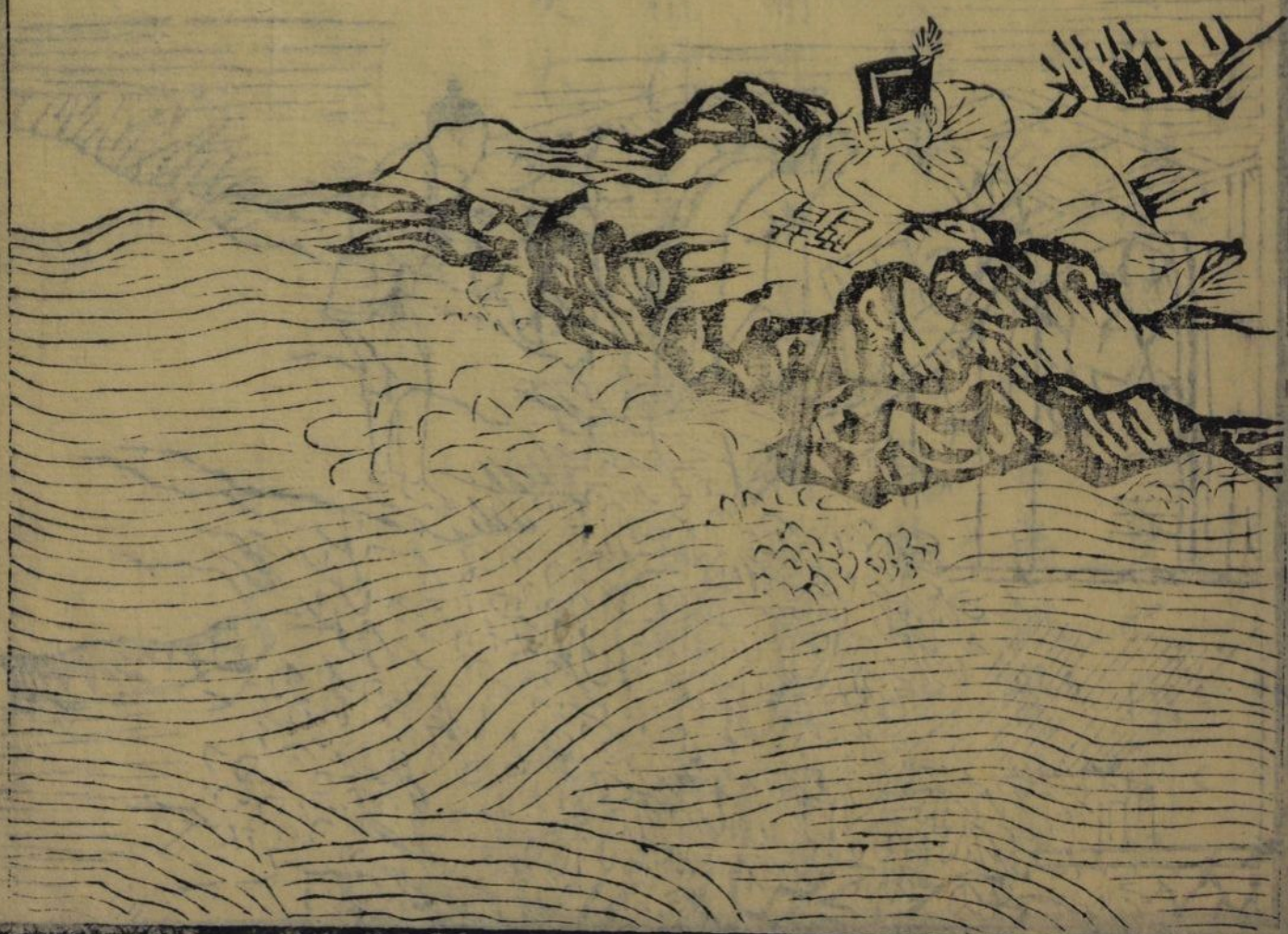


造千萬人來往之橋

橋所以濟渡千萬人來往之需。何可少得。向所未有而創建之。謂之造。現在傾圮而脩整之。亦謂之造。橋之費甚大。有心者未必有力。有力者又未必有心。若有力者勉其所能為。有心者倡其所欲為。或獨任。或募化。及其成功。獲報一耳。佛經云。造橋之人。得種。福德。所求必遂。報以百世。賴其功故也。

宋蔡襄守泉州。州府城

北有海口。渡風濤時作。溺死無算。襄欲壘石為橋。慮潮大。不可以人力勝。乃為文。檄海神。遣吏持往。吏醉卧海涯。得回文。惟一醋字。遂於二十一日酉時興工。至期潮果退。費金錢一千四百萬。橋跨洛陽山。長三百六十丈。廣丈有五尺。號萬安橋。又值松七百里。以蔭行人。萬民頌德。襄位至執政。子孫貴顯。



清浦有某姓者，倡首
造一小橋，私匿銀一
十六兩，自製一舟，裝
載覓利，以致橋工不
固。一日舟從此過，似
有鬼神按佳，牽挽不
動。霎時橋塌，粉碎其
舟，某僅以身免。因驚
成病，臥床數月，所費
藥餌倍于所匿之數。



垂訓以格人非

垂立也。訓教也。格非，感格而去其非心也。凡人一身之作，則只
為一世之儀型。耳之叮嚀，僅正一方之趨向。若垂訓覺世，化
得一人為善，則世上遂多一善人。化得一惡人為善，則世上遂
少一惡人。反多一善人，遇相勸諭，可至千萬人。聞風興起，可至
千萬世。故人所以為善，不必定藉財力。有能垂一訓詞于世，可
使人悔過遷善，改惡省愆，其功更大於財力之施。

柳元祥患瘵疾、百藥不效、扶病寫心、命歌一千本散施、忽夢朱衣神、同一仙長至、曰上帝因汝寫心、命歌勸人、回心者甚衆、特令天醫治汝之疾、汝壽本四旬、今延三紀矣、于是服藥有效、後果享壽七十有六、



昔有某士、恃才放誕、薄孔孟、為迂儒常駕画航、攜女樂一部、歌舞宴樂、自命風流才子、平日著作、皆淫詞艷曲、流傳天下、壞人心術、某死後、家無積蓄、女孫數人、流落無依、因嫖習歌舞、作倚門獻笑之事、



捐貲以成人美。捐施也。貲財也。成人之美。不必定藉貲財。而亦有必賴貲財以成之者。如孔子曰。君子成人之美。此不必以貲財而成者也。若夫婚喪祭塋。患難相扶。緩急相濟。完人之夫婦。聚人之骨肉。全人之才學。就人之名利。等。非貲財不能。吾力能助。則捐貲以成之。吾力不能助。則勸人共成之。其為陰德一而已矣。



范文正在淮揚。有孫秀才來謁。公助錢十千。明年又來謁。復助錢十千。因問何以汲汲如此。孫戚然曰。母老無以養。若日得百錢。則甘旨足矣。公曰。尔非乞客。吾補尔為學。職月得三千。供養尔母。尔能安于學乎。孫大喜。後十年。聞有孫明復先生。以春秋授徒。道德高邁。朝廷召至。即前孫秀才也。公嘆曰。貧之累人如是。雖才如明復。猶將汨沒。况其下者乎。



孟法善、山西富室也。一日偕友攜酒出遊郊外。有遠方貧士求見云：欲上京應舉，缺少路費，告貸十千。時法善已醉，見其人樸樸，戲之曰：求功名者，必具貴相。子貌如是，豈發臨之人哉？眾友相和而笑。貧士羞赧無地。後五年，山西有謀不軌者，發臺中勘問。一御史將法善名列入，奉旨逮問。籍其家，御史即前受辱之貧士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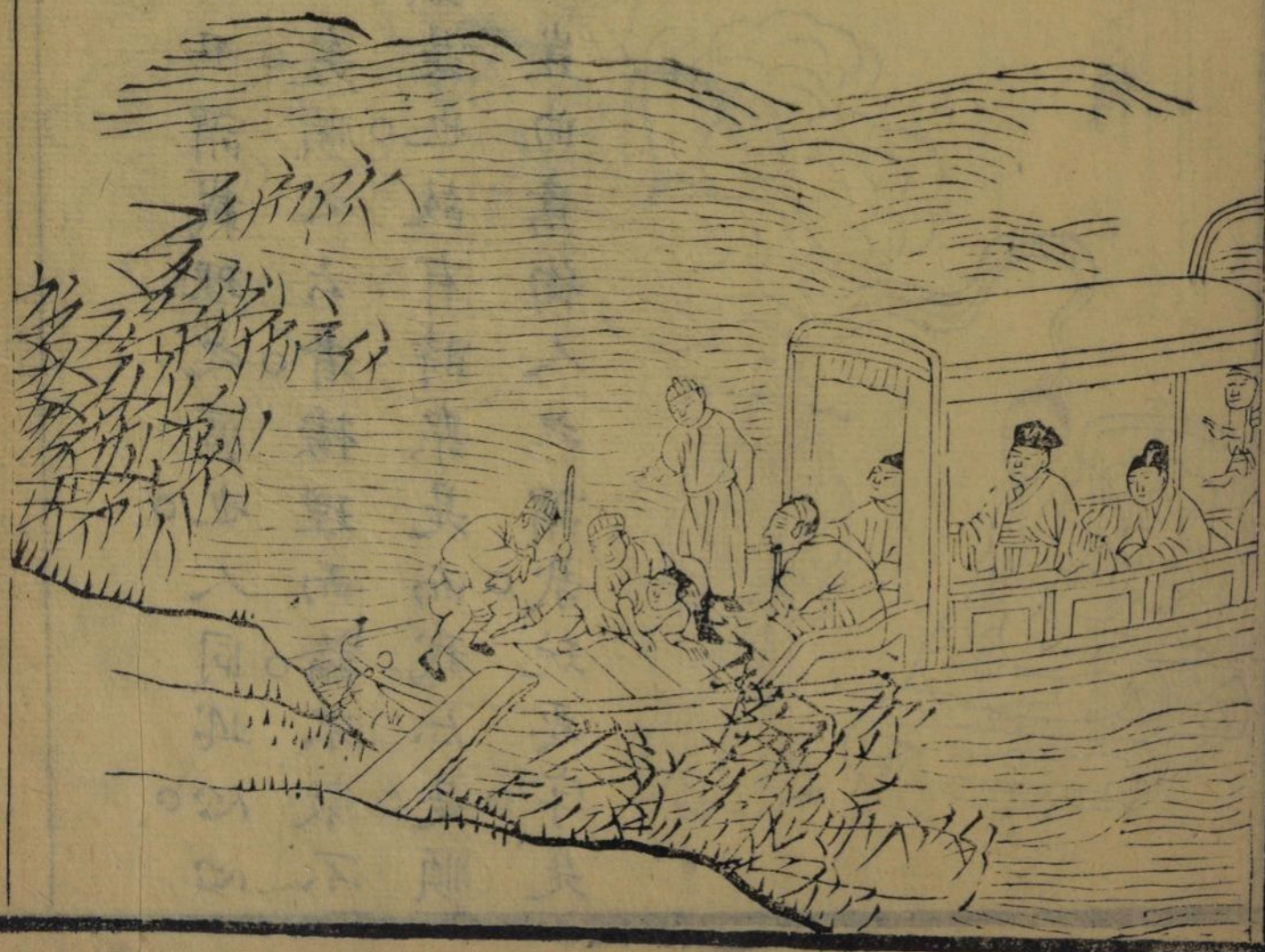
作事須循天理

事。凡日用所為之事。循。依也。事無大小。皆要依着天理上行。凡人天理人欲。未免夾雜。故有一念天理。轉念未必天理者。有一時天理。移時忽昧天理者。要知天理不外人心。人心之不昧。即天理之所存。人能隨時省察。大而綱常倫紀。小而酬酢往來。勿為心上過不去之事。則幽獨無慙。天理自得。彼為所不當為者。問心難安。即背乎天理矣。玩。須字有無限冀望。惟恐人不然之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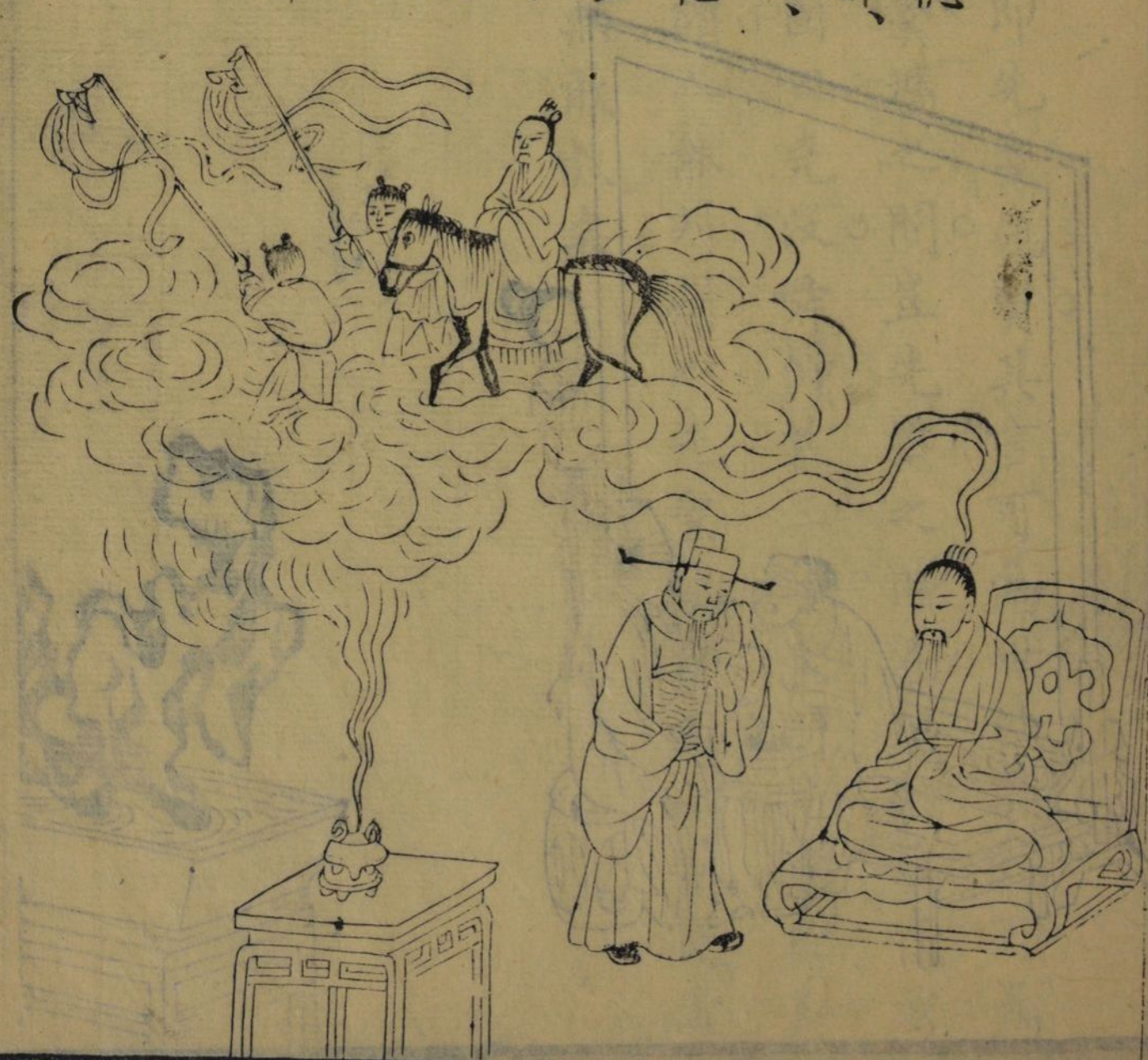
胡九韶家貧，事無大小必依理而行。課兒力耕，僅給衣食。每日叩天，感謝清福。妻笑曰：三食薄粥，清福安在？九韶曰：幸生太平之世，不見兵革，又一家骨肉，不致飢寒，又榻無病人，獄無囚人，非清福而何？後九韶壽登一百二十歲，朝廷月給米肉布帛，賜克循天理四字匾額。

正德間，陳良謨與同年數人，公車北上，至王家營渡，口陳之家僮與土人爭毆，陳薄責家僮，婉諭土人。一同年某忽怒罵曰：爾何人，敢上我官船行劫？反誣我家人毆尔耶？縛而撻之。其人叩頭乞饒，乃放去。在座者嘖々稱其才能。某亦揚揚得意，語陳曰：兄何迂哉？為官須才能智略耳。天理二字，却用不着。陳憮然不答。某後為紹興推官，以浮跡削職，疽發背死。



出言要順人心。順合也。心者即公是公非之心。所謂載理之區也。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言不合理。即拂乎人心矣。順之云者。據理而論。不激不隨。如與子言孝。與父言慈之類是也。故有時衆是而我獨非。亦順也。豈曲意徇人之謂哉。玩要字是。也有時衆是而我獨非。亦順也。期必之詞。亦是決斷之詞。

尹師魯生平出言無所隱避。惟據理直說。是是非非。皆合人心。將終。預知時日。先以手書別范文正公。范至。師魯已沐浴衣冠端坐。瞑目。范覲之痛。師魯張目曰。已與公別。何用復來。死生常理。公豈不曉。言訖而逝。合家俱見旌旗來迎。師魯魂升馬上。踰時方沒。



祝期生有口才慣顛倒
是非尤好言人短處雖
端人正士亦曲加詆毀
必敗其名而後已晚年
忽病舌黃發時必須刀
刺血出升餘乃止一歲
常發五六次哀號痛苦
寢食俱廢血枯而死其
後尸為羣犬所食



見先哲於羹牆

先哲謂昔時明道之人。即先聖先賢。其言可為世法。其行可為
世則者。羹牆也。羹。壁也。羹牆之間。豈先哲之所在。但念茲在茲。
則如或見之耳。後漢李固曰。堯沒。舜仰慕三年。食則見堯於羹。
坐則見堯于牆。心此之謂。人能刻刻以先聖先賢為心。則慢者
以恭。怠者以警。此心自無敢放矣。

唐張九成八歲時終日
閉閣不出隣舍生從籬
隙窺之見其歛膝危坐
對大編若與神明伍後
舉進士第一為名臣大
儒每語人曰子謫嶺南
居無與遊自憂過之不
聞學之不進也乃於書
室中供孔子顏子像晨
夕瞻禮心志肅然若有
一毫愧怍其對孔顏也
如禮之市朝矣



李退夫隱居南岳每以不遇
真人為憾一日採藥至山深
人靜處忽聞棋子聲舉頭視
之見二人坐松樹杪對奕退
夫大喜上前致敬路旁忽現
出一美婦人退夫不覺反顧
而奕者已不知所之矣



慎獨知於衾影。慎敬謹之意。獨知。謂念慮方萌。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也。衾被褥也。影。形影也。慎獨知於衾影。即蔡元定所云。獨寢不愧衾。獨行不愧影。是也。蓋方寸之間。或善或惡。跡雖未露。而幾則已動。人雖不知。自家却甚明白。於此着力防閑。戒其自欺。求其自慊。不患不到聖賢地位。



餘姚王海日公。館一宦家。官多妾而無子。一妾夜奔。公峻拒之。妾曰。暮夜無知。且係主人意也。出一帖。上書云。欲乞人間種。公書其後曰。恐驚天上神。明日辭館去。秘而不洩。一日宦家設醮。道士拜章久之方醒。曰。適至天門。見放來春狀元榜。以此遲延。問記名姓。否。荅曰。只記馬前彩旗二聯云。欲乞人間種。恐驚天上神。明年公果狀元及第。生子。即陽明先生。



昔有某士、文行皆優、設館講學、生徒雲集、家道小康、一日夜歸、見醉漢卧地不醒、視之、乃其隣也、用力扶起、摸其袖中、有金二錠、某私念曰、暮夜無知、竊之何害、遂懷之而去、某天性不飲、忽縱酒無度、終日沉醉、館業盡廢、一生貧困。

諸惡莫作

戒惡之條。前已歷歷言之矣。至此復總結之。諸字所包甚廣。有欲人由篇中所已及者。而推類以盡其餘之意。蓋去惡無異治病。一毫沾滯不得。一毫容留不得。若稍有沾滯容留。便如久病初起。病魔尚遲迴左右。斯須不謹。則乘虛復入矣。顏子德稱亞聖。其得手功夫。不外克己二字。克己者。諸惡莫作之謂也。



江西俞良臣博學多才十八歲為諸生以去惡不力七科不中年四十七潦倒益甚止一幼子失去無踪妻因哭子双目俱瞽後于除夕得遇灶神明示其故因敬發誓願痛改前非凡一舉一動皆如鬼神在傍不敢少欺如是三年即舉鄉薦連登進士子得完聚妻目復明公親著遇灶神記行世



秀水屠戶潘琪無惡不作一日死而復甦呼妻告曰吾死當入地獄閻君曰罰惡之典陰司毫厘不爽但死者受罪生者不知故受者方苦作者復熾報應之道疑而不信潘琪罪孽已極昔今暫還陽世假此一人以警萬眾語畢遂捺刀自割其陰曰此宣淫之報自砍其手曰此屠宰之報自剖腹刺心曰此陰險之報其妻不容人見隣里繞牆聚觀琪復大呼曰尔等切勿作惡似我受此慘報言訖而死



衆善奉行

勸善之條。前已歷歷言之矣。至此復總結之。衆字所該甚廣。有欲人由篇中所已及者。而推類以盡其餘之意。奉行云者。真信而不疑。勇行而不懈。精進而不已。恒久而不變。善不論大小。知則必做。善不論難易。見則必為。如此庶惡念全消。而道心永固矣。

索了凡少時卜者決其不壽且無子。一日遇二谷禪師授功過格一冊曰。依此行者。成真幾百人。富貴幾千家矣。子其勉之。索拜而受教。自是每日奉行數善事。或數十事。毫不間斷。積至三年。萬善圓滿。遂成進士。享壽七十餘。子儼亦登科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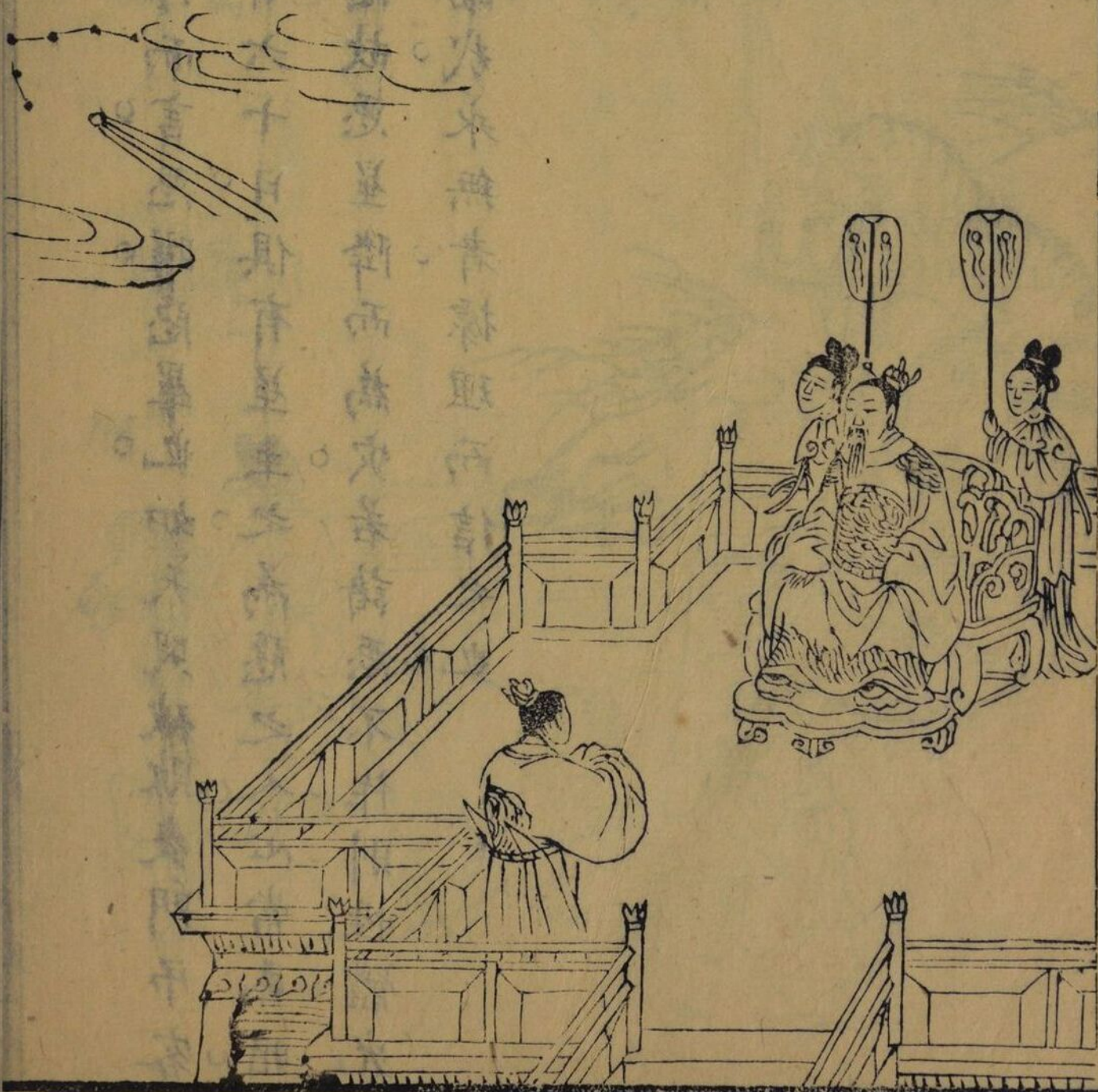
唐御史李儼奉使嶺表忽
遇一虎入州業中作人言
曰幾傷故人儼駭曰云何
似同年李某聲帀曰是也
因叙昔日交情甚悉問何
以至此曰一日獨坐忽聞
門外呼聲遂發狂成此形
今見故人能無悲乎遂以
妻子為囑賦詩留別儼問
生平有遺恨乎曰某一生
毫無善狀以致上千天怒
罰變此形誠足恨耳乃囑
儼歸時切勿由此恐不識
也大吼而去



永無惡曜加臨

此承上文諸惡莫作而言。惡曜惡星也。如天哭破敗喪門吊客
之類。人間一年三百六十日。俱有星主之為惡之人。心常昏暗。
黑氣上冲。以惡召惡。故惡星降而為災。若諸惡不作。則性體光
明。惡曜安得而加臨哉。永無者。據理而信之也。

景公時彗星現，占者謂主大災。公坐相臺而泣，欲使人讓之。晏子曰：「方今百姓怨苦者萬衆，一人祈禱，安能勝萬口之呪咀？」平公欲禳災，莫如修德。景公惕然悔悟，改過遷善，勤政恤民，彗星即隱。



山東莒城馬長史自恃其才，作惡多端。一日有星隕於其家，光彩炳然。久之，乃變為石，自是無日無訟獄，口舌疾病等事。逾年，長史歿，家人雖散，房產積蓄，蕩然一空。其石周圍數尺，色微紫，有紋如字，至今尚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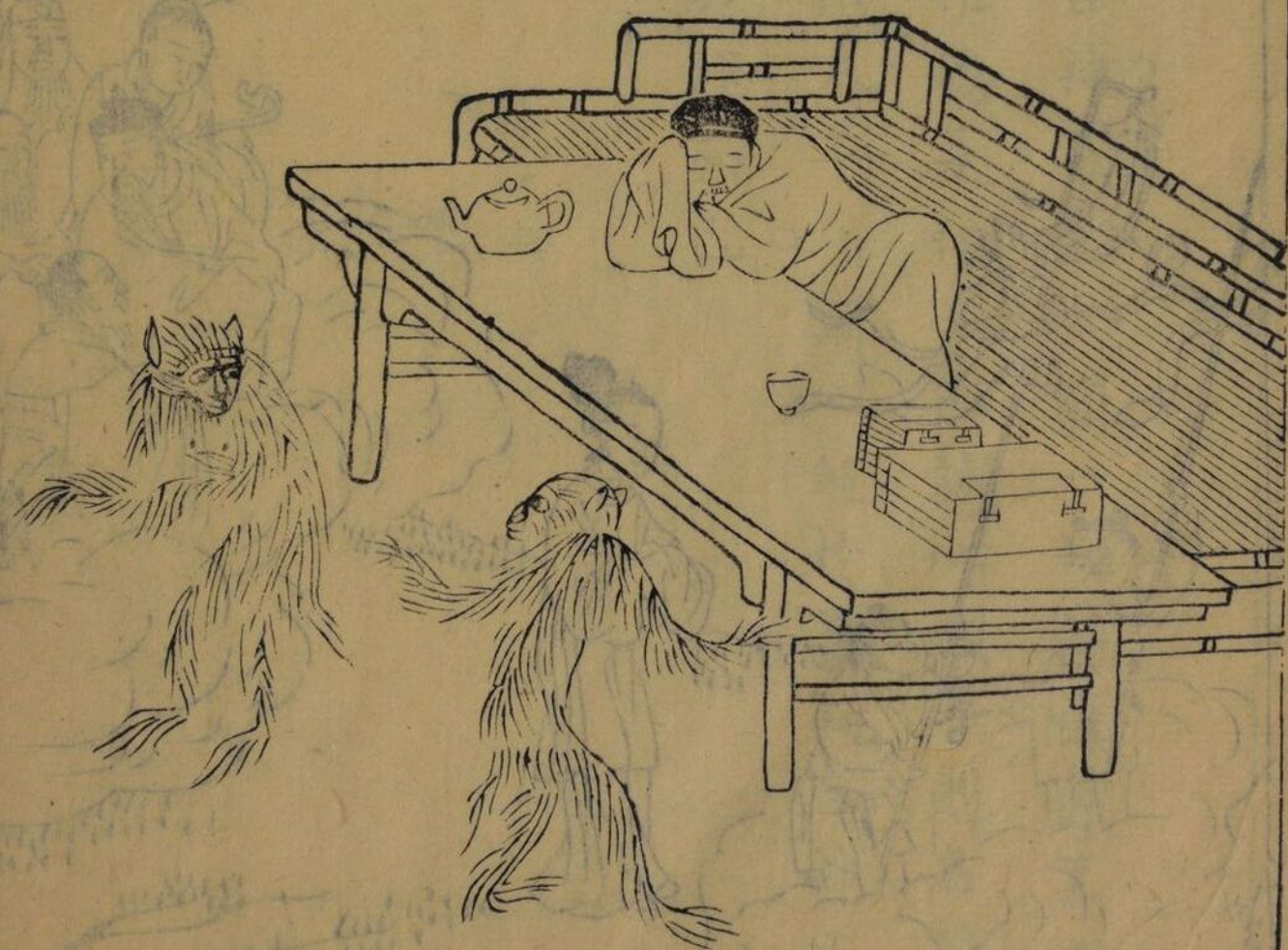
常有吉神擁護

此承上文衆善奉行而言。吉神乃主世間一切福祿壽筭者。擁護隨而衛之也。鬼神無親。惟德是依。人能誠心向善。則名登金錄。行住坐卧。皆有萬靈默佑。太上所謂心起於善。而吉神已隨之。是也。常有者。亦是信之於理而已。

晉陵顧成。兄媳錢氏。歸寧母家。時瘟疫甚盛。轉相傳染。有一門盡斃者。有巷不留數人者。一家得病。親戚不敢過問。成先得是疾。諸子諸婦。凡八人。俱伏枕待命。錢氏聞之。急欲趨視。其母力阻。氏曰。夫之娶妻。原為侍奉公姑。今公姑一家。病俱危。萬忍心不歸。禽獸何異。我往。即死。不恨。遂孑然就道。及至門。聞衆鬼相語曰。諸神皆擁護孝婦來矣。我等若不遠避。必干天譴。於是成家一門。不日盡愈。



樂陽尉郭鄩貧苦困頓
親友漸相疎遠每倦悶
時即見二物形如猿猴
跳躍左右捉之不得驅
之不能心甚惡之忽一
日二物作人言曰我乃
主世間災耗者以君一
生所作毫無善狀故奉
帝命將來相援急宜改
過自新否則禍不遠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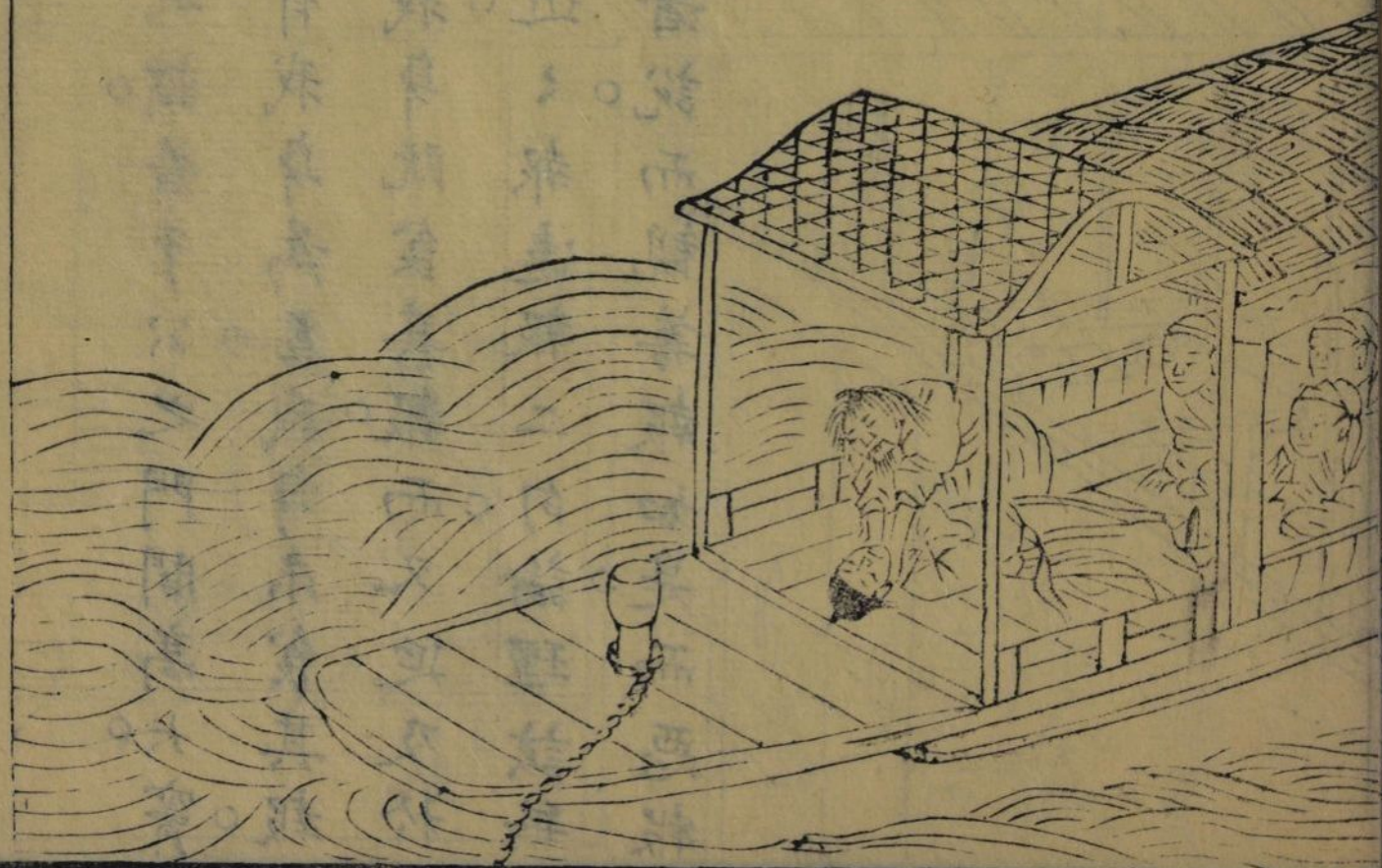


近報則在自己

惡曜退避吉神擁護則德合天心而感應自速報如膺高位享
大祿臻上壽功名垂於簡冊美譽著於旂常以及庭除清吉遇
難呈祥之類凡此皆本身所受故曰在自己德自我積福即我
享故曰近

裴晉公度貧時遇相者曰公形神奇怪不
貴必餓死一日遊香山寺拾得一遺囊追
之不及待之不至攜歸明日復往候之見
一婦人大哭而至曰父以罪繫獄昨賄得
玉帶一犀帶二將以贖罪因祈禱勿久遺
失於此父無生路矣公即還之婦頓留半
以謝公不受後遇相者大驚曰公滿面陰
騭紋前程萬里非吾術所能知也公登進
士官上柱國封晉國公享年七十有六五
子皆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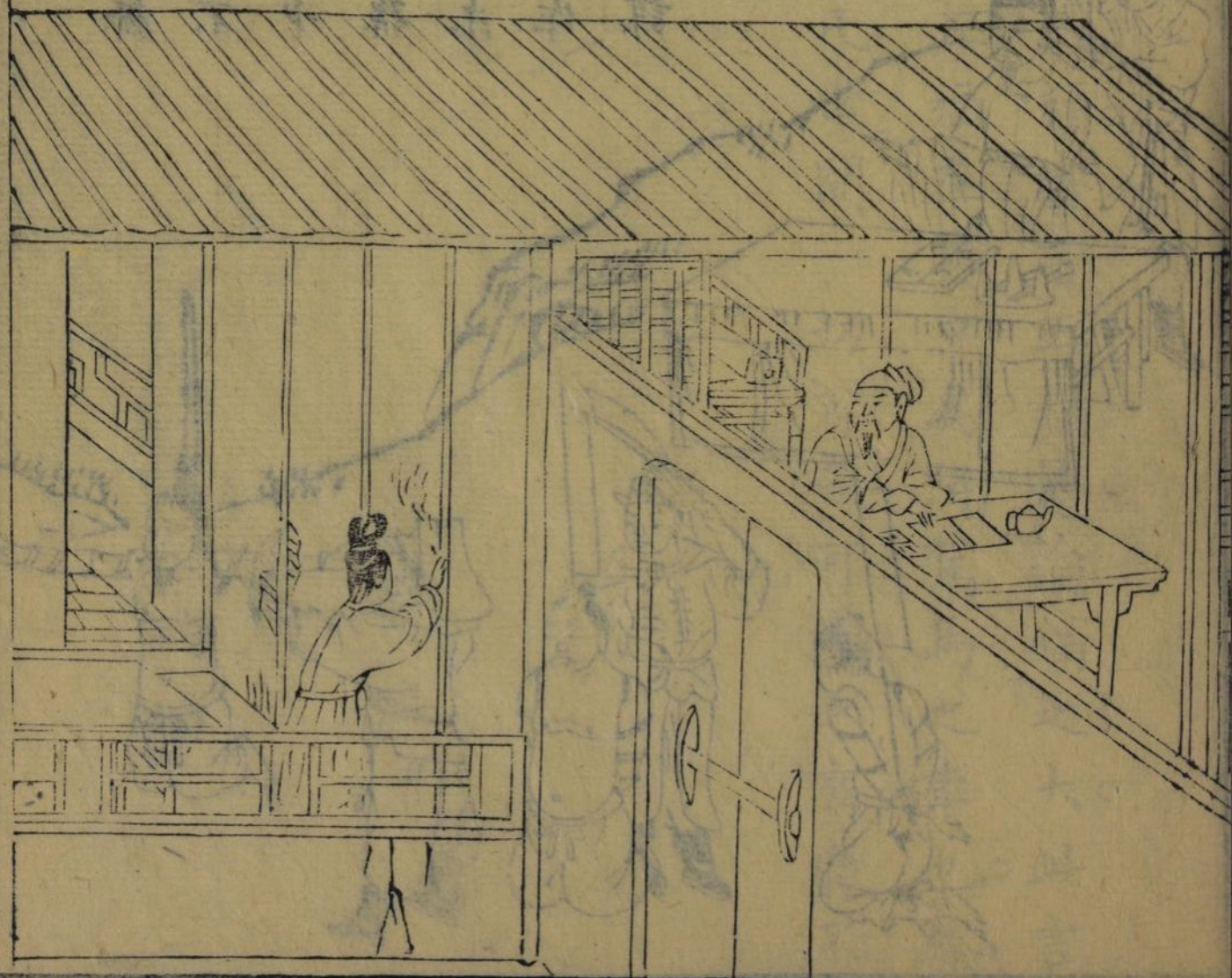
丁恒客燕京與壯士結死生
交後壯士盜板繫獄囑丁曰
我有數百金藏某處君取來
救我死則葬我餘任君取丁
利其金賄獄吏斃之丁歸舟
中忽倒作壯士聲大罵丁負
心並述被害之故舟中人云
丁自害君今死於舟中連累
我輩矣鬼以當至其家殺之
遂甦抵家復發狂取鋸自落
其齒取刀自剖其胸且以指
自抉其目而死



遠報則在兒孫

遠報者源遠流長。世世皆享福澤之謂。若于公之門閭高大。竇氏之簪笏滿堂是也。遠報有兩等。有我身為善。我身未食其報。而慶流於子若孫者。有我身為善。我身既食其報。而又延及於子若孫者。惟善有大小。故報有遠近。報遠報二句。論理該無善惡言。但看上下文。則單指為善者說。而觀善報如是。而惡報不言可知。

揚州高尚書銓父販貨京口。客寓中。時聞安息香撲鼻。一日忽見壁隙中伸過香一枝。訪之。乃主人女也。問何以不字人。主人曰。擇婿難耳。公曰。我見高隣某郎甚佳。我為作伐何如。主人曰。我亦有此意。但其家甚貧。恐不能存活。公曰。不妨。我當助之。是日即為說。令贈數十金。以完其姻。公歸。夢神告曰。汝本無嗣。因有大德。賜汝一子。以昌爾後。踰年生銓。官尚書。五孫皆科第。



山東周五素行無賴，臂力過人，動輒毆人至死。凡奸淫邪盜之事，無一不為。所生一子，聰明机警，子復生孫，少年即善營運，家致大富。周五坐享兒孫之奉，精神愈健，人咸謂天道無知，未幾流賊起，內有與周相善者，相約作亂。授周偽劄，後為官兵所獲，周照謀叛例，凌遲處死。子孫同日棄市。

百福駢臻

自其身之所享受者而言，謂之福。書言五福，是論福之大。此言百福，是論福之全。言百福而五福在其中矣。駢，駕馬之車也。臻，至也。人能為善，則克當天心。凡世間一切可欣可喜之事，靡不畢臻。如車馬之輻輳也。



宋仁宗時貝州妖人王則反
文彥博奉詔討賊一日陞帳
議事妖人用術飛一大石當
項壓下忽背後一人抱離數
步祇將所坐交椅打碎彥博
謝之其人曰吾福神也因公
忠直故來相救言訖不見公
後享上壽位極人臣子孫榮
盛百福康備



廣西某官身居顯位家
資巨萬壽七十餘五子
十二孫多列仕籍人皆
以全福稱之某素性貪
酷老而愈甚凡殘虐刺
薄之事無一不為以致
人怨沸騰朝廷聞之詔
籍其家妻女沒為官婢
某發遣遠充軍死於道
子孫流為乞丐



千祥雲集

自其家之所徵驗者而言。謂之祥。者。福之兆。如芝草生庭。瑞氣滿門。妖孽不興。喜事不斷之類。人能為善。則嘉祥畢集。若雲之騰佈。一時徧滿。有不期然而然者。即尚書所云。作善降之百祥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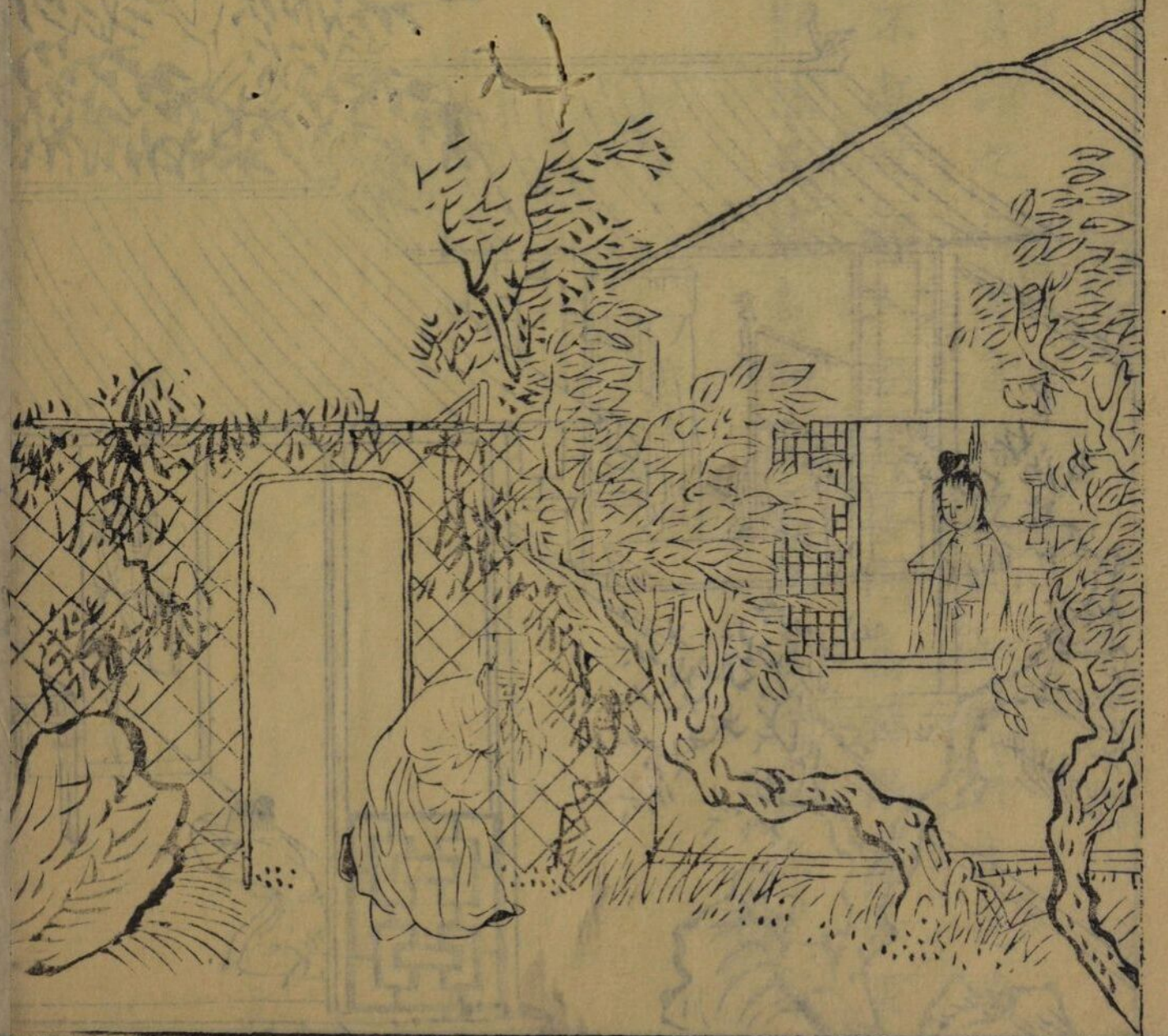
麻城劉仲輔。自少仁恕。初婚之外。有偷兒入室視之。乃素所識也。因曰。汝以貧至此耶。即檢妻首飾數種給之。囑令改行。誓不告人。其妻嘗問為誰。輔曰。已許不言矣。迨輔歿。有一人觸棺痛哭。其人頗有善行。或疑其即昔之偷兒也。輔享壽八十有九。吉慶之事。歲歲不絕。子孫俱登顯秩。封誥盈庭。



秦州段學詩清明日出遊
郊外見塚中有白花一朵
大如盤盃其光炳然詩折
歸插瓶中經歲不枯自是
貿易無不一本十利門庭
喜事源源不斷詩特富作
惡強奸隣女致女自縊女
之父訟於官問詩抵罪花
即枯死家道由是日蹙

豈不從陰隲中得來者哉

此總結上文六句之意言為善之人無惡曜之加臨有吉神之
擁護自己享其利子孫被其澤以致百福臻而千祥集皆陰隲
格天之效也篇中凡九十餘言或鼓舞或警戒反覆丁寧救世
之心至深且切猶恐人玩而不信故於篇終作反振之語以結
之使智者見而益勉愚者見而生警共成一極善世界豈不美
哉



楊自懲為縣吏，守法公
平，廣行陰騭。一日，縣宰
撻囚，血流滿地，怒猶不
息。楊跪而解之，宰曰：「此
人亂法背理，不由人不
怒。」楊婉言再稟曰：「昔曾
子云：『如得其情，則哀矜
而勿喜。』喜且不可，而况
怒乎？」宰為霽顏。楊生二
子，俱為吏部侍郎。長孫
刑部侍郎，次孫四川僉
憲，俱為名臣。



其治書性最乖戾，不信因果，
見人行善，則斥為假道學，所
為皆違天背理之事。年四十
外，即得癱瘓，臥床十載，便溺
滿身。一日，忽呼其子，索草數
束，命閉門，不容人入。其子聞
內有啖草之聲，啟戶視之，首
已變為牛矣。



古變為牛矣
 丙寅和草之精始於豚之首
 東命開門不容人入其子聞
 而喜一日感其子索草燒
 以而新藥永固永十進對爾
 燕智對天背野之庫平四十
 其人竹善限不為則直學和
 算前書對爾無異不計因果

刑部侍郎次孫四
 憲俱為名臣





007294478